

晨報社叢書第十種

遊記第一集



55

晨報社叢書目錄

本社出版各種叢書，內容豐富，久為中外學者所深知，但每因供不應求，致多遺憾，今特將現存各書，開列於左，請愛讀諸君，留意購買為幸，

十四版杜威五大講演

每部大洋八角

小說第一集

每本大洋四角

華盛頓會議

每本大洋四角五分

愛美的戲劇

每本大洋六角

羅素社會結構學

每本大洋一角三分

本報正張合訂本每月一期大洋八角

外埠另加郵費一角五分

本報副張合訂本每月一期大洋二角

外埠另加郵費五分

MG
K919
25



3 2167 7301 4

目次

遊俄見聞紀實(一一—九五)

李壽初

- 第一章 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四) 第二章 俄羅斯的反政府黨(二三) 第三章 俄羅斯的少年運動(一六) 第四章 俄國的婦人(一九) 第五章 鄉村經濟及其政策之經過(二三) 第六章 列寧論新經濟政策(三二) 第七章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之各方面(四一) 第八章 產業情形(四六) 第九章 教育事業(五五) 第十章 婦人少年之保護(六四) 第十一章 商業(七一) 第十二章 荒情(七五) 第十三章 病疫和他的消除(七九) 第十四章 民族問題(八二) 第十五章 實況問題(八六) 第十六章 合作社(八九) 第十七章 俄羅斯之貨幣(九二) 第十八章 結論(九四)

北京——柏林(一一—五五)

鮑聚胥

- 北京(二) 上海(二) 香港(一七) 新加坡(二〇) 哥倫布(二六) 亞丁(三三)
波賽(四〇) 羅馬(四三) 瑞京(五〇)

赴法途中漫畫(一—五)

孫福熙

第一信(二) 第二信(八) 第三信(一二) 第四信(一五) 第五信(二六) 第六信

(三二) 第七信(四三) 第八信(四六) 第九信(五〇)

徐彥之

從上海經過法國到倫敦(一—一六)

附 EASTERHOLIDAYS

遊俄見聞紀實

李霽初

我現在有幾層意思，要向讀者先行聲明：

(一)我是個善忘的人，所以這回往俄國去，從動身時起，便按日把所見所聞，記錄到簿子上面；預備以後都照這樣辦去，不料資本家的走狗，偏不好；去的時候，在長春上車，就蒙了日本警察的照顧，對我注了意。沒法子，祇好把他們所認為危險的東西，一起投畀康衢；連幾天來記下的日記，也就丟了。自此以後，一直到莫斯科，好幾個禮拜，沒有蒐集一片稿，更不敢作日記了；因為我想回來的時候，這些東西橫豎帶不過來的。所以現在不能把豐富的材料供給讀者，這是我第一要聲明的。

(二)遊俄歸來，故舊親友，多以關於俄國的消息，往往靠不住，紛紛向我問比較可靠的消息。所以不揣冒昧，把我從包裏帶回的一部分少而又少的稿子，和腦筋中那挂一漏萬的僅餘的印象整理出來，供之大家。然以這樣無學，而又善忘的我，久而又久，纔霸蠻的整理出來，材料配置的不適當，和遺大取小的弊病，自不能免，這是第二個要聲明的。

(三)關於俄國的消息，多由反對黨帶來，他們或者屬於資本者，或資本主義化的假

社會黨，或者更進而爲安那其黨，原來他們站在極相反的地位，就不免有些客氣用事，不能平心靜氣去觀察，甚至有捏造情事，所以消息往往不真，就是用客觀的誠實的態度去觀察，也不免以下幾個毛病：（1）一個偌大的國家，又當着過渡時代，各方面的情形，當然有移步易境之觀；倘若單就一方面觀察，而妄境各方面都是這樣，那就謬以千里了。（2）革命是一宗很難的事，初起來幹，必不能於短時間事事弄好，介紹的人，倘若單注重那一方面，必至引起讀者的誤會。比方一個在美遊歷回來的人，專門祇說紐約有多少貧民，芝加哥有多少乞丐，不免要令人疑美窮的不堪。（3）俄羅斯國內，各色的人都有，遊歷的人倘若不過細想想，就把這種人的談話寫下，在作者雖自信爲忠誠，事實上却不免被反對黨所愚弄，——作者這篇文章，力求屏去這種毛病，所以缺點雖多，却比有些要可信多了。

（四）關於俄國的事，現在國內直接或間接介紹的，很不乏人，我和中國出版物分別好幾個月了；我這部文章中的材料，也許有些是別人已發表過的，但是我無從知道，閱者如發見有重見的地方，請原諒原諒罷！至於我所知道已經介紹過的，現在概不擱入。

第一章 共產黨與蘇維埃政府

俄羅的人，常常自號為世界唯一的工人農人的國家，究竟俄羅斯政治舞台上，那種人占多數呢？我們無從查考，不過就他們所製成的執行委員的教育一表，也可從旁證明，現在把這表錄下。

	省執行委員	地方執行委員	鄉村執行委員	總數及平均
受大學教育者	人 數 51	35	124	210
百分比幾	6.8	8.9	2.6	4.1
受中等教育者	人 數 118	97	650	740
百分比幾	22.6	19.9	14.5	15.5
受初等教育者	人 數 251	246	2772	3372
百分比幾	58.9	91.7	99.5	94.4

受家庭教育者		人 數	百分比	人 數	百分比
受家庭教育者	人 數	40	7.7	34	6.7
其 他	人 數	59	10.3	16	3.2
	百分比	10.3	4.7	9.2	9.0

由上表看來，以受初等教育的爲最多，這種人不用說，是屬於勞動階級的，但這表凡是一九二〇年所製；俄羅期是一天一天的農人工人化，那麼現在當然還不止這樣。又據共產黨最近統計，黨員充執行委員的，其中爲工人僅受過初等教育的，佔五分之四；富有智識的，僅百分之四，連受中等教育，現掌機械的，也不過百分之十；可知所謂農人工人的國家，並非虛語。

但是羅素說過：『俄國號稱無產階級專政，(Proletariatli diktatorship)其實祇是四十萬共產黨專政罷』，這話也不錯，遊歷俄國的人，倘若稍稍留心，便可隨處證明這話。上面所謂政治上佔多數的工人農人，其實原來大都屬於共產黨，或同情共產主義的人，反對黨固然不能大活動，就是中立派也不甚多，我們把以下兩表一看就知道了，

蘇維埃代表黨派表		蘇維埃代表黨派表	
一九一九年七月以後		一九一八年七月止	
共 產 黨	42.7%	共 產 黨	43.6%
同 情 共 產 黨 者	9.1%	同 情 共 產 黨 者	19.2%
無 黨	17.3%	無 黨	23.5%
反 對 黨	33.7%	反 對 黨	19.9%
共 產 黨	99.1%	共 產 黨	37.1%
同 情 共 產 黨 者	24.4%	同 情 共 產 黨 者	44.6%
無 黨	9.2%	無 黨	1.3%
反 對 黨	3.3%	反 對 黨	5.1%
共 產 黨	58.7%	共 產 黨	36.7%
同 情 共 產 黨 者	18.8%	同 情 共 產 黨 者	29.2%
無 黨	21.3%	無 黨	31.5%
反 對 黨	1.2%	反 對 黨	2.9%

省蘇維埃代表

地方蘇維埃代表

各黨在執委會中人數之比較

無黨	反對黨		同情共產黨者		共產黨		執委會總數		總數
	人	百分之幾	人	百分之幾	人	百分之幾	人	百分之幾	
33	1.1	7	3.8	90	88.3	459	519	省執委會員	
81	7.	3	7.	28	72.2	562	404	城執委會員	
779	1.1	50	4.	491	96.1	2876	4199	地方執委會員	
869	1.2	99	1.0	506	71.8	3927	5089		
17.5									
9.3									
2.0									
18.9									

由此可知俄羅斯共產黨在政府中實佔絕對多數，不僅政治上如此，就是軍隊中，除

卻下級兵士各派人都有不計外，其餘長官和重要職務，也多屬之共產黨人，職工組合，爲工人總機關，也就是工人勢力所在，而現在的職工組合完全在共產黨支配之下，職工組合首領，即共產黨首領，反之共產黨首領，也就是職工組合首領，共產黨不僅其黨員在普通政治機關佔勢力，黨的機關，勢力也是很大的，他可直接影響到全國政局上去，他的主張，在塞維埃中，無有不能貫徹的，他裡面的組織，規模極爲宏大，不僅指揮黨員，宣傳，並吸收新分子，更要辦理各種大規模的事業，像婦人方面，有婦人委員會，（Momel's Diarmit）可以指揮無數萬的婦女，干涉賣淫不工作的人，辦理婦人保險救濟事件，就是一個例。新出版的書籍，除卻共產黨機關發行的外，恐怕找不出多的來，所以俄羅斯的政權，確是落在共產黨手裡；並且還有許多方面，更足證明，操在共產黨中的少數人手中不僅如羅素所說罷了。

俄羅斯共產黨黨員的資格，是很難取得的，在未加入之先，須經過好幾個月的訓練。我在伊爾庫次克的時候，參觀了一個通過黨員的會，伊城共產黨，約有二三千左右，這晚會場中，至少會到了千幾百人以上。候補黨員，經主席宣布名字後，按次把他的行

狀，向大眾有條有理的報告；其中二人，得會員數人證明，結果便通過了；其他一人，因初次來伊，無人能爲之證明，遂便否決了，開會至四點鐘左右始散，其入會之難有如此。

我們到俄羅斯以前，俄羅斯共產黨中，還發生一件破天荒的事，就是洗刷會員。俄羅斯革命風潮，雖鬧了好幾十年，然而共產黨人數，在二月革命前，爲數甚少。到十月革命以後，因禦敵和建設種種事業，需人甚急，於是大開門戶，人數驟增，在幾個月前，達七八十萬左右。然一方會員雖陡增，他方同時又起了分子不純潔的毛病，所以有最近洗刷的事，現在人數，究有多少呢？各說不一，據共產黨中一位辦事人對我說，在洗刷後，僅餘四十萬，現在略有增加，約有五十萬以上，——但是有人說六十餘萬。

共產黨這樣的集中政權，而且這樣的嚴格限制黨員，他是不是要像羅馬諾夫朝掌政權的人一樣擅作威福呢？這是必須要研究的。

要知俄羅斯的辦事人員，並沒有特別幸福可享。我在東俄方面，遇着了一位軍官，他也是兩千人的一個司令官，同時又是共產黨員，他告給我說：『我們軍隊裡的食糧，無

論官長兵士，都是一樣。至於他所穿的衣服，據我看來，或者比有些兵士還要差些，我在伊爾庫次克時，每天是在共產黨辦事人的那個公共食堂裡吃飯。他們每天僅領得麪包一磅，午飯可得一盤湯，一盤菜，菜內肉一片，都還可口，飯後茶一杯，也還有糖味。可是早飯中飯甚麼也沒有了，靠着中餐發給的麪包的剩餘。但是有一工人對我說，他每月可得四十五磅麪包，而學生兵士每日更可得兩磅。因為麪包不够分配，共產黨和辦事人員要特別壓餓；至於作起事來，因為人材不够分配，和經濟尙值厄運的原故，共產黨人，有時工作時間却要特別增加，現在正值飢荒時代，共產黨人，不管是何種職業，星期日均須工作四小時；所得工資，由國家送到荒區，賑濟飢民，叫做星期日工作，(saturday work)。我在伊爾庫次克時，也曾於好幾個星期日，參加了搬木頭的工作。那時天氣嚴寒，雪深沒脛，木頭上面，滿糊着白雪，然而他們踴躍加入，幾忘其爲冷。他們並且自行把薪水工資減少，以供賑災。我在赤塔時，遇了一位俄國人，他是一個月前新從哈爾濱回的，現在除卻當兵外，每日當印刷工六小時。他告我說：『軍隊裡沒一文錢，印刷工的報酬，每月是十二元五角，作零用還不够，現在窮的不堪，手套也沒有

，拿起槍兇了，冷的要命；汗帽也沒有，靴子壞了，也沒錢修理」。我問：『你在哈爾濱多少洋錢一月？』他答道：『兩百元』。他又說：『我寧願在赤塔受苦，保護主義，這是我們天職』。據哥隆特說：『從前白黨猖獗，許多共產黨員爭入戎行，或組織志願軍。當彼得格勒被宇登尼克所困的時候，他們掘壕溝，拉大砲，架電線，異常拚命。而服務病院的，常在傷兵前講笑話，或誦讀有勝味的報紙，雜誌，小冊子，來娛樂他們』。這種精神，尤其難得！

從前白黨未平，共產黨人的口號，就是『向前線上去』(To the fronts)。杜洛斯基(Trotsky)在「紅軍之組織及其前線」(Our military Construction and fronts)上說：『我們共產黨當兵的人沒有坐過牢的，失敗了就祇有死的一條路』。現在國際地位，已臻鞏固，他們又辛辛苦苦的注力於生產的發展。因為農人的頑固，於是向鄉間去 (To the village) 又為他們一個新的呼聲。

總之他們的生活，祇是食少事繁，拚命去搏得勝利罷。

無產階級專政，所以防資本者之復活和主義的行不動，共產主義者，曾經鄭重聲明

過的。至於俄國共產黨之必須占掉優越地位，這又是事勢上所不得已。彰明昭著的反對黨，爲保持事業起見，當然不能不剝奪牠們的政權；就是中立派，有些也往往是反對黨裝過來搗亂政局的。俄羅斯在帝國時代，教育上極不發達，識字的人，有人說比中國還少。我在伊爾庫次克的市上，有時遇着些人，連亞拉伯數字也不認識。鄉村人民，程度尤低；有些實在沒有辦事能力。這一種人，對於共產主義，在最短期間使他了解尤其是不可可能的。俄國彼此的新稱呼，叫做多威尼什，大概就是同志的意思，但是有些人，倘若叫他做多威尼什，他大不高興。伊爾庫次克最大的街，從前名叫亞力山大街，現在改爲馬克司街；但是有些人又是極不願意用的。過渡時代，人心的複雜，和改造的困難，這是無法避免的，共黨的人，爲保持他的事業起見，就不得不暫時屏除這種人於政局之外。

然而真正的中立派，共產黨時常希望他們出來努力的列寧說：「我們共產黨人，不必事事親手去幹，祇須認識誰是真正的神立派，誰能幹甚麼事，再和他們更始便是」。就是那般不會幹事的人，祇要靠得住，政府是天天想把他們的能力鍛練出力的，這就是

所以大興教育，急急造就人才，而且自去年起，令婦人派人到人民委員會學習辦理社會事業的原故。

第二章 俄羅斯的反政府黨

蘇維埃政府的反對黨，像立憲民主黨少數黨 (Menshevik) 社會革命黨 (social Revolution Party) 現在，在國內確已沒甚麼能力可言了。重要首領，有的不在了，有的亡走了，國內雖尚有最少數黨員，可是極沒勢力。少數黨原來想利用職工組合，但是現在職工組合的首領，屬於布爾塞維克的，實遠遠的超過少數派，據一九二〇年七月大會，計三百人中，少數黨僅二十人，而共產黨，和同情於他的達七十八以上；重要首領幾乎全屬於共產黨。他最近還有加入第三國際的趨勢，可算完全布爾塞維克化了。社會革命黨，原來用土地農民化爲口號。以求得農人歡心。自克倫斯基 (Kerensky) 得政，盡失農民信仰，轉而同情於布黨。自新政策行，農人兩年來反側的心事也轉換過了，社會革命黨，恐怕已無隙可乘。至於安羅其黨，人數固然不多，而且除卻作學理的研究外，沒有旁的表示。他們對於蘇維埃政府，有些很表同情，甚且有同化了的。

但是少數黨和社會革命黨亡命的首領，到底不肯放手；他們現在還是天天想奪到政權。一九二二年春間克朗斯大得 (Kronstadt) 的事件，他們自認爲其主謀者，米耳哥夫 (Milgoff) 齊洛夫 (Viktor Charloff) 馬托夫 (Machov) 輩，歡欣鼓舞，函電往來，各談所以取代。到夏秋間瓦爾葛河 (R. V. G.) 流域的災情，一天一天的緊急，他們又和法國，波蘭的帝國主義者，謀推倒蘇維埃政府。

我們遊俄的時候，正值白黨餘孽的麥庫羅夫，在遠東方面，仗着日本軍閥的勢力，在那兒得寸進尺，而藍格爾 (Wrangel) 的殘軍，更由世界帝國主義者的幫助，一批批的送來海參威，以便同麥庫羅夫合力來危害蘇維埃政府，但這都是不會爲蘇維埃政府大患的，勢力且不說，單說民心方面言，也可推知。俄人之對於白黨，無論屬於何黨，農人或工人，進步或保守，也無論老少智愚，無不痛恨已極，比之爲中國紅鬚子。

俄羅斯今日最不能諒解共產主義的，要算農人，然而他們明知白黨一來，勢必取農人從前由蘇維埃政府下分配來的土地，復還之地主，所以往往自然而然的發生了階級覺悟，擁護蘇維埃政府，過去四年的歷史，已經證明過的。所以列寧說：『把政權交還地

主，決非農民所願』，工人比農人進步多了，其不至爲反對黨所利用，更不用說。當時麥庫羅夫，在沿海州方面，剝削人民，屠戮無辜，而且販賣鴉片，把生產器具售與日本，以便擴充軍備，俄人尤無不恨之刺骨。他們告訴我說，沿海州人民，自被麥庫羅夫解除武裝後，復自動的組織非正式的義勇軍，用來復搶作戰，時出時沒，攻沒麥氏的支隊，破壞綫橋，使他不能首尾兼顧；這種事件，差不多天天有，至於日本，雖極無知識的人，倘若和他們談及，馬上就怒形於色，有滅此朝食之慨，甚至持鎗欲發。——若是拿着鎗的——俄國人民，雖屬於反對黨，對於列寧，無不極端崇拜，比基督教徒的信仰上帝，中國人的崇拜堯舜，還要加等。我遇着了一位無政府主義者，我問他：『列寧怎樣？』他答道：『伊是我們的父親』。我又遇着了一位社會民主黨，他告我說，『列寧確是至公無私，是真心替人羣謀幸福的，是再好也沒有了的一個人』。這樣看來，望反革命的成功，是決不可能的。不過懲前毖後的蘇維埃政府。因此對於反對黨。仍舊未放棄那防患未然的態度。在西伯利亞方面，仍然彷彿是戒嚴時期。伊爾庫次克市上，少數地方，有時甚至白晝也通不過去。我們的住所門前，都有紅軍荷鎗守衛，來賓進門，守門的即

向前索證書，臨去則給還；倘若沒有證書，便不能進出。我往莫斯科去，(Moscow) 在西伯利亞軍中，每過一鐵橋，即有人來囑咐，切不要出門。我從玻璃窗裡偷看，則見有紅軍兵士，持鎗夾立道旁，態度異常莊嚴；又若偶出門一望，護橋的兵士，馬上就舉槍相向。後來會知道，原來是防備白黨炸毀鐵橋。貝加爾一帶，旅行更不容易。

但這是就西伯利亞方面言，至於歐俄境內，情形却異常安謐。莫斯科彼得格勒市上，找不出一個守衛的，秩序却自然而然的。黑夜到處通行無阻，簡直像承平已久的樣子。

關於反動派，列寧有一段很明白的話。他說：『門什維克派，社會革命黨，假裝中立派圖謀搗亂，對待的法子，就只有兩種：或把他們監禁在牢裡；或送往柏林，讓他去享受那純粹的德模克拉斯的幸福，和(Cherhoff Motov)去自由交換意見罷』。

第三章 俄羅斯的少年運動

少年人的心理，最為活潑，比較的易于感化，這是誰也承認的，蘇維埃政府，既因農人婦人的太頑硬了，于是注全力于少年運動，不僅想養成一般新的人民，而且想藉他

們推行種種政策于各處。然而俄羅斯過去的少年情形怎樣？二月革命前，祇有少數的掠奪階級，受過教育的，稍有點無目的的雛形組織；至於大多數的少年，都處於失學地位，更無論組織的活動，就是那少數受過教育的貧苦少年，當時的學校裡，除卻教他們唸書外，祇是教他們崇拜沙和上帝罷。一九一七年，纔有一種少年社會主義者的組織，然而人數極少，十月革命後，政府極力想把一切農業，工業上的無產階級少年組織起來，少年共產黨，(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of Youth)便是這運動的中心。可是少年人因受歷史上之摧殘，而田間老人以政府破壞家庭組織，剝奪家庭對子女的特權，和一般老教師一起來反對，這時候好不困難！

城市工廠的少年，比農家少年，比題的進步多了，全國的少年運動，少年共產黨，當初恐怕就是以這輩人為中心，他們組織紅軍，紅雪軍劇隊，紅船演講隊，考查隊，隨時下鄉開會，作宣傳和組織種種事業，甚至從前鄉下的事務所的辦事人，也是城中少年，一九一九年後，他們派出了一種組織隊下鄉，召集地方會議，組出地方委員會，(The District Committee)一同負責，幫助舊的事務所，組織新的事務所，最初便是由靈維埃

向前索證書，臨去則給還；倘若沒有證書，便不能進出。我往莫斯科去，(Moscow)在西伯利亞車中，每過一鐵橋，即有人來囑咐，切不要出門。我從玻璃窗裡偷看，則見有紅軍兵士，持鎗夾立道旁，態度異常莊嚴；又若偶出門一望，護橋的兵士，馬上就舉槍相向。後來曾知道，原來是防備白黨炸毀鐵橋。貝加爾一帶，旅行更不容易。

但這是就西伯利亞方面言，至於歐俄境內，情形却異常安謐。莫斯科彼得格勒市上，找不出一個守衛的，秩序却自然而然的。黑夜到處通行無阻，簡直像承平已久的樣子。

關於反動派，列寧有一段很明白的話。他說：『門什維克派，社會革命黨，假裝中立派圖謀搗亂，對待的法子，就只有兩種：或把他們監禁在牢裡；或送往柏林，讓他去享受那純粹的德模克拉西的幸福，和(Chernoff Motov)去自由交換意見罷』。

第二章 俄羅斯的少年運動

少年人的心理，最爲活潑，比較的易于感化，這是誰也承認的，蘇維埃政府，既因農人婦人的太頑梗了，于是注全力于少年運動，不僅想養成一般新的人民，而且想藉他

們推行種種政策于各處。然而俄羅斯過去的少年情形怎樣？二月革命前，祇有少數的掠奪階級，受過教育的，稍有點無目的的錐形組織；至於大多數的少年，都處於失學地位，更無論組織的活動，就是那少數受過教育的貧苦少年，當時的學校裡，除卻教他們唸書外，祇是教他們崇拜沙和上帝罷。一九一七年，纔有一種少年社會主義者的組織，然而人數極少，十月革命後，政府極力想把一切農業，工業上的無產階級少年組織起來，少年共產黨，(The Russian Communist Party of Youth)便是這運動的中心。可是少年人因受歷史上之摧殘，而田間老人以政府破壞家庭組織，剝奪家庭對子女的特權，和一般老教師一起來反對，這時候好不困難！

城市工廠的少年，比農家少年，比題的進步多了，全國的少年運動，少年共產黨，當初恐怕就是以這輩人為中心，他們組織紅軍，紅雪軍劇隊，紅船演講隊，考查隊，隨時下鄉開會，作宣傳和組織種種事業，甚至從前鄉下的事務所的辦事人，也是城中少年。一九一九年後，他們派出了一種組織隊下鄉，召集地方會議，組出地方委員會，(The District Committee)一同負責，幫助舊的事務所，組織新的事務所，最初便是由蘇維埃

農務，(Swiss farm) 農業合作社 (Cooperative Farm) 的少年農人入手，經過好些時期之後，直到現在鄉下的無產者，半無產者，中等階級的青年，也漸能和城裡少年無產者攜手了。

這輩進步的少年，不僅單獨的作少年運動，剛剛向後起的少年宣傳，並組織他們罷；並且對於蘇維埃政府的鄉村改革，表示很大的幫助，他們組織農業合作社，和各種農業集產的新組織，作農業上的標準；幫助食物燃料稅的徵收，及各種的徵發；干涉不工作的工人，和耕田不力的人，他們犧牲他們的自由時日 (Free days and hours) 作星期日的工作，救濟紅軍家族和苦農，或於夏秋收穫的時候，組織隊伍，幫助農人收穫，又幫助公共事業的建設，像治水、闢草萊，修整路政房屋諸事，並保護農林，黨中有 (The Economical-Legal Society) 辦理農業事務，並且有代表在農業委員會幫助農業上的事宜，而最大的任務，就是幫助失學救濟非常委員會 (The Extraordinary commission for the Liquidation of Misery) 推行新教育，而以『消滅不學』 (Down with Misery) 為口號，警告羣衆，並直接間接的反對宗教，教會，和一切宗教禮教習慣，利用自由時日，

向農人宣傳政府食料政策，鄉村政策，勸其順受政府所課責的義務，他們又加入選舉運動，使共產黨或同情共產黨的人，得占掉蘇維埃中的多數。

總之少年共產黨，對於宣傳主義，推行鄉村政策，鞏固蘇維埃制度，很有重要關係，現在黨員約有七十餘萬，實蘇維埃政府下除掉共產黨外，一個重要分子。

第四章 俄羅斯的婦人

蘇維埃政府最忠實的保護者，除掉共產黨外，就要算少年共產黨；反之那最搖搖不定，最為頑固的，除農人外，就要算婦人。

婦人問題，現在中國鬧的很兇，其所以如此的，是爲着婦人地位沒有平等，其實不僅中國是這樣，俄羅斯在沙的時代，婦人也是不平等的，二月革命以後，架起了民主的招牌，而勞動婦人普選問題，還勞着布爾失委克執行委員會所發行的勞動婦人雜誌，單獨在那兒鼓吹，及到十月革命成功，無產者奪獲政權，把前代一切經濟，政治，社會的不平等，完全推倒，一切勞動人們，完全解放，於是勞動婦人，毫不費力，於社會革命中，自然而然的得到了社會，經濟，政治上極端的平等，可謂極痛快之至；

可是婦人地位，雖因革命改變了，而婦人心理，一方由於他富有保守性質，他方又爲着久受歷史上的摧殘，一時來不及的緣故，遂使被解放的人們，反爲他們自身解放的大阻力，所以爲蘇維埃政府除卻農人外的一個大問題。

婦人之反對政府，第一就是爲着宗教問題，當沙時代，教會既林立於國中，而教會學校，初級學校，所以教訓學生的，祇是崇拜沙和上帝他們倆罷。教育程度，比歐洲各國都更幼稚，愈足以增高一般人的宗教信仰心，及布爾什維克派得政，極力排斥宗教，教會土地既已國家化，而又日以「宗教是平民的鴉片」，「宗教是平民的毒」的呼聲，號於國民。耶蘇聖誕節，爲西洋最大的一個節氣，去年這天，我正在伊爾庫次克，市上一如平常最富守舊性最忠信上帝的婦人，瞧着這種情形，以爲違背上帝，嘵嘵不休的反對。

據哥倫特(E. Kolontay)——他是共產黨中一個女黨員，十月革命後，曾經當過人民委員會理事庭(The Council of Peoples commissariat)的委員，很熱心婦人運動——說：「人民社會健康委員會，(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social Welfare)把亞力山大納弗次基教堂，(Alexander Nevsky Monastery)改爲病院，好些婦人連合教會人員，遊行彼得格勒

街市，唱宗教歌，反對政府所爲」，這真是可悲之極！

饑餓和窮困，兒童公育，又添加了他們一種怨聲，而領丐包的時候，要按次以進，煞是够等，這又是他們不願意的。他們甚至指政府爲破壞者，背逆者，不信上帝者。

但是據他們說來，若把前後比較，現在是要進步多了，分別言之，則工界婦人，已多能信仰共產主義，從事自身的解放，和國家建設事業；而農家婦女却要差多了。

其所以有進步的，就是共產黨人奮鬥的成績。共產黨女黨員，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時候，由共產黨執行委員會的幫助，在莫斯科召集全俄無產者婦人第一次大會。這會的結果，產出了一個勞動婦人宣傳委員會，辦理宣傳事業，舉其具體的經常的最著的進行事項，就是勞動婦人代表常會的組織，勞動婦人，自二十五人以至五十人，得派代表一人列席，每星期開會一次，宣布政府所進行和關於勞動婦人的事業；再由到會的代表，轉告她所代表的勞動婦人們，因此婦人漸漸的諒解政府，進步遂很有可觀，

據哥倫特說，在一九一八年最危急的時候，政府對於農工婦人，宣傳運動，百方鼓舞，黨組織和共產黨更大開門戶，優待婦人，她們總是置若罔聞。到去年上期，據他們

說，共產黨中女黨員，已占全數百分之十，現在恐怕還不止此，不過主婦農婦尚少，以工婦為最多，其次則富有智識的職工。蘇維埃中婦人數目，也逐漸增加，計莫斯科省蘇維埃代表一五〇〇人中，有婦人一三七，而彼得格勒更多至三百四十名。從前的處女，完全在父母手中，非有命令不敢有所舉動，後來經少年共產黨組織員，組織隊會同共產黨執行委員會婦人部努力宣傳，於是少年婦女，加入少年共產黨的，也很不乏人。而共產黨學校 (Factory School) 中的婦人，聽說也有百分之十以上。

婦人自第八次蘇維埃大會後，有代表加入經濟行政機關辦事，而從事經濟的，也就逐漸增多。據最近統計，全國婦人代表常會代表主婦，農婦，工婦，書記約三百萬人，都能為國家忠誠服務，並且星期日工作。據農工監察委員會 (The Commissariat of Work and Peasant Inspection) 報告，有婦人二萬五千人，在該機關服務，最為忠實，常能發現資產階級的職工與書記的舞弊，比男子的成績還好，

革命以後，好些婦人，在政治上活動，像哥倫特為其最著者。現在以當審判官，陪審官的為多，東方土耳其斯坦一帶尤甚，蘇維埃政府，以為婦人也有同樣保護階級的義

務，所以於一九二〇年六月，通過一議案，凡十二歲至十八歲的婦人，都要受軍事訓練，此種學校，已遍於各地，莫斯科現在受這種訓練的，達五千人以上。

他們說：「最可樂觀的，就是東方婦人共產黨大會，(The conference of Eastern women Communist) 因為這次會議，巴斯吉利亞 (Bashkiria) 吉爾吉思 (Kirgizia) 韃靼 (Tatars) 各地，竟有婦人得了回教會的會令，加入會議，這實在是婦人進步的一個表徵」。

第五章 鄉村經濟及其政策之經過

俄羅斯在產業上，於歐洲各國最落後處，工業不甚發達，農民占全國人口百分之八十五，鄉村經濟，與中國最相似。自農奴解放及到十月革命，六十年間，封建地主制，(Barfial and lord regins) 仍未絲毫更改，全國土地，大抵屬於地主，教會，皇家，資本主義，在鄉村不甚發展，地主雇用農人耕作，這種集中的生產，為數甚少；大部分土地，都是地主租與小農主 (Small peasant owner) 或無地的苦農，其關係則為輸納租金，或稅具產額之半，這無地的苦農，和少數的農工，被地主，小農主壓迫，不僅需盡土地，

而且專力於地主小農主，或冬則入工場以營求丐包，換來種子，他們的生涯，最爲苦楚，簡直就是奴隸式的生活。問於地主，小農主和苦農——農工佃戶——中間的，有所謂中農，(Middle Peasants)，自耕其地，自食其力，有時也有剩餘，這種人爲數頗多，這是沙時代農業經濟情形的大概。

苦農既貧困不堪，及到二月革命，他們和小農主連合起來，希望瓜分地主土地，高呼土地農氏化，熱心贊助革命，而米爾哥夫 (Mills) 政府，克倫斯基 (Kerensky) 政府，袒護資產階級，農氏目的又不能達到。六七月間，農氏大起騷動，自行瓜分土地，搗毀地主廬舍，搶害地主，政府反逮捕農民，痛加壓抑，於是農氏昔之幫助二月革命者，今轉而參加十月革命了。

土地分配與農人，係社會革命黨的主張，共產主義者是不主張的；不但_不主張，而且是他們所最忌的，馬克斯學說的原理，就是大集產，所以他們對於農業方面，也是主張土地國家化，工業化，電氣化，把一切農人，都變成農業公司裡面的工人一樣，否則在零碎生產下面他們認爲共產主義萬難成功。列寧說：『用同樣的生產和分配的標準，

嚴密的團結無數千萬人。這種有系統的國家組織，和根據最近科學改良的機械，這都是社會主義上所必需的；社會主義若沒有他，是不可能的。但有兩事，俄國共產黨不得不放棄他們的主張：（一）十月革命前，爲使農人加入革命的緣故，已把土地分配與農人，列入三口號之一；（二）革命後，以土地工業化，一時辦不到，不得不仍用舊式生產的法子，而且爲團結農人計，尤不得不照原計畫做。有此二因，所以土地畢竟分配於農人去了，

自此地主土地，百分之八十八由農業委員會（The Commissariat for Agriculture）各地方機關，分配與農人耕種，以面積言，不下二千五百萬俄畝（Dassiatine）——每畝約（合中國十六畝多），單就歐俄方面言，也有二千一百萬畝。其餘沒收得來的經濟地位較爲進步的農地，歸國家經營，叫做蘇維埃農地（Soviet estate）。這種地方，約占沒收田地百分之八，由農工，佃戶那輩無產者中進步分子，組織集產農場耕作，所謂蘇維埃農場（Soviet farm）農業合作社（Agricultrual ariel），自治村（commune）……這種組織，在歐俄境內，有九省地方，自一九二〇年至一九二一年，耕地約二八七七〇〇畝

克(一)莫克約當中國六畝)；而其他十省的地方，自去年以至今年，約爲一六八二〇〇畝
克 (Arce)。

地主滅亡了，而鄉村的階級，還未能完全打破，小農主，中農依舊和苦農處於 (element) 對抗的地位。經濟情形，頗爲複雜。據列寧氏的分析，備具以下各種：

(一) 家庭制度 (Patriarchal order)

(二) 小商品生產 (The industrial commodity } Production——包括售賣農產品之農人

(三) 私有經濟資本主義 (The Private, economical capitalism.)

(四) 國家資本主義 (The state capitalism.)

(五) 社會主義 (The socialism.)

而自瓦爾葛達 (Voloskán) 以北，羅斯土夫，薩拉多夫東南 (Rogovskatorov) 奧倫

堡 (Orenburg)，奧木斯克 (Omsk) 以南，大好山河，全未進化，交通未便，工業未興，
文化未進，都市未盛，完全爲一種 (Patriarchal order)

蘇維埃政府之方針，便是組織傭工，貧農，排斥掠奪者，使中農中立，並且使他們同情於無產者，所以設立俄羅斯貧人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the poor in Russia）與克蘭無地農民委員會（The Committee of the Landless Peasantry in Ukraine），以爲鞏固政府鄉村權力發展鄉村政策——如徵收丐包和其他徵發——抵抗資產者的工具。但因剝削者強盛，貧人力弱的原故，致未能普遍。他方自土地分配後，一般農民，無復納租稅於地主，於是中農主益多，小資產階級（The Petty Bourgeois）益強；而戰爭內亂的摧殘，和天災的不幸，貧農依然未能救出，結果剝削者仍時常動搖；惟苦農則和城市無產者固結，爲蘇維埃政府之中堅分子。

十月革命後，蘇維埃政府，對於鄉村和城市間的政策，採用社會主義貨物正式交換法，（The formal socialist exchange）即農工業上的產品交換。

這種辦法，據列寧說，在農產零碎生產的國家，實由社會主義達到共產主義的一個好過程，但是工廠交通完全破壞了的俄羅斯，怎能得到充分的工廠產品够得上向小農換得工人兵士城市政府所必須的食物呢？這是最困難的一個問題。

在過渡時代。資產階級的心理，是高難剷除的，而零碎生產下的農民尤甚。他們的占有性，是很重的，祇想達到資產階級的地位，農民加入十月革命，原來就是這種衝突所致。他們固不知所謂共產主義，也不知對國庫的義務，和工人農人的互助。而又沒有充分的工場產品給他們，要想從他們前面得到必需的食品。好不困難！

但是當初西伯利亞，南俄，西北俄，高加索的白軍，正在那裡兇焰方張，倘若不幸他們替代了蘇維埃政府，一定會把農民所分配來的土地取出，還之地主，重演出米爾哥夫，克倫斯基時代的慘劇來，這是農民所容易知道的。所以農民雖沒知識，然因環境逼迫，自然而然的促起了他們階級覺悟，使他們不得不和工人攜手，努力擊敗白軍。雖國家不能以工業用品和他們正式交換，而他們還是願意盡他們的能力，供給食物于政府，並且一年一年的增加，毫不費甚麼困難。計十月革命迄翌年八月，僅收谷三千萬俄磅，——每俄磅合英國三十六磅——而一九一八年秋至一九一九年秋為一萬一千萬磅，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更增至二萬五千五百萬俄磅；一九一九年收集之肉，為六百萬磅，一九二〇年則增至二千四百萬俄磅；又一九一八年至一九一九年所收馬鈴薯為二千八百萬磅

，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爲四千二百萬磅；而油在一九一九年爲十萬磅，一九二〇年一月至八月則收至八十二萬磅。列寧說：『因軍事緊急的原故，有時不僅盡收農民贏餘，並且及其所需要者，而政府所給的代價，有時僅爲價值低廉之紙幣，——據他們說，將來可以換得物品的——完全甚至爲債務的關係』。所以這個時候，雖定了社會主義正式的物品交換法，事實上却爲軍事的共產主義（The Military communism）。

以上是布爾塞維克派一時彌縫的政策，此外還有永久的根本的照共產主義做的計畫，這計畫是甚麼？就是土地電氣化。但是以工業極不發達的俄羅斯，又緊接着大破壞之後，舊機械的修復，尚須待之數年，怎能於短期限內辦到偌大事業呢？

但有一事，足以安慰他們；一九一八年—一九一九年的時候，西歐各國，在意大利則工人奪據工廠，英國有社會黨，產煤三角同盟運動，社會革命的潮流最烈，而德國的斯巴達克斯團（Spartakus）尤甚。這時候誰不說社會主義在歐西產業進步的國家，馬上就會成功呢？但後來情過景遷，這些國內革命的勝利，又延長下去了。這件事，一方固然是世界革命問題；他方又使蘇維埃俄國得不到產業進步國家的幫助，于最短期間，用新

的機械，改良產業，使全國土地電氣化，這是俄國共產黨原來所不及料的。

產業進步國家革命的成功，既不能一時達到，蘇維埃俄國之希望得到他們幫助，到底未曾滅殺；所以最近兩年來，渴望和他們通商，至於犧牲憲法上的規定，承認羅馬諾夫家的國債亦不之惜，無非想得到這些國家根據最近科學改良的機械來改良產業：第一步則增加工廠生產額，用物品交換，交通農工經濟，提高農人工人生活，鞏固農人工人關係，增加原料巧包的生產；更進而使全國電氣化，農業國家化，自然而然的消滅資產者，小農主，化除占有性，實現真正的共產主義的社會。但狡猾的歐西資本者，偏不肯和俄國通商，經過世界無產者好些示威運動之後，雖訂立了通商關係，而仍不肯把大宗新式機械來接濟，共產黨人員，於是又相率下鄉，作農業集中的運動，而又缺乏農業知識，沒組織集中農業的經驗，結果自然歸於失敗。

蘇維埃政府，既受着這些打擊，使農業經濟，一無進步，而工業也未恢復，不能和農人作正式的物品交換；一九二〇年以後，軍事時期也過了，白黨蕩平，全俄統一，無復能為蘇維埃政府的害了；於是農人被白軍促起來的一時階級覺悟的衝動，馬上被原來

那裡占有性和資產階級的心理埋滅了。固守着財物，私爲己有，以爲剝削投機的基本，而造成資產階級的地位；不知供給國庫，恢復經濟，更不知農工互助；甚至軍隊下鄉，收取食物，則牽起抵抗，後來他們更不肯多耕田地，僅够已用罷了。一九二一年，又遇着天災，赤地千里，牲畜也多死亡，轉運大爲不靈，食料，燃料，原料，或因運輸不便，或因天災，都感困難；於是鐵道航運無從整頓，工業愈難興復；荒區一帶，鐵道工人離職他往的，甚至達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克里山 (Krisa) 地方水運局 (The Water Transport Department) 船渠工人，在荒時幾完全停止工作，那稍負責者，三天纔舉一措。據他們說：如西木克斯克一帶荒區工作力，殆減少百分之五十乃至七十五。

在這個時候，欲發展工業，必先整頓交通，發達礦業，增加農產品；因爲必如此，總可使工場不至有燃料，原料，缺乏之患，而整頓交通，又必俟之食料原料充足。工業發展，小則可大行物品交換，更進而達到大生產的主張。軍事共產主義，既已失其效力，正式的商品交換，於力有所不能，其轉而入于國家資本主義，以提高農人地位，增加農產品，亦事勢之必然。

說到這個地方，我們可得一個總觀念：農業問題，確爲俄羅斯今日最困難的一個問題，其所以困難的，並非共產主義失敗，而非共產主義的經濟組織尸其咎；他方徒足以證明共產主義先哲集產的主張的不謬。俄羅斯共產黨想由小生產的經濟組織，達到共產主義的大集產，而以社會主義物品正式的交換爲過渡，其所以一時辦不到共產主義的生產，而過渡辦法又生障礙的，一方由於過去經濟太不進步，他方則戰爭和內亂的毀敗，而又沒有產業進步國家幫助的原故。

第六章 列寧論新經濟政策

因農業經濟的不進步，和小農心理的太盛，遂引起經濟上的困難；新經濟政策，實由此起，首先主張的，便是尼古拉斯列寧；起初起了許多辯論，但後來得了多數的同情，自三月在全俄共產黨第十次大會（The 10th conference of All-Russian communist Party）通過後，繼續又在全俄蘇維埃大會中通過了，于是新政經濟政策，遂由辯論而進于實現。關於此事，現尙無專門書籍，僅列寧發表了好些長篇論文和演說辭，也可略窺大意。我本想照原文翻譯幾篇，後來想着這是極不經濟的法子，因爲有些議論在我們中國人

看來，並不十分重要，所以把各篇中的要點，撮譯出來略加整理於下。

『小農心理，和工人本是不同的；數十年來，革命的經驗，和實際的運動，久已證明這種事實的不錯。在產業進步的國家。這種人甚少，工業上，農業上依勞銀生活的工人階級，開發已久，占據優越的多數的地位；祇有這種國家，社會上，政治上，經濟上，均可直接達到社會主義，用不着甚麼過渡方法，反之在產業落後的小生產的國家，像俄羅斯一樣，如能得到產業進步的，而社會革命又已成功的國家的幫助，也無須甚麼過渡法子。但事實上適得其反，在最近時期內，是得不到這種幫助的；在這個情形之下，執行替克惟多的無產者，就祇有採取過渡舞臺之一法，

過去幾年間的軍事共產主義，是因戰爭和窮困而來，是臨時的，本身上決不能為無產者經濟上的政策，我們從前也決不是承認他為一種經濟政策，可恨的白軍，壓迫我們，使我們不得已，纔採用的。

在小農主 (The small peasant Producers) 發達的國家，若實行無產者專政，他的經濟政策，就只有用互包交換法對抗商業式的生產 (The Producers of industry)——譯者

按此即指商業自由之意；這是農人所必須的，也是由社會主義達到共產主義的一個最好的過渡辦法。

但好幾年的戰爭和內亂，大工業未興，小工業破壞，使我們不能給農人以他們的需要；更進一層，不能用我們的工業製造品換得我們所需要的**丐包**，那占人民大多數的農民，不滿意於我們所爲，已昭然若揭，**克朗斯塔得** (Kronstadt) 的事件，即表示反抗我們，

因**丐包**原料和燃料的缺乏，妨碍運輸的恢復，合着這幾個原因，而工業的復興，又延長下去了。

現在最急需的，就是農人生產力之增加；因沒**丐包**和燃料，則工業無從發展，而要想增加農人生產力，必須增高農人生活以安慰這輩中農。(The medium Peasants)，因爲在產業情形沒變更以前，小農心理，是不會改變的，所以就祇有用物質安慰他們之一方法，這是所以鞏固我們的事業。

用物質安慰他們的法子怎樣？(一)小農商品交換自由；(二)充分的給農人以工廠製

造品以換來食物和原料，要知給農人以充分的工廠製造品，必須待大工廠發達；而發展大工業，又非先使實業中心有充分的丐包，燃料，原料和機械不可。所以解決這問題，在資本者大戰以後，雖產業最發達最豐富的國家，也必須多少年纔行，何況窮乏的俄羅斯，又怎能一時來待及？達到這目的。至少須待全國電氣化的第一步事業做完，然這豈二三年的事，對外商業，又不能如願以償，那麼安慰的法子，就只有第一個。

小實業的恢復，不需大機械，大宗原料丐包，和燃料，而能給農人以有限的幫助，所以開放小工業。使小農商品交換自由，而國家則用租稅的形式，收取最小限度之食物，以供給一部分之都會人口，工人，政府辦公人員，和不產谷類的地方，不夠的則待之交換；這或者可安慰農人，而城市工廠可以換來食物，是同時又足以安慰工人。

小工業開放，非國家的私人商品交換自由，這就是商業，就是資本主義，這種辦法，明知足以使交換者變為勞力所有者，資本所有者；世界資本者，勞銀奴隸，都是從這裡出發的，換一句說，明知這是對資產者讓步；然而這是為保持我們的事業，救出國家所必須；並且在這種經濟情形之下，資產者的行為，是無法避免的。

然而在無產階級專政的國家，商業還是要受限制，纔不至被資本者的侵害；這就是國家資本主義，即生產分配由國家註冊，(Registration) 並受他的約束和干涉 (Control and intervention)。

我之主張國家資本主義，並不自今日始，在一九一七年沒革命以前，克倫斯基時代，就主張過的，那時我說，「國家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是不衝突的，他較之目前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情形，必定要高一脚，(State Capitalism should be staep forward as compared with the present state of affairs in Soviet Republic)——按此處從上下文看來，實明指經濟)，不僅較現在高一脚，簡直就是社會主義物質上最好的準備，是他的過程；歷史好比是一個樓梯，社會主義和國家資本主義，各爲他上面一個等級，在這兩等級之間，再沒有一個等級間在他們中間。(The etate capitalisms is a completematerial Preparation for Socialism: it is an anteroom, astep of thehistoricala dder between Wihin and thestep callasocialism there are no infermediarystep) 所以國家資本主義，若一進步便到了社會主義，這個過廳我們還未曾經過；若不經過他，便不能到社會主義的門戶，

這不是很明白的嗎？(Is it not clear that otherwise than through this anteroom which we have not Passed yet we can not get the door of Socialism?)」現在的問題，就是要找着一個正確的法子，來引導這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的發展，到國家資本主義的一條航路，這法則是甚麼？最簡單的，就是租借 (Concession) 其次則合作社 (Cooperation)，承租者 (Concessionaire) 本來是在資本者路上走的，然而用這種形式去行使國家資本主義，實即大的，進步的，機器的，生產對抗零碎退後的手工業的生產。我們雖對他作有限的犧牲，給他必須的利益，然而他可增加大工業生產量，他可鞏固國家攻擊小資產階級的安難其的經濟組織關係，而且我們容易監督他。

我們若根據有利的條件，和歐西進步的文明的資本主義國家，訂立條約，而又預知將來收回的情形；最多不過幾十年，這站在進步的資本主義水平線上的大企業，將完全歸於我們之手，所以從租借到社會主義，是由大生產變成大生產，不過形勢不同罷了。

合作社較之前一種，要難於管理些，他又站在小的手工業上面，甚至完全為一種家庭的經濟組織，所以由這種小所有者的合作社到社會主義，是由小生產轉到大生產，所

以爲複雜的變化。然而從國家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這很遠的過程中，合作社是很有利益的，地方商品自由交換，合作社是不可少的，他爲分配的最好機關，能組織多數人民，而那種屬於商業形式的甚至包括一切民衆，他能促進國家和資本者間的關係，像注冊約束和監督諸事，那還沒進到社會主義乃至資本主義的組織，實一切革新的頑抗，合作社能拔去他們的根本，所以論其利，則開發大生產，並且自然而然的促進大生產之發展。所以租稅制度，贏餘買賣，一日未去，引導資本主義到合作資本主義是必要的。

但以上所論的合作社資本主義，(The cooperative capitalism) 是限於和私有經濟資本主義不同的，若小商品生產者的合作社，祇是發達小資產社會中資本者的關係，給小資產階級以大利，而促進他們的發達罷，

我們既爲着目前不能給農人以充分的工業品，而開放小企業，允許商品自由交換，然而爲軍隊學校和一切國用起見，不得不向農人徵收最小限度的丐包，我們須知稅則是由特別的軍事共產主義達到正式的社會主義物品交換的一個過渡辦法。

在過去時代，農人祇知一個原則，就是耕種他所需要的百分之百罷了。現在却要於

最短期間內，把應出的租稅，完全弄出；而爲換得大小工廠產品的原故，更須充分的產出相當於他所需要的工業產品的食物，所以一方是國庫事業；他方又幫助大小實業，發展合作社，增加農業工業間之交換，又爲經濟問題。

我們再不要這樣亂說，說祇有社會主義是福星，資本主義都是禍水，要知資本主義，在這種小生產之下，若不會利用大產業，其發展是不可避免的，並且已作有限的發展。這次戰爭中，造成了許多小農主，他們緊守着聚來的錢，瞞蔽國家，不知所謂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希望無產者風潮的平息，好拿這些錢作剝削的基礎。換一句說：已種下了無數投機的基本，結果竟使耕地減少，農業上的生產力薄弱，現在的問題，或則我們用約束注冊的法子，克復他們，引導這不可避免的資本主義到國家資本主義的途徑，一方提高農人工人的生活，他方幫助社會主義的實現；否則他們必破滅我們。

新社會產生的困難，和由資本主義到社會主義須採取過渡，這都是共產主義的先哲所說過的，並沒甚麼驚奇。

大產業，田地，房屋，均已沒收，甚至分配了，階級上大的差別，算是消滅了；而

且大產業仍由國家經營，無產者，掌握政權，縱有危險，也決不至大大影響到無產者權利上面去。何況取政權於無產者之手，而還之資本者，地主，又豈農民所願，不過不信國家注冊，約束，干涉，對他肆意掠奪，偷竊，侵犯的，那就應猛力攻擊纔好。

我們把交換來的食料，原料，燃料，並且用種種方法，注全力於大實業的發展，建立無數電氣廠，使全國電氣化，安置無數電氣發動機，和旁的機械；這種工夫辦到之日，即大農資產階級滅亡之時；機器壓倒小產業，是自然的趨勢，無待多說的。

這步工夫，固非兩三年所做得好，但也不必數世紀；第一步工夫，不過十年以外，即為可能，然更要求快，那就要等英國德國美國無產者革命的勝利了。

以上都是由列寧各種著作和言論中撮要譯出來的，作者並未參半點意思，且自信和原文併無背馳之處，對於新經濟政策，在這個地方，也可略窺涯際。

蘇維埃政府，擁着一個產業最不發達的國家，孤立於資本者國家中間，得不到經濟的幫助，而又飽受天災人禍，於無產者專政之下，施行國家資本主義，使於最短期間，達到共產主義，這確是無可如何中的一個法子。雖不能說對資產者完全沒讓步，然而為

害是很小的；因爲有無產者的替克推多的原故，倘若沒有這個條件，而謂任資本主義自由發展，待產業進步，纔一舉達到目的，我想俄羅斯共產黨，決不會作這樣的蠢想。因爲這徒足以使無產者受蹂躪，資本者勢力，益臻鞏固，那時經多少年的流血，還未必馬上可以成功，英國五十年前的產業情形，至少足與俄國今日相等，英國社會革命的告成時期，到現在還不能確定；而俄國經過這次革命，如不發生旁的問題，一二十年後，當可實現到共產主義的社會，這是很值得的。列寧說：「環境是不同的，我們應該去創造，若說一定要到甚麼環境，纔能革命，那革命成功，就不知到甚麼時候去了」。

第七章 新經濟政策實行後之各方面

去年八月九號，由烏拉朱米耳(列甯)署名，發表新政策，現在的經濟事業，多半根據那種種來的，這篇文告，大意是說國家管理有限的，關係重要的大工廠，而租出小的給合作社，工匠聯合會或私人，小實業，工匠企業，關係國家經濟很大；須極力提倡，並幫助他們。爲增加生產力的原故，工場委員會分配工費，照能力爲標準，置職工組合於國家工業機要，使站在領袖地位；設各種委員會，(commission) 按照新政策原理，製

定工人待遇和生活標準，而監督其實行。

據糧食委員會 (The Commissariat of Provision) 報告，蘇維埃政府的食糧，幾完全依靠農村徵發，一九二一年內，截至十一月止，所收谷物，計從蘇維埃農地徵來的僅一五七五〇噸，而從小農徵來的，則達一八五二二四〇噸，現在鄉村政策，既已變更，城市工廠各處糧食供給的計畫怎樣，現在略說一說。

據政府統計，每人每年食糧，若以十俄磅——一俄磅合英國三十六磅——計算，至少城市需一萬六千萬俄磅，農工，鄉村辦公人員，和沒谷的鄉村，需二萬萬至二萬五千萬俄磅，所以總計至少需糧食三萬六千萬乃至四萬一千萬俄磅左右。全國食糧稅，較從前少多了，現定為二萬四千萬俄磅，下少的就要靠交換了。（去年除因瓦爾噶河旱災減少收入六千萬磅外，還要一萬五千萬賑濟荒地，所以情形很緊急。）一九二一年，新政策頒行，農民大表歡迎，對於政府已很能諒解，耕地大大的增加，如遇平常收程，預計也可增加收穫二十二萬五千萬俄磅，國家稅收交換，計可得五萬萬俄磅左右。所以列寧說：「如遇豐年，當可獲一飽，且可有盈餘」。

據他們說：徵收二萬四千萬俄磅的食料稅，——不僅比以前兩年少些，——但當時還要分配些工業品——比沙的時代更要少多了。當羅馬諾夫時代，農民每年除却被地主，中間人，商人，富農，放債者，……剝削去二〇萬萬金羅布外，政府又是取之很重的，當時政府歲收爲三〇萬萬金羅布，小半取之於農人，（正式的稅爲四萬萬俄磅）戰前的巧包一磅，至多不過值金羅布一枚，是農人每年須輸出三〇萬萬磅的巧包，和現在二萬四千萬俄磅食物稅比較起來，不過十分之一，這是農民從革命中得來的。

國家資本主義代興了，工人保險怎樣，這是我們所注意的，現在把十一月十五日人民委員會理事處發表的社會工人保險條例，譯錄在下面，以見無產者國家的國家資本主義，並不妨礙工人利益，和旁的國家的資本主義畢是不同。

（一）一切機關工廠商業，不問其爲政府，合作社，社會，或租借者所經營，亦不問其爲租來或自己所有，其工人均受社會保險，此種保險，推及於終身或暫時不能工作者，失業者，死亡者。

（二）受保險者之所得，由人民委員會理事處酌量製定。

(三)保險款項之徵取，按照被雇人數和所在機關工廠實業之危險，於健康之程度為比例，由管理者或業主支付，不得有所剝削，此社會保險費的比例，由人民社會健康委員會，(The Peoples Commissariat of social welfare)會同全俄職工組合理事會訂定，呈准人民委員會理事會施行。

(四)人民社會健康委員會負責保險費之指定，徵集，分配職務，此款完全供傭雇之勞工保險，不得移作別用。

(五)人民社會健康委員會為欲稍事約束酬報要求，故得與其他各會限制，並磋商酬報之要求，統計不能工作者，並監視被保險者之完全遵守章程。

關於勞動保險一事，我又曾問過一位政界要人，他說，「國家政權，操在無產者手裡，勞動者是不怕資本者侵害，政府是要嚴厲監視的，」他並且舉例告我說，前幾天莫斯科有一個工廠主人，壓制工人，延長勞時，後來被政府知道了，馬上就把他下了獄，現在他還不能見到天日。

在過去幾年間，俄羅斯除鄰國家經營的商店以外，旁的買賣，一概在禁止之例，人

民對於貨幣，需用甚少，凡勞動人們，多少東西，都可無代價的向國家取得；要房子呢，去找房屋理事會便是，要衣服的，去找衣服委員會。總之，凡日用必需的物品，雖屬於零星東西，都可平均分配得來，不過限於普通所必需的罷。自新經濟政策一行，形勢始變，私人有一定限度以內，商品可自由購買，而人民和國家中間，靠貨幣溝通的雙方也多了，房屋雖不改其爲國家所有，而要房子的，須每天繳納相當的房租；坐火車的，須將錢換票，劇院裡看劇，也是非錢不行，並且券價是有等級的，自二三千羅布以至萬數；這都是最近幾個月纔如是的。旁的用品，雖也有分配，可是都要折成貨幣，祇有農器之類，聽說還是由國家分配，從前人民所取於國家的，既不要代價，而替國家工作起來，也是沒有薪水，不過稍稍給你一點兒紙幣，——很少——以便向國家開設的商店裡去購買你所特別需要，而國家分配不到的貨品，現在他們所享受的，既已要錢了，於是他們的薪水，也就增加了什百倍，聽說普通每月工資，可得羅布數十百萬以上。

但是像老人，幼童，學生。失業者，殘廢，疾病，這輩人的優待，這些社會保險情形，還是仍舊沒改，並且一天一天的擴張改良。

第八章 產業情形

俄羅斯物質方面的難關，現在還未打過，就農產品方面說，就是莫斯科普通所吃的，都還是黑丐包；白的很少，而且黑丐包的種類，也是很多，下者在我們這輩不怪吃丐包的中國南方人吃來，硬要說「飯澀食難進」了。工業用品也很缺乏——像我們中國那種好的香皂，俄國是很難找到的——並且常令人有惡劣的感想世界資本者和他的走狗，天天指摘蘇維埃俄羅斯，說他國內物質衰敗，就是共產主義失敗的表徵，我們初進俄國，也不覺這種論調，不能無因。後來從各方面調查，纔知道大謬不然。

俄國產業上的情形，比中國進步不多，帝國時代，對於旁的種族所住的地方，除卻最少的「例外」外，大概都把當作殖民地，原料供給場，對於這些地方的產業，故意藐視，而以少數俄國人種所住的地方，爲工業中心，並且連這些中心地方，也沒充分的發達。俄羅斯的都市，差不多都是電燈照耀，然而電燈上面，沒有一只是俄文招牌的，這不還說，就是較好點的車輛，也大半來自德國，或法國；自來水筆，也是沒有的，甚至如藥品之類，也專恃舶來品，工業的不發達，由此可以推知。

產業革命後，世界各國生產上的進步，大抵先日用消耗品，而後次及於製造這些消耗品的工具，——機械——所以產業後起的國家，必先向產業進步的國家，買收機械，製造消耗品，到後來纔能自己製造工具。俄羅斯的日用品，還要靠外國接濟，那麼機械之須仰望於他邦，又是不言而喻。

一九一四年大戰爆發以後，直到布列斯特（Brest）和約，這四年中間，俄羅斯產業上所受的損失很重，不但新的機械無處買來，連舊的也破毀了，戰爭又產出了奇荒，二月革命，麵包問題，也是製造他的一個動力，不僅麵包，原料也缺乏，燃料尤甚，總批發處的存儲，不能支持十日，彼此互為因果，而鐵路工業又大壞了。

一九一八年，反動革命，在各州一時並起，僅剩着莫斯科附近十五省的地方，沒被白黨占據，尚為乾淨的地方，其餘雖紅黨陪都的彼得格勒，也被宇登尼克（Ardentich）陳兵郊外，全國油窟之巴庫，煤源如頓河，棉花產地如土耳其斯坦，農區如南俄瓦爾葛河流域，彼此切斷，致使麵包，燃料，原料，都異常缺乏，燃料尤甚。據他們說，大戰中每年尚須木材四千萬立方（Cubic Feet）煤的應用，約當木頭三分之一，油約五分之一，而

一九一九年七月一號，到翌年七月一號。僅收到木頭四百萬立方 (sawing)。一九一九年夏，到一九二〇年夏，猶不過九百萬，這樣情形，叫生產怎樣恢復。一九二〇年以後，紅鬍子似的白黨，算是鏟平了；然而因當初蔓延太廣，於是敗退時的蹂躪，也就遍及全俄，使沙的時代，遺下來的半生半死的生產機關，愈臻敗壞而不可收拾，俄羅斯最大礦區，首推烏拉，其次便是頓河流域 (Donetz)，烏拉礦業，自十月革命後，政府極力整頓，後來哥爾恰克 (Golitsyn) 的軍隊，占而復退，不僅把蘇維埃政府的新設備破壞，連鑛坑也被他們夷平了。頓河流域之礦，則受台尼金之賜，得同樣的結果，燃料缺乏，製鐵業到現在還不能恢復，就是受着這些打擊。以鐵路論，自過十八站後，每過一站，必見有無數破壞的車頭，不中用的車輛，尤爲山積，這都是內亂中毀壞的。據一九二〇年春間調查，破壞的機關車，占全數百分之六十，俄羅斯南北交通，全靠看江河航業，然大戰以後，輪船數目，有損無補，破壞的也沒有修復，捷克，哥爾恰克，哥薩克的兵，又沈毀其三分之一，而水陸交通又大壞，這都是白黨和資本者的戰爭所賜給俄國的。

還有間接所賜給的，就是莫斯科政府，爲對抗白黨，保護他的事業的原故，把工業

方面的生產力，都移到保護的軍事事業上面，不服專力去整頓生產，一九二〇年以前，俄羅斯尚未統一，蘇維埃政府所轄人民，不過幾千萬，而紅軍數目，達五百三十萬之多，這五百三十萬紅軍，都是由比較的能切實擁護主義而且工作能力最盛的一般年少的工人募來，不似中國軍隊的來自土匪遊民，倘若沒有戰事，他們大都屬於主要的生產軍，現在却要讓他坐食了，其餘的幾千萬人，除卻老幼廢疾外，所餘幾何，『生之者少，食之者衆』，這又是生產力恢復遲延的一個原因。

製造場和燃料，原料，產地不能聯絡，原料產額也因之大受打擊，比方歐俄的紗廠和織布廠，原來都是靠土耳其斯坦底棉花作原料，自從土耳其斯坦被哥爾恰克，杜托夫（Ditov）遮斷後，歐俄工廠，無棉可用，相繼停工，而土耳其又以沒消場，生產銳減，那詳細的統計，我已忘記，但是以種棉的土地計，在大戰以前，每年大約有四十二萬俄畝，而一九一九年，就祇有八萬多俄畝了，反之土耳其斯坦的製皮業因製造場和原料產場，都在一塊，他又屬於手工業，不須外面燃料和機械的接濟，所以生產額不受絲毫影響。

工廠破壞的情形，已如上面所述，就是退一句說，沒破壞，然而運輸不靈，幾千里

外的麵包燃料原料，不能源源不絕的接濟，仍然是不能開工的，而况礦區破壞，原料產額減少，農業又受天災，人禍的摧殘，雖有良好的交通機關，也會無糧可運，因此戰爭雖平，許多都會，還是烟筒高拱，而不見有黑烟出現，工業衰敗，一時不能恢復，吾又何能爲蘇維埃政府答。

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蘇維埃政府，還是努力奮鬥，想打過這渡難關，所以把各方面統計起來，也可以看出他的進步。

鐵路方面，車頭數目，最近已超過八千以上，現在正在趕快修整，據他們說，鐵路厄運，總算過了，但這還不能證明他的進步，不過由過去統計，也可看得一些出來。據一九二〇年春間的調查，車頭破壞之數，達百分之六十，同年秋初，就祇有百分之五十八了。若以道路平均計算，在一九一八年春間，每一千俄里——合中國兩里弱——的鐵路，僅機器二七三，一九二〇年七月，便增至三百三十個以上，車輛的修整，在去年不免要受饑荒的打擊，但是五月份也還修好了七百六十二，六月分六六〇輛，去預算案不過自八十三以至一百八十五罷，而前年八月份，據路政交通委員會 (The commissariat of Way and Comm. initiation) 預算，僅可修好六百四十輛，然結果竟達七百四十五，可知已

江 河 船 隻 修 復 表

大有進步，不過破壞車頭，還是有限，所以他們現正向德國，英國，買收新的來補充。
江河航業，現已移黑海，和其他各方面之力盡力規復，修整的成績，很也可觀，看
下表就可知道，

其 他 各 種 船		汽 船 和 油 船		
屆 期 完 成 之 數	預 算 可 成 之 數	屆 期 完 成 之 隻 數	預 算 可 成 之 數	
(九 月 一 號)	(九 月 一 號 前)	(九 月 一 號)	(九 月 一 號 前)	
2531	3081	1375	1264	瓦 爾 爾 葛 河
637	1356	255	560	西 北 俄
464	465	299	244	北 俄
269	219	169	158	地 尼 伯 河
144	213	87	118	頓 河
502	416	198	215	西 北 利 亞
4858	5786	2087	2050	總 計
844		114		完 成 於 預 算 者 相 當

遊俄見聞紀實

若把航務營業的統計一看，更可證明，在一九一九年航期前，僅載貨二萬五千六百萬俄磅，載客三百萬，而一九二〇年所載之貨，約在四萬萬俄磅以上，搭客也將近四百萬，現在當然還不止此，

煤產額也有增加，單鄂頓河一處說，在去年十一月份，約出煤七十萬噸，即十五萬六千八百萬英磅，較十月份約增加百分之二十三。而在一九二〇年，合全國計之，不過五萬萬俄磅，合英國一百八十萬萬磅，平均起來，還不敵去年十一月份鄂頓河一處所產之數，泥煤我沒找到最近統計，然把一九一八年和一九一九年產額比較來看，一為七千萬噸，一為九千六百萬噸，可知也有進步。

在克倫斯基時代，薪炭存儲，不夠十日，我上面已說過；我到彼得格勒的時候，聽說這城裡現在的存儲，已達十幾萬噸以上，去年上期，因工廠多數沒回復，僅耗廢四萬噸燃料，現在若一起恢復起來，至少可供三月之用。

巴庫的油，現在已源源不絕的由瓦爾葛河，輸入內地，雖尚不敵帝國時候的盛，聽說已免強够用，較之一九二〇年之僅達一萬五千萬俄磅，——大戰前三分之一——就要

好多了。

現在莫斯科的工場，多已回復工作；就中以織造業最多，因自一九二〇年後，土耳其斯坦已運過來好幾百萬俄磅的棉花，而燃料也能勉強接濟的原故，極東如伊爾庫次克等處，市上陳列有好多棉布，聽說都是莫斯科來的。

停辦了多年的工廠，和礦山，現在復行開工，這種事實，差不多每天可以聽見，而最高經濟會議（The supreme Economic Council）不僅完全恢復了莫斯科一帶的五金工廠，並且規畫了一個很大的新白金托辣斯來開採，提煉，並製造烏拉全區的白金礦以及黃金，白銀，專買該地人民所得之白金，按照倫敦市價，賣給人民財產委員會。

工業上最著成效的，就是與倫堡的鹽，他竟超過大戰前產額百分之三十以上。

農業方面從前因戰爭的傷害，農器缺乏，和其他各經濟上的原因，耕地減少；自新經濟政策行，農人很表歡迎，很能勤快耕作。據農業委員會報告，計歐俄中有一十四省，在一九二〇年，春間所耕的田地，僅當一九一六年百分之四十八，而去年冬下，就已達百分之七十，所以今年若沒有天災，糧食是無虞的。

電氣事業，已組織有專門委員會，劃別全國爲八大電氣區，我們在西伯利亞的時候，聽說又新成立了一個大電氣廠，這全國電氣化委員會，已製定預算表，分年進行，預定十五年後可使全俄電氣化。

那股熱心學者，對於產業的發展，不遺餘力，莫斯科已組織了一員很大的光學研究院，和德國學者往來，置備了很多器械，從事研究。最高經濟會議中，有一個 (The Scientific Technical Division) 他曾派了好些專門人員，會同北方學者，旅行亞昌格爾 (Archangel) 一帶，調查漁業之如何經營，研究天然富源和他的組織，以及怎樣生產，怎樣發展，又設立 (Bureau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於柏林，和西方學者建立關係。從德國買來無數百萬馬克的新器具，新機械，像電機之類，在莫斯科設立陳覽會，把他們陳列起來，供大家的研究和參考。最高國民經濟會議中，又有一個地理學社，(The Geographic society)，於一九二一年四月，探險西伯利亞極北的地方，考究經濟的事業。以上這種事件，我們暫且不管他的結果，然而於驚魂甫定的時代，能有這種行動，總算是了不得的。

俄羅斯國際上的地位，已漸鞏固，世界資本者的危害，已成弩末，黨更是人所共棄，無產者政權，總算拿穩了。目前比較大些的問題，就是經濟，這問題不解決，確足以爲他的致命傷；所以列寧認變更經濟政策，來發展生產，爲保持事業，否則無產者政權必至墮落。倘若這問題解決了，一方面足以促俄國共產主義的早成功，他方實力充足，又足以幫助世界革命，所以經濟的發展，就是他們主義上成功的問題，有一張宣傳畫片上面說，烟筒出煙，就是蘇維埃各國成功的徵兆，這話一點不錯。

第九章 教育事業

知識人才，是工業上農業上不可少的，也是一切公共事業的機關上所必需的，他又能把他的思想發爲藝術，能左右一般人的心理，直接影響到社會的文化和思想上面去，這都是不待多說的。但資本主義社會遺傳下來的智識人才，總不免帶了資產階級的色彩，反爲社會革命的障礙，所以爲革命上一個大問題。

俄羅斯現在正是這樣，一班智識人才，有的屬於少數黨，有的屬於社會革黨，而屬於立憲民主黨的尤多，在蘇維埃政府看來，他們或者假借社會主義的名義，利用工人

農人以獲得他們自己的利益，或明目張膽，和資產階級結合，總之他們是始終在資產者地位上走的。蘇維埃政府以爲這是無產者的仇敵，和無產者勢不兩立，和他們無妥協之必要，並且是不可能的。那比較的沒黨派色彩的人，蘇維埃政府，總想把他們弄出來做事，列寧說：「我們共產黨裡面的人，還不十分懂得行政事業，他們同時幹了許多事，結果一宗也沒弄好。我們沒時間去弄一切事業，我們也不必這樣去幹，我們祇要認清誰是對於大產業的組織上富有知識和經驗，他又沒有黨派關係，這種人我們把他弄出來，盡力經濟事業，這就是我們的責任」。但這一輩人，到底不肯努力，他們看重了他們個人的利益，因經濟上的享受不好，便懷恨政府，見政府有時作事嚴烈，不惜破壞，則不直其所爲，甚至希望事業的失敗，而不願意成功，教他們去工作，有時一點責任也不負，甚至故意把他弄糟。

共產黨方面。雖有好幾十萬，然而有些是沒能力的，所以多少地方，雖用共產黨，或其他忠實於蘇維埃政府的分子替代了。那輩靠不住的資產階級知識人才，總是極不分配，以致許多事情，行不動。爲維持過渡時代的事業起見，蘇維埃政府，也就不得

不對那輩人遷就了。現在這種人的待遇，算是改良些了。（*Unachinsky*）說：『這一種人，在多少年內，是要在社會上特別存在的，然而爲我們所必需，我們也祇求他勉強接近，不致如資產者，農村剝削者之絕對分道鑿罷』。

我們知道一般人的不懂得共產主義，和新政策，就可想到這擁護共產主義的蘇維埃政府，不得不趕快造成一般組織和宣傳人才。我們既知道舊的智識人才靠不住，就可知蘇維埃政府趕快造成新的智識人才的必要，由此我們更可以知道蘇維埃俄羅斯下的教育，其不注重於提高，而著重在速成，乃自然的趨勢。普遍也是他們的主要宗旨，所以他們說，教育不發達，決不能使政治暢行。

至於他們教育的精神，自然是以輸入共產主義的思想爲主，去其愛些小的天性，（*Pettylove of Property*），和宗教迷信，鍛鍊階級戰爭，和新建設的精神，而使學生雖不爲勞工，先已懂得勞工階級的生活思想，情感。他們以爲資本主義社會下的學者，要懂得資本主義世界下的要求，如愛奢侈，華麗，優美……，勞工世界的智識人才，是不要這些的，資本主義下的智識人才的目的，在謀他個人幸福，勞工世界的智識人才，須

使他爲社會謀幸福，這是他們的教育宗旨。

俄羅斯的教育，素來極不發達，識字的人，有人說，比中國還少。革命以後，長驅直進，雖沒有提高，却已普遍多了，識字的人已什倍於前。學生到底有多少，我們無從知道，但據革命以後的調查，約有二百七十萬，現在當然更多了，我在伊爾庫次克的時候，每到下午二時，若往市上一走，便祇見無數老人，少年。夾着書籍，在街上經過，幾不見有旁的人。講到絕對的普及，當然還差得遠，不過他們已成立了失學消滅非常委員會，把失學的人，一起注了冊，又由少年共產黨人，隨時派人下鄉，勸導農民讀書，前途是很可樂觀的。他們說，東方好些農民，從前絕不肯看書，現在各處都成立了圖書館，他們也居然時常來看報紙，和新出的小冊子，這不能不算是一個大進步。

教育上第一個困難問題，就是教員缺乏，現在他們把勉強能教書的，都一起注了冊，有些地方，成立了好些教員養成所，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有一百二十四縣中，統計受學的僅二萬五千人，而受師資訓練的，達一萬六千人之多。

校學主要形式，可分二種：（一）共產黨學校，（Party School），（二）軍事學校。

(Military School)，(11)工人學校。共產黨學校，所以養成共產主義方面的領袖，或組織人才，分初級，中級，高級三種，分屬於地方會，中央會。初級學校的教科，在使學生懂得一般社會上的重要原理，和觀念，以及本國特別情形。中級稍高，學期自三月以至六月，他們以為需要人才甚急，祇好是僅造就一點兒門徑，其餘待他們去自修和實驗罷。但修學期內，據他們說，也不僅剛剛是宣傳或抽象的罷，還要使他們對於各種情形，懂得一些兒纔行，因為非如此不足以解決各問題，不能把事體弄好。這種學校，為數最多，幾乎無處不有，至於最高的那級，便是莫斯科共產主義大學，即所謂 (Overton University)，為富有能力和學問的少年的學校。少年共產黨在裡面的更多，頭四個半月的教科大概如下表：

學科	時間
化學	12
物理	16
天文	12
生理	30

近代國史

45

近世普通史

96

唯物史

24

共產黨歷史

60

人類社會史

32

資本主義社會之發展經濟學

110

過渡時代之經濟

若以每星期三十六小時計算，合其他團體事業，學院事業，演講共同研究，……適

合十八星期之用，過了這四個月，再分派到各委員會實習，期限約三四月，這種學生，現達萬二千人以上，畢業後都是分配到各委員會去辦事。

此外少年共產黨的各地方部，中央部中，都有一種短期教課；由各機關選送一人以上之優秀分子組成，期限自一月至一月半，所以造成各地方部或辦事所之領袖人才。還有一種練習少年運動和合作事業的教練所，注意在實習。

據奧能金(O'Brien)說，『這種學校出來的學生，現在很能勤快作事，並且耐苦』。

他並且說：他在(Nizhni Novgorod)地方的旅館裡，遇着了一位少年，他晚間在火爐旁邊，用羊毛作枕，以大衣裸身而寢，侵晨便點兵去了。

十月革命以後，亂事不久就平了，蘇維埃政府，對軍事不甚注意，當時所謂紅衛兵，(Red Guard)，為數很少。直到一九一八年夏天裡，形勢忽然緊急，于是大練紅軍，(Red Army)首先編彼得格勒莫斯科工人入伍，後來並編及各地農人，工人，多用帝國時代軍官統率。這種人很靠不住，時有通敵嫌疑，於是政府裡面，以為有造成新軍官的必要，所以軍官學校，極一時之盛，可是現在又少些了。

現在國際地位，漸漸穩固，已進於經濟建設時期，於是熟練工人，機器師，專門人才的養成，又為重要問題。一九二〇年，曾通令各生產機關，呈報必須人員數目及其資格，由教育會設立專門委員會董理此事，職工組合最高經濟會議幫助進行。他的辦法，(一)設立短期補習處，養成熟練工人；(二)設立大批專門學校，養成專門人才，工業家，工匠。

現在勞工學校，也有多種：(一)為工頭，工匠，製機工，司機工人而設，期限自四

月至十二月。(二)即各種專科學校，工廠內之課程，和初級學校，爲在工廠內有經驗而戒行之少年工人而設。此外有 (The Workers Faculty) 凡十六歲至二十歲乃至二十五歲之少年工人，農人，曾從事於社會運動，富有能力和精神的，得由考選，或工廠，職工組合，地方蘇維埃的保送，入校學習。頭兩年教科，和勞工學校同；後二年採選科制，教以富於研究之學科，如代數，幾何，社會史，經濟史……。畢業後得爲機師，工程師，專門人才，更可升入高等工藝學校 (Technical High School)，即一種大學，這學校學期三年，若有相當經驗，可得大學校機師學位。預備爲工廠管理的，則有工藝學院 (Technic Institute)，學期四年，性質和 (Workers Faculty) 略同。這些學校，現已遍及全國各省郡首城，學生以若干萬計。

農業大學，現在也不乏其數，我們在伊爾庫次克時聽說沃木斯克又新設立了一個。這種學校的宗旨，就是造成一般辦理農業集產的人才。

以上這學校的主要形式。另有工人夜學，可分四類：(一)期限一年，教授機械學要義，略同初級學校；(二)期限同前，鍛鍊熟練工人，機師工頭；(三)期限二年，教科與

第二種同；(四)收取與第三種同程度之人，鍛鍊特別資格之機器師，期限也是兩年。

他們以少年人爲全國的中堅，也有執戈衛國的義務，所以都要受有限的軍事教育，現在普通一班少年，多由國家分配了遊戲場，他們又自行組織了軍事遊戲俱樂部，一方作工，一方又於閑暇時演習軍事，鍛鍊體格。普通軍事訓練部 (General Military Training Department) 專門辦理此事，少年共產黨更負籌辦宣傳的責任，其黨員在少年軍學習出來後，或組織軍事訓練模範所，或在各處充當指揮員。

社會教育方面，有國民學校 (Popular School)，一等學校，(Secondary School) 都是替小孩兒設的。又有成人夜學等等。俱樂部，工廠裏，都有教課，並常時遊行開會，演講，以啓發民智，演述自然歷史，如世界，地球，人類，自然現狀之本原，使其自然而然的覺悟到無上帝，課民謠，工人歌，革命歌，無產階級與革命之創造神，(Proletarian and Revolutionary Creation Genius) 設立無產階級博物院，於是詩歌和各藝術上面，又施了一番新教育。俄國人民，看劇的興味很高，所以他們對於新劇的創造，又非常注意，例如少年共產黨中，有戲劇俱樂部，研究並演放新劇。更用種種方法，製造一班

無產者的文學家，著作家，詩人，優伶，音樂家出來，以便從這些地方輸入些共產主義的思想。

新劇和新電影，我們在莫斯科伊爾庫次克各處，看過好幾次，有的學寫階級的橫暴，有的摹寫資本家的壓制，工人運動，無產階級如何的奮鬥，以及十月革命的艱難締造，無不妙極，可惜詳細情形，我已忘記了。

但這總是不够的，所以又在城市鄉村各處，設立無數圖書館；甚至旅館裡面，也有書報閱覽室。而新出的書籍，都是用異常廉價分配。

莫斯科的大學校，除卻共產黨學校不計外，聽說有十幾個，這都是研究專門學術的，比較沙的時代，就要多多了。少年共產黨為行經濟政策的重要分子，所以他們在這些學校裡面學習的人，特別要多。

第十章 婦人少年之保護

自入俄境後，沿途看見了好些討錢，或丐包或紙烟的，其中自兒童，成人以至老年，自婦女以至男子，各色都有。以堂堂首都的莫斯科，我也於市旁看見過，而自烏發以

至 (Vladivostok) 一帶尤多——究竟比中國少多了——。要知這些中間，有的是不肯工作的，有的是天災造成的，也有些是本不能工作的——像老人少年疾病殘廢。——第一種不當受社會保險，第二種是預備不到的，祇有第三種在社會主義的國家本不應有。但我們想想，以這樣產業彫殘的國家，天災人患，紛至踏來，物質異常缺乏，「安得廣常千萬間盡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這是我們不能不為蘇維埃政府原諒的若就他們已辦的事業說，實有不能不使我們醉心的！

現在國內成立了好些孤兒院，兒童局，幼稚園，養育院，凡十四歲以下的兒童，都可在這些公共機關自由享受國家的撫養，——可是還不够遠甚——。莫斯科的兒童，現在都是在生產院 (Lyng-inhona) 生產。產母產前後兩個半月，停止工作，仍能領到較工作時更豐厚的食物和薪水，並可住在產母院裡自由享受醫藥服侍。共產黨中之婦人部和兒童產母健康部攜手，保護兒童產母。這兒童產母健康部下面，又組織了一個產母健康委員會，監督蘇維埃大會中通過的保護產母條件的實行，並宣傳這種條件，委員會裡面的婦人，組織合作社，和婦人常會都負同樣的責任。從一九一九年起，各大城均設立了

專院，養成紅色看護婦。教師以及撫育童兒和育兒院人才，由工農婦人中派代表去學習，婦人教育，差不多完全以這種教育為主。

他們對於其他沒住所的兒童和少年乞丐，並非不注意，祇爲着限於經濟，所以不能普及。就是已成立的各種機關，也時常缺乏衣食，書，筆墨，他們常引爲缺憾。他們說：『慈善機關，是資本主義下纔有的，我們俄羅斯現在沒有了』。因爲他們認這是人類應有的，並非慈善事業。

我在伊爾庫次克時，他們引導我參觀了一個兒童局，起初到了一個食堂，好幾十個小孩，正在那兒用飯，杯盤嘈雜聲，叫吼聲中，好些小孩兒，又向着看護婦作種種癡態；忽見我來了，問我是誰，看護婦答道，這是契丹伊斯基——俄語中國人之意，他們連忙說，我將來要往契丹去——俄語中國之竟——。幾分鐘後，飯吃完了，我跟着他們進到了一個遊戲室，桌上伏着一個黑鬼子，小孩兒把食堂裡帶來的零星食物向他喂，導者告我，這是小孩兒的玩具。看護婦彈着鋼琴，小孩兒圍在旁邊，唱了好幾個歌，隨着又作了幾個遊戲。地板上鋪了一床大而且紅的毯子，小孩兒在上面滾來滾去，煞是天真

爛熳。忽然隔壁房裡冬冬有聲，我回頭一看，原來這裡安置了一個很大的長方形的木桶，裡面放了好些樓梯，幾個小朋友，在那兒爬上爬下，把旁邊堆積的木頭，搬到桶裡，砌成許多東西。導者說，這都是替小孩兒特別設備的。教室裡面，女教師帶着好些小朋友在那裡作的作手工，畫的畫畫，他們並且把小孩兒從前所做的結紙工，泥細工，圖畫……成績給我看，很有美術的意味。廚房裡作飯菜的，都是婦人，她告我道：「廚房裡的事體，小孩兒也要幫幫。後面有一個很大的花園，裡面包着一個菜園，聽說夏天來了，小孩兒都要在這裡作點兒工作。他們又說，『這種辦法，一方固然是使小孩消遣，他方又所以練習他勞動的興味』。小孩兒的衣服，多半是用各種綵色材料縫成的。他們的飲食，自然比普通人要好多了。聽說每天用膳至四五次之多。至於這個屋子，是我們入俄後所看見的第一座精緻的房子。房裡雜植花木，壁間懸着極富美感的畫片，煞是宜人。最奇怪的就是那些小孩兒絕沒哭臉的，鬧架的，祇覺和藹可親。而小孩兒和看護婦異常親愛，負的，抱的，牽衣的，提携的，很是子母一般，這都是令我念念不忘的，尤其是他們要來契丹一語。導者告我，這裡面的小孩，是從兩歲至七歲，是沒父母的。那末我們

可叫他做孤兒院。這些孤兒，可算是享到現在世界其他任何國的孤兒夢想不到的幸福。

婦人除去一定的保險外，他們又以為能工作的婦人，他的體力，到底比男子要差些，所以祇當從事輕易工作，而且婦人比男子小心些，慈善些，關於有些工作，比男子要會弄多了，所以他們劃定了好些特別工作歸婦女們幹，我們所看見的公共食堂，兒童局，圖書館，國家鋪店，幾見其完全是婦人，——但公共食堂裡還有一部分是體力弱的男子——據他們說，病院和監督事業上也很多，學校中也有一部分，現在正想把電報電話和其他輕快工作，都歸婦人辦理，職工組合，曾經把他們組合中的婦人，從事各項工作的，列成一表，現在錄到下面，也可看出婦人工作情形的一般。

組合種類	會 員	婦人在全數中之成分
食物工人	230000	
公共飼養工人	406660	74, 5
Wahite Good workers	140090	74, 2
烟草工人	30000	73, 5
藝術家	250000	71, 4

醫院工人	300000	62,6
織造工	335000	58,8
家庭工業		15,2
政府雇用	800000	10,0
玻璃容器	35000	59,8
印刷	00000	39,2
藝術工	80000	37,3
車站工人	22000	37,4
化學	130000	31
農	20000	25
自治農村	178000	24,8
五金	500000	24,7
運輸	100000	23,3
皮革	150000	21,0
礦工	245000	18,0
毛工	100000	14,9
水運工人	200000	14,5

遊覽見履距離

鐵路

4000000

14, 7

由上表看來，救出婦人於苦工之中，這個目的，總算大部分已做到了。十四歲以上的工人，現在是要工作了，在零碎生產的農業上，非國法所能及，其餘像鄉村手工業和國家工業等地方，已由人民勞動委員會，(People's Commissariat of Labour) 定下規章，自十四歲至十六歲之少年，每日工作四小時，十六歲至十八歲，每日工作六小時，禁止危險工作。十八歲以後，才准作重工作。蘇維埃農場，自治農村農業合作社少年人，其住居與食物，均特別改良；平時約四五小時工作，遇必要時，也不得延長過一小時。至於不適用這些條例之處，其工資均有一定。少年共產黨，幫助這種保護條例之實行。

從前貴族富人獨有的工具，現在河山不改，而主者已非了。譬如職工組合的總會所，便是舊時貴族議院，而帝國時代的國會，現在却變為農工代表蘇維埃大會會議的場所了。莫斯科最大劇院，叫做波爾什維劇院，——大劇院之意，——我會到過一次，金壁輝煌，電燈約二千餘盞，裝成種種花樣；高可八九丈，可坐人七層，隔邊相望，宛如佛堂神龕，而人山人海，疑是神像。他們告我，這是舊時皇家劇院，從前任你錢多，總買不

到坐位，而這一天到了三四千人，都是無產階級的農工人們。我在彼得格勒之日，到過一個名叫少年無產者俱樂部。他在一座很大的建築物裡，還有種種學校設備，他們告我，因為這是舊時貴族學校的原故。這晚演奏了好幾種的音樂和唱歌，琴聲尤為清幽，自我主觀的眼光看來，實為妙中之妙。在座的也有好幾百人，都是十歲以至十六七歲的無產少年。裡面有好幾種樂具，像鋼琴之類，還有幻燈一具，聽說是供這些少年教授上用的。有一位俄國人說：「好幾年的內亂，和國際資本者的危害，使我們窮的無以復加，無產者的幸福問題，沒如願以償，但是倘若沒有這次革命，連現在這種快樂，也會得不到」。這話很有玩味的價值。

第十一章 商業

十月革命以後，商業都收為國有，市上僅有國家商店，他的招牌就是勞農政府某某店第幾號；私人商業，完全禁止，迨新經濟政策行，一部分的商業，又已開放了。

目前最普通的，就是攤子，俄人叫他做巴扎，現在各處都會都有，大者篷帳相接，長達數里，但每所僅容一人，規模極小，貨品不過數十百元左右。

除巴扎外，就是舖店，規模較大。在新經濟政策未行以前，雖通都大邑，僅寥寥幾個國家商店罷了。連莫斯科彼得格勒這樣的大城，幾個月前，市上異常寂寞，夜間好些地方，不見電燈，而許多建築極好的舖店，都變成了普通住所——現在伊爾庫次克等處多半還是這樣——。自經濟政策變更，莫斯科，彼得格勒的舖裏，多陳設了商品，夜間玻璃窗裡，多數都有電光射出，比從前熱鬧多了。現在商店，大概可分三種：（一）國家商店；（二）合作社所設；（三）私人營業，然第三種尙少。

商品交換，還是限於地方以內，限於農業工業上所必須的；換句話說：就是受限制的自由商業，在這種範圍以內的商品交換，他們認為農人所希望的，也就是工人所需要的；所以他們主張極力進行，以為必如此纔能收集農人大宗的糧食剩餘，而供給農人以新的機械，器具，和工業上的消耗品。

至於對外商業，本來是由政府對外面的資本者行使，但是現在也打破這個範圍。

封鎖雖已撤廢了，對外商業，還是沒大發達，不過去年冬天裡，比較上可算一天比一天的增進。以入口論，自一月至九月，總計爲五九三〇九九噸，在一月份僅一二〇〇

○噸，九月則增至一六八五〇噸。論其種類，食料占百分之三四·七，燃料占百分之三二·六，五金機器占百分之二一·六，多屬農業，實業，鐵路上用品。以國論，則英居首位，占百分之三二，六；德次之，占百分之二三；美又次之，占百分之十九；瑞典，愛沙尼亞，立陶宛，占百分之五·五；芬蘭里斯亞尼亞，波蘭，最少，僅百分之三，三。出口在春間爲七七八七噸，秋間爲四九六一噸，總計九三〇四二噸，不敵入口六分之一；立陶宛居首位，占百分之四；英土德次之，出口木材爲大宗，此外則爲皮，毛，馬，鬃，毛，皮，麻，鹽……等。

俄國人說，丐包入口，是因天災的原故，燃料也是因爲交通和礦區還沒修復；這都是不久就儘可以自給的；我們所需要的，祇是機械，其次則工業消耗品。

俄羅斯在帝國時代，對外商業情形，大概和中國相上下，即入口多爲熟貨，而出口多屬原料，尤以木材，谷，類，麻，獸皮，毛爲大宗。自大戰爆發以後，軍事擾攘，後來內亂繼起，各處經濟上不能收互助的功用，於是原料產額也大減特減。比方土耳其從前本以產繭稱，但自受封鎖後，種子不能輸入，於是產額銳減，一方經濟情形變更，他方必

連帶受其影響，這是容易明白的一件事。現在戰事既平，生產漸漸恢復，發達自可計日而待。他方資本主義發達的國家，像英、美、各國，一方想開闢銷場，同時又想得原料，那俄羅斯算是達到他們目的的場所。但是又怕一旦通商，使俄國經濟發展，將來必至爲害己身，所以通商一事，他們煞是五心不定。現在雖經好些工人的示威運動，和蘇維埃政府的請求把封鎖撤廢了，然而到底不肯把大宗機械接濟他們。惟德國以海上勢力消滅，而又負着空前未有的大賠款，極願和俄國訂立經濟關係，現在輸入俄國的生產工具，恐怕以德國爲最多呢。

至於俄國，爲整頓他的產業起見，極願把原料和各國作充分的交換，對於原料，他們極力求發展。列寧說：『世界社會革命一天沒有完全成功，我們切不可不要厭棄原料生產過盛，因爲必如此纔能賠補對資本者商業上的損失』。但是他們又知道把原料去交換製造品，祇可臨時應急，究竟極不合算的。莫斯科無產者美術館裡，挂着一幅地圖，標出那裡是掠奪者的製造場，那裡是被掠奪者的原料產地，上面寫道：資本者國家的強盛，都由各處不能自己製造他所出的原料所致，我們應該努力發達我們的製造場，纔能够合

資本者對抗。

第十一章 荒情

俄羅斯現在確爲荒情所苦，我以下把這個問題略略說說，因爲一般不明真像的人，認這就是共產主義行不通的證據，所以也有研究的價值。據中央執行委員會救荒委員會所報告，荒情最重的地方，有以下十省：

(一) 阿斯達拉干，(二) 撒尼西，(三) 撒拉多夫，(四) 德人自治地，(五) 薩瑪拉，(六) 塞密巴斯克，(七) 烏發，(八) 瓦達干，(九) 張溫斯克地方，(十) 馬尼地方。

這些地方，大都在瓦爾噶河 (V. Volga) 流域，自南至北，計長八百英里，自東至西，計三百英里，居民千八百萬。據政府調查，即使受災較重的，每人僅給與常糧百分之五十，而較輕的則僅與以相當的幫助，也須丐包五千九百萬俄磅，而下期種子猶不在內。

論其災情之重，人民轉徙流連的，以數百萬計，多數流往西伯利亞，高加索一帶，有組織互助團來吃排飯的。(Mutual aid Society) 自四五月後，人民雜蓬蒿糠粃以爲食

，自百分之三十五乃至五十，甚至有完全吃草的。喇山船渠工人，常三四日不得食。七月以後，新谷雖登，因收成甚歉，荒情益急。我們自入境後，車上工人，常向我們吃食，因為每人每日僅領到斤半丐包的原故。烏拉一帶，每過一站，必有人問我們前途的糧食情形怎樣，都說荒的了不得，而瓦得干附近，好些小孩，常來車上討丐包，真是可憐之至。

我們第一要研究的，就是饑荒的原因，大概可分遠近兩種。近因就是旱災。據一位英國人實地調查所得，荒區地方，從前年十月一號到去年六月三十一號止，正是農產物發育時期，這九個月中，雨量僅一，四吋，而雪水在植物還沒出地以前便融了，實為空前所未聞，以後則幾全未雨。所以結果大都顆粒無收，幸者也僅收百分之十乃至十五，雖也有僅影響到一部農產物的，然這種地方，為數甚少。這些地方，常年產谷額占全俄百分之四十三以上，現在却赤地千里，那得不構成奇荒呢？

舉其遠因，則情形更為複雜。因戰爭，內亂，封鎖的原故，工業品異常缺乏；農業上的機械，舊的破壞了，新的無處得來，據最近調查，破壞的數目，超過百分之五十以

上。在一九二〇年的時候，情形稍好，而農人尤僅得所需機械十分之一，要求釘子，斧斤，耒耜，打木機的聲音，時有所聞，而工業沒興復，不能供給，這是要直接影響到耕地的廣狹上面去的。他方農業經濟的不進步，使政治上雖然無產者奪得了政權，而經濟上集產的組織沒辦到，小農心理未能消除，耕地又因之減少。

但這樣的奇乾，雖多種也是無補，主要原因，還是在旱災，所以沒天乾的地方，像烏克蘭，西伯利亞，收程很好，莫斯科尤異常豐穩，且據他們說，瓦爾噶河一帶地方的歉收，並非最近兩年才出現的，譬如薩瑪拉全省，在一九一一年，僅收谷五十萬噸，一九一三年，也祇有二百八十萬噸，一八九一年，一九〇一，一九〇八年都差不多，經濟不進步，種出這些現狀，乃自然的趨勢。當時沙的政府，一方藐視民瘼，一方不願世界知道池內部腐敗的情形，所以外人無從知道。不過這次旱災特重，所以產出一八七三年以來未曾有的奇荒。

當七月二十號，薩瑪拉歉收的消息剛到，政府馬上就叫職工組合理事會組織社員，用組合中的貨品和社員減少來的工銀，從事救濟。現在中央委員會，由卡列年組織了一

個救荒委員會，支部旁及各城市鄉村。凡收程豐厚的地方，農民均要按畝收稅，每俄畝自十俄磅以至六十俄磅不等；鐵道旅客，商店，都有稅，各機關均從事救濟，工人自願減少食糧，工資。共產黨和政府中辦事人員，除乞丐每天減少到一磅外，連中餐的湯和菜，有時也要讓給饑民去吃，星期日還要工作。政府連發衛生救濟車(Sanitary and disinfecting train)，保護兒童，遷徙荒民於豐富之地，並在荒區設立好些公共飯店，我彷彿記得，在伊爾庫次克的時候，得了一個消息，凡共產黨黨員，每人須供給荒區兒童一人的食糧。

鐵道受着戰爭和內亂的影響，轉運不靈，據一位美國人的調查，在瓦爾噶東南一帶的交通，充其量還不能供給百分之七十五的食糧於荒民，這又是戰爭和內亂所賜的。還有一事，就是收程豐富的地方，救濟也很有限，目前小孩因政府極力保護，還勉強過得，成人却未能兼及，這就是所以通電世界各國求救的原故。

政府方面，對於下年耕種，異常注意，尤其是列寧，他發表了好些計畫，無微不至。他們調查所需種子不過一千二百萬俄磅，事實上却早已分配了一千三百萬磅。他們防

種子不好，於是加以嚴密的審查，又恐久旱之後，土地瘠薄，所以又調查情形，擇地耕種，或改種適宜的種子，並且分配好些新的農器，超過從前一倍以上，可說『盡心焉耳矣』。我們想來，一九二〇年的中國北方和一九二一年以至今年的湖南荒災，壓饑的何止幾千萬，但死者是死，而軍閥，官僚，資本者，地主，……不僅不見『有毫毛之捐，以濟災民之急』，並且還要加以剝削，甚至為爭奪地盤的原故，焚毀廬舍，浸灌民田，搶殺無辜，使小民災上加災，連那不够萬一的賑災費，他們還要從中掠奪。逃荒呢？遭資本者和他們走狗的忌妬，呈請官廳禁止，說是『沿途所過，圍圃為墟，紳商自有辦法，何得藉端滋擾，若不嚴加禁止，殊屬有害治安』。不僅中國是這樣，一切資本主義國家，大都是這樣，後面堆着山似的糧食，前面橫着山似的餓死的屍具；這種事實，到處都是。我並不是替俄國吹牛皮，他們——政府共產黨和其他——這種同苦分甘惟恐救援不及的精神，實在不能不令我們佩服。所以雖然這樣奇荒，人民苦則苦了，然而並沒有騷擾的情事。

第十三章 病疫和他的消除

兵災和饑饉，時常帶着可怕的疾病同來，這是歷史已經證明過的。俄羅斯疾病的原因，也祇是這樣。軍隊的一往一來，把那不可嚮邇的疫病，到處傳佈；而滋養料不良，因食草菜中毒，又為致病的第二個原因。

俄羅斯疾病流行，已好幾年了。在一九一九年患瘟疫症死的以百萬計，從前彼得格勒城裡，在某一個月內，患這種病的有兩三萬，死亡的達一兩千。現在好些地方，算是清平了，不過瓦爾噶以至中亞一帶，目前正為飢荒所苦，虎列拉，瘟疫症，痢疾因之盛行，死亡甚多，患者無算，據他們說，瘴氣尤不可治，因沒有金鷄納霜的原故。

革命以後，一切醫治事業，都歸人民公共健康委員會管理，對於各種設備，都有擴張。像莫斯科從前祇有普通病床八千，現在已增至二萬二千所，軍士病床，也由一萬增至十五萬。其餘各城，均設有地方視病處，印刷書籍，分配於人民，使他們注意衛生。現在荒區病勢正惡，所以健康會(Commissariat for Health)把一切醫治設備，集中荒區。設防疫會，專門辦理防疫事宜。

對於兒童衛生，尤特別注意，凡兒童住的地方，都有衛生檢查委員會。莫斯科各街

市，都有指示部，指導兒童衛生方法。現在荒區地方，每五百兒童之地，便設了一個醫治飼養部，養育兒童，內有調病房，食堂，藥室，浴室，隔疫所，都有醫生管理，助以三 (Sitar) 並看護者，教師十人。兒童有病，則受檢查，如屬傳染病，即移居隔疫所，否則祇在調病房裡面醫治。

他們爲使醫生得專力醫治疾病的原故，所以令他們脫除一切經濟上的負擔，他們現在也有些已能够了解共產主義，並且加入共產黨的，可是仍然不够分配。還有一個困難問題，就是沒醫藥，有時醫院裡面，簡直可說一點兒藥也找不出，幫帶，外衣和紙，也是很缺乏的；現在雖已有專門委員會辦理這些用品，可是還沒能跳過這難關。

據他們說，俄羅斯在大戰以前，藥品都要靠外國輸入，大戰發生以後，藥品製造業，才漸有起色。現在莫斯科各大化學工廠，已完全開工，據十月份調查，年終產額，大約可超過上年度兩倍以至三倍。但比較需要，還差得很遠，現在將生產和需要的那個表列下：

	藥品表	
	需要	生產額
化學藥品	2925000	321958
		生產相當于需要之數
		11%

遊俄見聞紀實

混合藥	4939000	912595	18.5%
消毒劑	1815000	362953	20%

第十四章 民族問題

歐西各國之建國，在封建制度崩壞，資本主義進步之後，民族組織，和國家組織，同時出現，自然而然的形成了一種民族獨立的資產階級的國家，(The independent bourgeois national State)。東歐方面，因土耳其蒙古各外族的侵陵，所以封建制度，還沒完全崩潰，民族組織，還沒發達，而爲着自己防衛起見，于是就成立了國家，所以結果變成一種民族複雜的資產階級的國家。(The mixed ethnical heterogeneous bourgeois State) 即一種地位較高的民族，和旁的弱小民族合組而成。甲民族壓制乙民族的事件，就從這裡發了端。後來帝國主義進步，這種糅合各民族而成的國家，他的統治階級愈發達，且愈壓服他民族，用奴隸式對待，于是民族間的糾紛益盛，其歷史乃悲慘不可言狀。

俄羅斯的建國，即屬於後一種，民族之複雜，多至四十餘種。全俄人民一萬四千萬，而非大俄羅斯人種，占去六千五百萬以上。這四十多種民族中，文化程度，極不一致，

當沙的時代，採用愚民政策，阻止他們的進步，禁止土語，完全以殖民地看待，使他們僅爲原料產場，而建設產業中心于幾千里外。所以產業不發達，民族上極不平等，除一部分之烏克蘭，白俄，亞美尼亞，亞塞倍疆外，其餘像吉爾吉思，巴思吉里亞，北高加索諸民族，計二千餘萬之多，尙爲遊牧生活，家族生活。亞塞倍疆，克里米，尙爲半封建半家族時代。甚至如吉爾吉思，巴思吉爾，溪溪利亞 (Cherkassians)，阿塞得 (Ossets)，印干齊亞 (Ingushians)，和南土耳其斯坦人，被大俄羅斯人奪去土地的，將近千萬人。帝國時代，本想滅亡這些人，把他們遺下來的土地，給哥薩克，和俄羅斯農民；猶太人，里脫人 (Liths)，愛沙尼亞人 (Estonians)，波蘭人 (Poles)，更飽受沙的蹂躪，情形更屬可憐。

勞農政府告成，首先宣布民族自決，採用集工集產的制度，推倒一切壓迫階級，于是種族間之不平等去，而傾壓無形消滅。現在各民族均平等的參加蘇維埃政治舞台，因爲欲得到經濟的提携，以便發展產業，并且抵禦世界資本者國家的原故，採用聯邦制，使有強固的結合，各民族自由組織蘇維埃共和國，加入聯邦，所以叫做俄羅斯蘇維埃社。

會主義聯邦共和國，(The Russian Socialist Federal Soviet Republic)。在聯邦內，軍事經濟，不問為地方或全邦，均由聯邦政府處理，各種公共事業，像文化等，也用一致的形式開發。結合的形式，也要取決于聯邦，目前聯邦和各邦間的關係，也有好幾種形式

(一)蘇維埃自治——如吉爾吉斯，丹格斯敦，巴恩吉利亞之類；

(二)根于條約的——如烏克蘭，亞塞倍疆之類；

(三)直接指揮的——如土耳其斯坦，白俄之類。

(據去年四月六日莫斯科蘇維埃政府和白俄蘇維埃政府所訂的條約，除陸海軍經濟歸中央政府直轄外，其餘像對外，商業，財政，勞工，交通，郵電，都建立聯合委員會，這委員會得派人出席全國人民委員會)。

他們以為這些人的歷史，人種，文化，地位，原是不同，特殊地位，當然不可抹殺；但是土人受壓制太久，或者會疑蘇維埃政府還是沙的政府一樣，又恐他們迷信特殊地位太過，這都足以促資產階級德謨克拉克西的復活，這是應該注意的。所以他們現在的進

行手續；(一)排去掠奪者，資產者於行政和羣衆之外，力避民族主義，組織各職業上以及鐵路礦山工人，和農場中的無產者，使根據民族極端平等的原則，加入蘇維埃政府下經濟和勞的公共事業。(二)建設和各地方情形適宜之蘇維埃制度。(三)建設法庭行政機關，經濟機關，採用土語，組織土人，總期使適合民風土俗。(四)提倡出版事業，設立學校，劇院，俱樂部，和各種教育機關。(五)創設講演會，學校，教育專門人才，養成熟練勞工，和行政人員，這都是用土語，都帶有主義訓練性質。(六)發展實業，提高經濟地位，使他們由遊牧變爲農業，由 (Opat market) 之基爾特生產，變爲蘇維埃國家集中生產，從半無產者之家庭和 (Kre) 生產，變爲工場生產，從小農變爲集中農墾，移產業重心於各地，如因經濟不進步，機械暫不能推行，則把家庭和手工業有系統的組織出來，以爲過渡中的辦法，總以脫離家長和封建制度爲主。(七)組織貧民，使他們團結起來，從事奮鬥，且幫助他們成立經濟上的組織，從半無產者之家庭工人中，組出職工組合，並幫助他們組織消費合作社，使他們脫出經濟上的壓迫。(八)被奪去土地的民族，把他們組織起來，給以相當地方。

民族問題，是歷史上一個很大的問題，（一）強民族壓服弱小民族，（二）數強國爭奪弱小民族的奴服權，（三）民族運動獨立；這些慘劇，幾血染世界全部歷史。大戰以後，俄羅斯以外的「民族複雜的資產階級國家」，都一起破壞，建立了無數民族主義的國家，而私有制度未破，人民未能平等，遂致新國爭土地，被壓服者求解放，大國利用小國，壓服小國，擾攘越發利害。戰勝國和他下面被征服的民族間，更不用說。獨俄羅斯以十月革命成功，於是民族問題，不費舉手之勞，而居然從根本解決了，這是因為經濟組織革新，私有制度廢除，一切社會上，政治上的平等障礙物都消滅的原故。從前高加索各民族中間——亞米尼亞，亞才倍疆，喬治亞——爭執甚烈，自這些地方蘇維埃政府成立，馬上就換然冰釋了。而威爾遜主義，高唱入雲，結果徒造成無限威孽，種下無數流血的導火線，世界愛和平的人，請仔細想想！

第十五章 賣淫問題

我在伊爾庫次克時，伊爾庫次克有位大學生，告給我聽，作怎樣裝飾的，便是賣淫婦人；我很不相信，因為他是一位社會民主主義者，尤其使我疑他故意捏造。後來到

莫斯科，又得了一個類似的報告，我還不十分信。一天晚上，八點鐘，我出外訪友，道經叢樹間，則見有女子遊其間，同行者指以告我，說這是個賣淫的女子，後來我對於這事，也沒切實調查。及離莫斯科前兩點鐘，纔得到了好些長篇論文，都是講這個問題的，我因倉卒就道，沒有讀完，又沒帶着他走，真是可惜；

我想婦女問題。現在中國很有許多人注意，不僅是有第四階級覺悟的人，連第二階級的人，也是這樣，我雖然腦筋中記得出的材料很少，現在公開出來，想必也是閱者所願意的。

本來在資本主義社會下，賣淫的是各處都有的，沙的俄國，也當然逃不出這個公例。據他們說，大概可分兩種：(一)成行公賣的 (in the form of Professional Prostitution)，(二)秘密賣的 (in the form of Secret earning；後者最多，革命前彼得格勒註冊的，不過六七千，而事實上達五萬餘。還有一種，就是 (Gareerist Prostitution)。

第一次全俄農工婦人大會宣言，說在蘇維埃共和國之下，勞動婦人，一體平等，不能亦不可有所買賣，一九二〇年，由人民社會健康委員中央部提議，紜成了一個 (The

Interdepartment Commission，由司法，衛生，勞動，社會健康，教育各人民委員會，勞動婦人部，少年共產黨，各派代表組成，共同監視辦理禁止賣淫事件，各地方則由各處社會健康人民委員會組織分會辦理。

但現在居然還有賣淫的，這不很奇怪嗎？要知這不算希奇，原來他們都是由資本主義社會下遺傳來的，他們都是不肯勞動，而又想過優裕的物質生活的，在這個『不勞動者不能得食』和『生活平等的蘇維埃俄羅斯社會裡，除掉賣淫外，還有甚麼法子，可如願相償？

且看他們對於兩性關係怎樣說。他們說，禁止賣淫，不僅是無產階級國家的事，資本主義國家也是禁止的，不過用意不同。資本主義國家禁止賣淫，單爲着婚姻問題罷了，他們以爲苟合有害婚姻所以說這是非禮；短期結合，男女關係自由他們都認爲不對，因爲都和婚姻制相衝突。在我們無產階級的國家，短期結合是不要緊的，自由是無傷的；是根據愛情來的呢？這是一時的衝突呢？這都不必管都不算甚麼，就祇有那種把肯司(Condom)來換得金錢，不勞而食，那就大不對了。這種因物質而起的結合，決不能平等，

有碍男女的固結，所以商品式的賣淫，和那種 (Legal wife)，在所必禁。

禁止的法子，他們以為不在法律，應當把那些遊行街市不工作的人，送到勞力分配部 (The Section of Distribution of Labour Power)，強迫工作，用不着甚麼處罰。由共產黨和婦人部，一面消極的幫助取締，一面積極的努力建設新道德，他們以為這樣辦法，庶幾可以濟事。

現在強迫勞動法，已頒布了，國家又已通告全國男女，一律努力經濟的建設，這個問題，想也會容易解決下去。

第十六章 合作社

俄羅斯的合作事業，現在異常發達，但他的歷史很短，一九〇五年纔開始萌芽，以後逐年增加。據一九一六年正月調查，各種組合數目如下。

信託合作社	16500
消費聯合社	25000
農業聯合社	6000

農業合作社	2400
牛乳 Arteria	3000
工匠	1500
家庭工業	
其他	5400

近來他們認合作社在農業工業商業方面都關係重要，已委任中央委員會，極力提倡，使他們根據新政策去發展。去年年終，又在莫斯科開了一個全俄合作社大會，到會代表一五七，代表九十三個聯合會。又據某報所載，單就亞昌格爾一省說，有消費合作社二一九，農業合作社六八，家庭工業生產團體五三四，漁人生產團一六七，——作工的有十萬多人——並且據他們說，現在已經能包括全體人民在內，則其較發達可知。

據列寧說：『從前因社會革命黨謀利用合作社，而又益之以戰事，以致合作社未能充分發展。第九次大會，更把合作社放在糧食委員會下面，這是大錯』，現在新政策實行，他們把合作社很看得重要，所以很能自由發展。

他們說，合作社這個東西，雖屬私有經濟制，然若為社會主義的組織，不僅剛剛地

祇能提高會員收入，使他們免資本者的侵害，而且能從經濟理想上攻擊資本者，彷彿像競勝的一般。他能聯合被大資本者壓制的人，從事奮鬥，若爲工人所組成，尤爲強有力的階級組織。但現在無產階級，已獲得政權了，新政策雖代興，而大產業仍舊固有，無產者當不至被人侵害，那末他的效用在那兒？我們何以還這樣的提倡他呢？因爲各種組合，能於工業生產，家庭實業，農業方面，聯絡許多小團體，甚至能包括全體人民，多少方面，農人應用之品，城市產業，不能供給，而合作社能辦到，他方又收集農人最大剩餘，供給都會和工場。家庭實業組合，一方得到他必需物品，他方又售出他所出貨物。他並且能給農人以新的機械器具，促進新式生產，這是政府所辦不到的，所以農業部常利用他訓練農人，分配機械，提倡農業大機器的效能。而最大的效用，尤其是促進電氣事業，像 (Borovich-Valkai) 一個合作社裡於四八〇村中，供給二五〇村以電氣，是其明證。

目前組合事業，非常發達，政府不僅給合作社以工場產品，使他們交換出農產品來，而租借好些工廠給他們，如 (Красно) 的合作社，有工廠三所，製造農器，肥皂，種種東西，規模很大。

各組中間貨物交換極盛。國家又幫助他們，設立銀行，以解決借款問題，促進消費合作社和生產合作社間的關係。又向農人宣傳合作社原則，設立訓練的地方，教授最新農業，和合作社業上必須的知識。

第十七章 俄羅斯之貨幣

俄羅斯之貨幣，真是空前所未聞。他們現在一律通行新紙幣，他是永遠不兌現的，價值很低廉，簡直是亘古今中外，再也找不出第二個。我初到伊爾庫次克時，市上粗黑的烟一筒，約值七八百羅布，買一二方尺的黃連紙一張，須費一千羅布；剃頭一個需羅布四萬，這還在羅布較貴的時代，現在恐怕更不止了。最近出的紙幣，每張至少在五百羅布以上，然而有許多恐怕還够不住紙張印刷費。若以中國大洋計算。每元可換羅布二十萬，而帝國時代，現羅布每枚大約值中國洋錢一元，其價值之低落，好不令人驚訝！說到這裡，或者會有人猜想他一定會是像中國紙幣一樣，因為政府窮的了不得，沒現貨交換，信用墮落，所以價格越趨越下。實則據他們說，這事在經濟上很有研究的價值，原來政府在這個問題上寫了一番很大的政策。

革命以後，政府雷厲風行的禁止用現貨，把金銀完全收回，而發出好些紙幣。一八一八年，軍事緊急，工業品又缺乏，不能向農人作正式的社會主義的物品交換，於是向農人徵收食物的時候，又發出好些紙幣。後來金銀收完了，流行的就祇有紙幣，因為不兌現的原故，紙幣價格一天天的低落，政府不但不維持，反利用這個情形，因是就成了現在這個現狀。——我們初到伊爾庫次克時，每中國大洋一元，僅換得羅布四萬，不出五六星期，竟換至「二十萬，其低落真是好快！」

這種辦法，他的作用在那兒？世界一日未完全革命成功，金銀必不至於完全失掉他的貨幣作用，若留在民間，資本家必難根本破滅。現在收爲國有，國家可以用來向世界資本主義國家收買機械，商品，並作種種事業，發展經濟，賠償他對資本者國家的損失，更進而幫助世界革命。他方發出來的紙幣，價值一天天的低落，不到多少時候，任你擁有無數百萬貫，折下來所存無幾，資本者轉瞬可以破滅，再沒有發生的機會。而當時重要事業，都是由國家經營，須要的東西都由他分配，無需多錢作用，所以錢幣雖不值價，也不算甚麼繁難。

據他們說：現在的小工廠小商業雖已開放，而交通和大規模的產業，仍爲國有，這種紙幣，將來自然而然的可以容易收回，決不會有一點兒困難。

然而就目前情形言，國家資本主義的過渡政策已實現了，離實際的共產主義愈遠，這種貨幣制度究竟應否更改，現在已成爲問題了。

第十八章 結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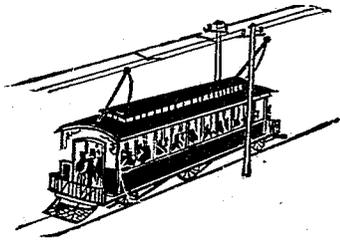
我這一篇，現在不再多說了，不過還要和讀者作幾句最後臨別的話。

現在許多人把蘇維埃俄羅斯看作苦海似的，加上好些似是而非的罪條，甚至完全沒根據，我這一篇和這些見解，不免有多少衝突之處。其實作者完全是以實寫實，並沒替蘇維埃政府吹半點牛皮。蘇維埃俄羅斯的好處，我們固然不能抹殺，就是有不滿意的地方，也用不着我們來包庇。

共產主義者的目的社會，共產主義的先哲，曾經在學理上研究起來，認爲可能的。但革命是一宗好難的事，決不是三五年所能成功的，社會革命尤甚，政治，社會，經濟，都要改造過來，遠非普通政治革命可比。俄羅斯在革命以後，內亂封鎖，重重壓迫，

種種危害，破壞之烈，簡直聞所未聞。即使在產業素來發達的國家，在這種情形下，恢復舊日繁榮，尤須多少年；而況革命以前，經濟，政治，社會情形遠在各國歷史後面，現在一躍而進於各國未來歷史上，教育又極幼稚，旁的國家，還要時時想來危害他；在最近期間，不能使人人同化於共產主義，達到共產主義理想中的幸福，政治上，社會上，經濟上，成功共產主義的主張，如共產主義的先哲所說的一個樣，乃事勢所必然，所以即使有意袒護蘇維埃俄羅斯的人，也用不着他來包攬他所沒弄好的事件，替他格外吹牛皮。我們更用不着因此懷疑，因為這都與政策本身無關，過渡時代的困難，共產主義的先哲，曾經明白說過的。至於那些獨到之處，當然不能不叫我們佩服！

一九二二，四，五，夜十時半完稿



北
京
柏
林

鮑
梨
胥

鮑君爲北京醫學專門學校教員，九年秋間赴德留學者。此篇係其抵德後所作。——記者。

這是從北京到柏林路中的旅行日記，用這二個地名來命名，示有一定的範圍。

從北京到柏林的道路，或由陸地，或由海道。由陸地的，經東三省，西比利亞，俄羅斯，與澳大利亞，而入德國。由海道的，經東海、南海、麻刺甲海峽，印度洋，紅海，蘇夷士運河，地中海，由意或法登岸，越瑞士而入德國。陸地的交通梗塞，故專記海道的。

北京

北京是我國的都城，在地理上歷史上和政治上的關係，諸位都知道了，用不着我多講。在京應辦的事，就是請護照。如去行期遠的，儘可向外交部去請，中途可少些麻煩。否則在上海辦，三五天便可，各國領事的簽字也頗迅速，不過到有幾處地方多問幾句話罷了。護照上最要的是經過國的公使或領事簽字，否則不能入境；但遇着未有駐我國領事的國，可向經過國去辦；惟英國的公使或領事的簽字，決不可少的。

上海

八月二十三日早晨，我和洪君伯容，虞君誠之，由北京動身。九時餘，到天津總站

，改乘津浦車。車內非常擁擠，連坐位都難得，津浦車的壞，真可算得極頂了。我們受了一日夜的苦，二十五早晨到上海，廣四馬路振華旅館，到三十一日纔上船。在這幾日內去看朋友和預備上船的事，怕他臨時改期，每日到天寶輪船公司去詢問，並拿來行李票數張，一種寫着『放在身邊的』字樣，一種放在貯藏室內的，這都要預先貼在行李上，並寫明床的號數。

途中所用的錢，須在上海換妥。國幣過了香港就不通行，應換的錢，因所至國不同，或英磅，或法郎，或馬克。現在且說最通用的英磅。紙磅一，值國幣五元或四元餘。金磅一，值國幣六元餘。可多換金磅而少換紙磅，每一紙磅，換仙令 (Shilling) 二十枚。仙令也有紙幣和銀幣的二種，更有二個半的，二個的，一個的，和半個的『值六辨士』，到香港便通用。法郎的價值我不知道，因為我未曾換過，馬克的現貨甚少，我們所帶的是一種滙票，每兩銀買三十個上下，比較上半年吃虧的多了。

路上所用的，如罐頭水菜，應用藥品，茶壺，茶杯，藤椅等，都須在上海備好，坐三等或四等的更不可缺一。

光陰風吹似的過去，不知不覺間便到了三十一日。這日是我們出國的第一天。早起檢點行李，會同林君椿年，江君樹聲，向三馬路外灘去。九時到海關碼頭，上小輪船。行李有脚夫來招呼，十時開船。經一刻鐘，便到虹口，上載我們到歐洲的(Inshuok)。

上船時，水手們取去船票，領我們進艙。我和洪林江三君同房，虞君則與船上遇着的那君沈君同房。入房便有船役來招待和搬行李。房頗清潔，有一人一間的，二人一間的，四人一間的。房內設備，除床外，如衣櫃，洗衣具，坐椅，鏡子，電扇，電燈，手巾，玻璃杯，無不應有盡有。床上的墊褥厚而軟，惟被甚薄，自己必須備有厚毯方可。

十二點鐘到了，我們的(Inshuok)開始走他的遠路了。過半時，到吳淞口，回望黃浦江濱，重樓疊閣，不覺無限感想縈迴腦海中。

船開了，覺無事可做，便去調查船內的情形，大略記在下面。

我們的輪船叫作(Inshuok)，係意大利的郵船，本為奧國(Triestino Lloyd)公司的客船。歐戰後，遂屬於意。載重一萬零九百噸。造於千九百十四年，航行未久，為意封置海濱。與政屬意，遂以之運客，故船的構造和設備頗新，凡舊船所未有的都設置無遺。

。現將全船分爲四部，第一部爲船首，第二部爲頭等艙，第三部爲機器房，第四部爲船尾，即二等艙。若以層數分，可分爲七八層。A層位船的最上，位置小艇，起重機，及通氣管。B層在A層下，在第二部爲頭等艙的客廳，寫字室，臥室，及無線電室；第三部的貨艙出入口；船尾爲二等艙客廳及寫字室；客室的周圍，就是甲板，可以置椅，可以往來散步。C層在B層下，距水面約丈餘，在第一部爲各種機器；第二部爲頭等艙的臥室，浴室，廁所，膳廳等，第三部爲廚房，機器房，及臥室；第四部爲二等艙的臥室，二等艙和廁所。D層更下，距水面僅數尺，在第一部爲貨艙臥室；第二部爲頭等艙，臥室，醫室，浴室，廁所等，第三部爲貨艙，機器房；第四部爲二等艙的臥室，膳廳，浴室，廁所等，而行李則在E層，離水面二三尺。下面數層未去觀察，所以不能記載。現且將船中各部分記於下。

客廳 共有二：一爲頭等艙的，在B層，面積廣大，陳設佳麗，廳後爲吸烟室，廳左爲寫字室，右爲甬道，通吸烟室，道右爲酒店。一爲二等艙的，亦在B層，位於船尾，分前後二間，面積較小，陳設較遜，前間中置鋼琴，旁爲寫字台，後間爲吸烟室，桌

椅潔淨，都固定於甲板上，室頂設電扇及電燈，入夜通室光明，如琉璃世界。

臥室 都在C層。頭等艙的在船的第二部，有百三十三個床位。床較廣，電燈較多，他如衣櫃，坐椅，洗衣具，鏡子，飲用水瓶，玻璃杯等，較三等室稍華麗，二等臥室在船尾，床位共四十餘個。房的面積較狹，設備較樸素。三等無房間，係通艙，在C層。各床椅棹等都要自備，餘更不必說了，與走上海及天津的輪船的通艙相同，不過通氣和採光稍好。最苦的每天太陽未上，水手們便來洗甲板，弄得滿地都濕，眠不安席。實在三等艙的船價和二等艙相差甚有限，而起居便有天壤之分，金錢的勢力真個可怕呵。

浴室 甚多，無論一二等設備相同，有男女的分別。室不甚廣。中置磁盆，附設冷熱水管，都用海水，室頂並設雨浴具。手巾肥皂海綿等均要自備，沐浴時間自上午六時起到下午十二時止。浴室外設洗臉盆廁所及衣鏡等。

廁所 甚多，距臥室甚近，也有男女的分別，係坐式，二壁設有粗紙盒，衣鉤，扶手棒，電鈴，電燈等。室外也有洗臉具，衣鏡，手巾等，每日有僕役來收拾，灑消毒藥水。

膳廳 面積大小有一定的。頭等艙的大，因頭等艙的客多，二等艙的較小，室中設長棹數行，上覆白布，旁設靠椅。棹椅的腳都固定在甲板上。室頂設電扇電燈。三等無膳廳。

船上的飲食 頭二等客的飲食相同，每日五次：第一次在上午六時至七時間；第二次爲早餐，在上午九時；第三次爲午餐，在下午一時；第四次在下午四時；第五次在下午七時，爲晚餐，每次先半小時鳴鑼，俾客預備，是謂預備鑼，至時再鳴鑼一次，則旅客和船上辦事員魚貫入餐室。各人位置以第一次爲準，以後，不能再換，每一坐前有刀一，叉一，盤一，杯一，手巾一，手巾用時展開，畢則疊轉，以便再用，每週更換一次，棹上公共用品，如鹽，胡椒粉，白糖，牛油，蒸溜水，醋，醬油，鹹菜，芥糊等，旅客均要力加保守清潔。同座有阿刺伯人，每次取鹽以匙入口，爲同伴所深惡。蒸溜水可隨意飲，如用飲汽水或酒類，可叫廚子取來，但須納費。至於每次的菜雖不能定，而菜數不變，第一次爲茶，或咖啡，麵包，牛油，早餐爲茶，或咖啡，菜二種，水菓等等，午餐菜三種，未爲牛酪，水菓，咖啡。第四次與第一次同。晚餐湯一菜二，點心「布丁」或

冰其林」一，末爲水菓，咖啡等，每次的麵包隨意吃完再添。當晚餐時。頭等客必須穿禮服「法國船和意國船稍寬」二等客可隨意，甚至有穿便鞋，著浴衣，而入膳廳的，有不帶領的，有不結領帶的，有不穿絲的，隨便得很。

甲板上的生活 甲板在B層，距水面高數丈，空氣清潔，每日除眠食外，可終日在此讀書，談笑，散步，小睡，遠眺，都適宜，大浪時更須在此呼吸新鮮空氣，以防嘔吐。在風浪平靜時，有纜歌長舞以取樂的。所以甲板上的生活，爲旅客最緊要的，最有趣的生活，坐椅須自備，如不及購置，可向船役租用，自上海至意大利，每椅租五仙令「合國幣一元餘」。椅背寫床位的號碼爲標記。

洗衣 污穢的衣服可交船役拿去洗，如船上有洗衣的，更便，價稍貴，布襯衫每件八辨士「十二辨士爲一仙令」，汗衫褲每件六辨士，領每條五辨士，布褲每件一仙令二辨士，稍貴不會到三先令，綢的，法蘭絨的，羊毛的，價加倍，船上沒有洗的，未到埠時，先交船役拿去，手巾等類儘可自洗。

理髮 船上設有理髮室，陳設一如理髮鋪，價三乃至五仙令。

水類 船上用的水有二種，一爲用水，如浴水，係海水，有冷熱二種，洗臉水用淡水，每次船到埠均由岸上送來。一爲飲水，均淡水也，有冷熱二種，冷水爲蒸餾水，每室都有，『盛以玻璃瓶，用完可再取』膳時用以代酒類，熱水係開水，須自備暖水壺方可。

貯藏室 在第四層，凡旅客不常用的行李，都可交船役放入。惟於行李票上要寫有 *Not Wanted on Voyage* 的字樣，此室每日下午四時開。

災患 爲防災患，所以有小艇，救生圈，浮水帶，救火機等的設備。救生圈用軟木製，懸欄杆上；小艇共十四隻，在 A 層甲板；浮水帶裝置甚巧，平時褶疊作枕，外蒙白布，不留心每不注意，如遇不幸時，除去白布，便現出棕色的救生帶來，其形長方，中間連開有圓孔的方布，帶的四周附有細繩，若將圓孔套在頸上，則帶的二端，下端至胸背部，將繩紮緊，即身落水中亦可苟延頃刻；救火機多掛於通行的地方，並標出特別記號，惹人注意，且說明他的用處，俾人人能應用。

船內衛生的設備 說船內的衛生另有專書，我所講的是依觀察的結果胡亂寫了出來

的。

(甲)換氣 船艙的高下不同，換氣法便有區別，分天然的和人工的二種。

天然的換氣 在艙壁或甲板上開小窗，使氣體易於出入，但船的下層艙壁不能開小窗。縱能開窗亦只備採光用，故換氣不充分，所以用人工的換氣法去補助。

人工的換氣 這是用種種器械使艙內的空氣不致污穢，其法甚多。

(一)導入法 用帆布製成金屬製的導風管，全屬製的形如圓筒，上端開口於甲板，作喇叭狀，應風的方向，能向四周轉動。下端深入下層船艙。帆布製的，則縫疊如張翅狀，懸於高處，下端密接於金屬製圓筒上。

此外更有電氣換氣機 為換氣中最完全不過的。設於室頂一側，為長方形的小箱，中通電氣，到一定時便嗚嗚作響，滿室生風。我初上船時，夜間將窗門關閉，不知風從何來。後加考察，始知從電氣換氣機來。每夜九時發電，翌晨六時止電，當風浪甚大，窗戶緊閉時，亦無窒塞之患矣。

(二)排氣法 目的將艙內的污濁空氣及有害氣體排泄於外。

(1)人工排氣法 裝設如導風管，防雨水或海水的侵入，上端不作漏斗狀，而為種種狀態。

(2)自然排氣法 因成績不良，便不說他了。

(乙)探光 也分為天然和人工的二種。

(一)天然的探光法 專指艙內說，每室均有小圓窗或天窗，恐光線射入不充分，室壁塗成白色。但在下層，天然的探光法簡單的不能行，所以用人工的探光法。

(二)人工的探光法 因天然的光線不能應用，使用此法。但發光體種類甚多，因其多有污穢空氣，和易發火災之弊，故專用電燈。在下層艙內，終日光明，否則便暗如黑夜了。

其他為防濕氣，於室頂多作成粗糙，艙壁用木製。

船病 我所說的船病，不是指在船內發生，而岸上不發生的，是指在船上易於發生的疾病。如飲食物不新鮮易生瀉瘡，菜蔬陳腐易生壞血病，運動不足易發便秘，經過熱帶時天氣太熱易發日射病，和熱帶中風浪不寧，船身動蕩，易發船暈，光線刺戟太強，

，易發結膜炎『如印度洋及紅海等處，光線甚強，宜戴茶色眼鏡』。因視力強使用，易頭痛，因氣候劇變，易感冒『印度洋的氣候變化不定，稍不留心使感冒』。在多血質的婦人，因船內生活不同，和震動而發月經異常。以上各病，不是人人都會發的，惟船暈一項，初次航海的或久未航海的，幾無不發現。且就着他的原因和預防法說說。

船暈 凡新航海的，百分之九十九患船暈。因其經過，可分為數期。初期患者忽沈靜而不言語，前額疼痛顏面蒼白，冷汗，上腹部有說不出的不快感。到第二期，初則流涎，繼乃嘔吐，吐多則胃內容完全吐出，甚則吐白色粘稠液和胆汁，或乾嘔，口唇發紫，眼珠充血，心神不安，若到恢復期，漸就平復。

怎樣會船暈 各家所說不一，有說船身動搖身體及各部失其平衡的。『船的動搖可分三種：一為上下的縱搖；二為左右的橫搖；三為縱橫動搖。以縱搖為易發』。有說船身動搖，內耳的半規管和淋巴受刺戟而起。有說因船身動搖腦動脈收縮，惹起腦貧血而發惡心和嘔吐。有說船暈為器械的刺戟，由於一時性的內臟轉位。有說身體突然移動，發生平衡障礙，神經系統分子震動或發揚。上列諸說，言俱成理，現且不去分別他就是

孰非，說一點預防法罷。

船量怎樣預防 預防法甚多，比較有效的，於航海前數日，用緩下劑和臭素劑。法即前二三日服鹽類劑，後二日服臭素劑，上船後注意飲食和便通，臥室選船的中部。但適當選擇頗難，且因航路而異。如向歐洲的，夏季應擇船左側，因夏季太陽在北回歸線，光線的刺戟較少。但印度洋的風向，在五月至十月多西南風。遇有大浪，則窗有閉室之虞。再臥室位置有內外二列，外列窗向海，內列居中，通氣不便。外列的臥室通氣雖良，當停泊時，貨物上下和添煤，便不能開。故房的選擇，看船而異，勿使廁所，廚房，發著室，貨艙內的臭氣逸入。常住甲板上若怕眼暈眩，可閉眼或戴有色眼鏡。若上船時日急促，不能預先服藥，可購藥劑，但藥劑甚多，攜帶不便，不若買錠劑，如上海科發藥房所售的船暈錠，惜未試驗，不知他的效果究竟如何。又遇風浪時，食後勿飲咖啡，可免嘔吐。總之。凡船量的，不過初上船的幾天覺得難受，以後便習慣了，遇着山大的浪，也不算什麼了。

檢疫 防傳染病的傳播，對於輪船和火車，就須檢疫，輪船的檢疫，於未入港時，

船醫檢驗船中有無傳染病，並調查旅客的衛生狀況，檢畢作報告書等。駐港的檢疫醫，上船將報告書給他，若無傳染病，則檢疫醫給無疫證書，船醫便命水手將入港時掛在桅上的Q字旗(Quarantine)「檢疫」即黃旗除去「檢疫醫所乘的船亦掛黃旗」，表明旅客可以上岸。若有傳染病，黃旗高揭桅尖，禁止旅客登岸，並將患者送去隔離病院。岸上有傳染病時亦限止旅客上岸。所謂傳染病是那幾宗呢？即鼠疫，虎疫，黃熱病，爲最重；次之爲痘瘡，猩紅熱，發疹傷寒，赤痢傷寒，等。其他有所謂健康證明書(Bill of Health)，於未出國時先到我們要去的國的領事館，經醫生檢驗康健的，許其上船，否則即被禁止。這種手續，到歐洲不甚重要，到美國的檢查頗煩，如患虎眼(Typhoid)簡直的不能去。

船內的寄生物對於旅客的危險 寄生船內的動物，如鼠，龜馬，蠅，蚊，臭蟲，蚤等等。我們船上的鼠和龜馬，比什麼都發達。到了晚上，便大搖大擺的出來，幸無傳染病發生，否則就危險啦。因爲他們是轉運病毒最好的媒介體，如鼠爲傳播鼠疫最好不過的動物。龜馬爲人類寄生蟲的中間宿主，且有關係於腳氣壞血病及阿米巴性赤痢等症。臭

蟲爲癱腦脊髓膜炎，癩病，鼠疫，皮膚病，回歸熱，結核，發疹，傷寒等病的間接傳染物，蠅爲虎疫，傷寒，赤痢等的媒介體。蚊爲黃熱病和瘧疾的媒介體。蚤亦爲傳播鼠疫的媒介體。看他們的軀幹何等細小，食物和巢穴何等簡便，似乎與人無關，但其害實甚於洪水猛獸。

船上的鐘聲 每半小時打一次，其數與時數的關係如下：

〇時半	四時半	八時半	一下；
一時	五時	九時	二下；
一時半	五時半	九時半	三下；
二時	六時	十時	四下；
二時半	六時半	十時半	五下；
三時	七時	十一時	六下；
三時半	七時半	十一時半	七下；
四時	八時	十二時	八下；

九月一日 今日浪甚大，坐立便覺眩暈，勉強下床，盥洗畢，仍轉臥。九時餘，勉強上甲板，十時後，浪更大，船身前後動搖，如劣馬一般。下午六時，風浪稍靜。飯畢，坐甲板上，雖眩暈，幸未嘔吐。

二日 風平浪靜，較昨日大不同，起居飲食如常，甲板上便覺熱鬧許多，不似昨日的沈靜。

三日 海水更平，天氣漸熱，下午六時半到香港，先停港外，檢疫醫證明無疫，遂入港，並有警官上船驗護照，而我國人免驗，驗畢的不早，不能上岸，只得倚欄遠望，滿山燈火輝煌，如星辰舒彩一般，兀自不歇的閃動。

四日 早餐畢，與洪虞林耿諸君賃舢板上岸，每人船費香港洋二毛。遂至永安公司購物，及郵局寄信（距永安公司約半里餘）。下午一時回船，五時半開，剛起棧見潛水艇三艘，聽說從上海開來，現在沒有戰爭了，這種不祥之物居然運到遠東來。還是給人家廣廣見識呢，還是有別的用意呢，使人莫解，出港時，兩岸青山，峯巒壁立，曲徑紆迴，形勢險要，山頂築砲台，直指港口。這宗布置能不使人與無限的感嘆嗎？

香港

香港(Hong Kong)爲廣東省南方的小島，長十五基羅米達，闊七十八基羅米達，與九龍半島遙遙相對。本爲我國土地，於道光二十二年讓與英國。初爲一荒島，開闢經營，遂成巨埠，地勢背山面海。街市和房屋，依山而築，密如蜂巢。道途修潔，廣不及上海的大馬路，房屋多四五層，這因土地的限止，勢不得不然，交通便利。水有輪船，汽船，帆船，舢板，陸有摩托車，電車，馬車，人力車，電車有二種，一單層，一雙層，人力車亦二種，一爲橡皮輪，數少，一爲木輪，數多。居民盡我國人，西人甚少。貨幣用香港洋，每一紙磅換四元六角。一毛以上，都是紙幣。五仙的銀幣，形圓而小，一仙的有銅幣。國幣在此亦通用。郵局距碼頭甚近，另用香港郵票信，每封郵費四仙，明信片二仙。

九龍半島，在香港之北，相距甚近，設有輪渡，以便往來。我雖未上岸，在甲板上能望見大車站即在海濱，帆檣林立，屋宇如鱗，他的交通和商務可以想見了。

五日 早晨浪大，九時後漸小。風從西南來，自昨日至今午行一百八十海里，在北

緯十九度二十三分，東經一百十三度四十三分。

六日 風平浪靜，天氣甚熱，人多在甲板上談笑，或看書，有西人某，坐在我們的傍邊，疲睡亂睡，不問清潔與否，公衆衛生的觀念實在太薄弱了，倘爲我國人，恐怕他們又要從傍非笑了，由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六十里，在北緯十五度五十一分，東經一百一十一度七分。

七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里，在北緯十二度二十九分，東經百一十一度十二分。風平浪靜，如履平地，甲板上幾乎人滿。

八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五里，在北緯九度八分，東經百〇九度四十八分，海面如昨日，夜間旅客在甲板上跳舞，看牠們的體態，就可以知道他們的性情，不知不覺間露出醜態，其中有一丘八爺，醜態畢露，一望而知其非善類，言語粗暴，舉止輕佻，令人生厭，他自己可是非常的高興。唉！丘八的出醜，中外都是一樣的。

九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五十五里，在北緯五度四十四分，東經百〇七度十三分。海面平靜如鏡。如行西子湖中，上午作數函，預備到新加坡時寄給朋友的。

西洋婦女的裝飾，有可取的，有不可取的，他們的衣服，胸部寬大，不似我國婦女，競尙束胸。束胸害及呼吸器和血行器的甚大。這種惡習，不知何日纔能解放呢，西婦善束腰，其害甚於纏足。他們雖亦知弊，但爲美觀的緣故，便不惜犧牲身體，可以說得以身殉美觀了！且喜着高腫的鞋，近來更喜着腫高頭狼尖橫徑狹的鞋，走路時如我國的纏足婦女一般。爲美觀的緣故，也不問他束縛與否，西人慣於評論他人，而自己的害處，毫不能改，反日加甚，不亦可笑？面塗粉，唇抹朱，本婦人的惡習，不意西婦更甚，自朝至夕，除眠食外，盡是裝飾，這宗人的目的也可以知道了，這宗惡習慣和裝飾，還望女同胞們設法防止，若成習俗，便不可救藥。

十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五十三里，在北緯二度十二分，東經百〇四度五十三分，海面較昨日尤靜，下午九時到新加坡，停泊港外。

十一日 經檢疫醫檢驗無疫，遂入港，停泊碼頭。先我們的船而停泊此地的甚多，大半爲貨船，日本船尤多，聽說日本船停泊時日不定，而他國的船舶不得過五日，不知真否，江君因患病，船上醫治不便，由其友黃君的介紹，下船入醫院去，船票由船主給。

證書，準下次乘(T. Marino Lloyd)公司赴意。證書有限期間一年，對於航行毫無阻碍。江岩客中患病，倍覺淒涼，而吾輩中途缺一良伴，亦頗悵悵。上午護照驗畢，遂與洪巖林耿邢沈諸君上岸，警察在梯上要我們的護照，見已簽字，聽我們上岸。先到大馬街先施公司，商務印書館，及中華書局等處購物，繼至土庫街郵局寄信，土庫街離大馬街約二里，再至植物園遊覽，未及一匝，時已不早，遂赴張君之約，至中華飯館夜膳，夜至牛車水理髮，剪髮不洗頭四毛，洗頭加二毛，牛車水在大馬路附近，妓館酒館甚多，夜十一時返船。

十二日 天氣甚熱，下午三時開船，海面平靜無浪，同人夜集甲板上，談昨日新埠的所見。新埠風俗最可注意者，就是妓館門口懸燈結綵。鑼鼓喧天，香燭滿地，頗以爲怪，及詢他人，始知昨日是陰歷七月三十日。

新加坡 (Singapore)

新加坡本柔佛國地，清嘉慶間爲英所據，位馬來半島的南端，地勢南北長而東西狹，在赤道北一度二十分，距香港約一千四百四十里，往東歐亞的船，必停泊於此，故

商務頗盛。街道廣而整齊，道傍有深溝，爲下水（此地雨量甚多）及除污穢之用。每街必設埃及桶數個，滿則由汽車來運。商業最盛的街市，爲大馬路及土庫街。輪船碼頭則在丹戎柏街，距大馬路約三三三里，居民甚雜，別爲土着西人及我國人。土着即馬來種，皮色黧黑，軀幹中等，頭額頗似西人，眶間鼻根，知識淺陋，蠢如鹿家，男女皆蓄髮，赤足或穿木屐，不穿褲，而腰圍有彩色的短裙，終年戴帽或纏布。在上流社會亦着衣服，其式如學生的制服，襯衣特長，不納褲內。穿木屐或穿皮鞋，但不穿絲，若穿白色鞋時，露出外面的皮色，益發色黑，黠觀之如穿黑絲絲似的，女子束髮爲髻，喜戴花。衣如我國婦女的外套（清代婦女外套）。裙較長，彩色較艷，亦赤足，間穿木屐。手足都戴鐲，因貧富而異其質。右鼻翼或二側穿一金環或銀環，上嵌寶石，以爲美觀。耳環大且多。喜塗脂粉，因塗布不勻，黑色愈形顯出，彷彿如戲劇中張翼德的花臉。尤喜香料，久聞令人欲嘔。負物皆以頂戴。飲食用手捧而無匙箸。房屋小陋，或結廬於水上。

我國僑民甚衆，因氣候不同而生活亦稍異。衣服樸素，勤勉而耐勞。婦女衣飾尙作數十年前的裝式，雖亦有時髦的。但甚少。男子亦多喜跣足。僑民中以福建人爲多。次爲

廣東，言語因省而異，然多通英語，通英語而不能說本國話的，亦頗不少。物產以樹膠，錫，咖啡，香料，檳榔，甘蜜，胡椒，椰子爲最多。交通甚便，水有輪船小汽船，帆船，舢板，陸有火車，電車，摩托車，馬車，人力車，牛車。人力車較大於別處，每乘可坐二人。馬車寬敞，可容四人，每小時新加坡洋四元。電車如香港，僅有單層的。摩托車有私人的和公共的二種。私人的清潔，公共的寬大。嘗見農夫和工人坐在車內，車外則懸他們的用具，這種現象，在國內看不到，貨幣與他處不同，一毛以上皆用紙幣，五仙銀質形圓而小，一仙銅質形方，舊式的形圓而小。外國貨幣亦通行，以美磅爲最便，每一紙磅換新加坡洋八元九毛，新洋每元約合國幣半元上下。

公園在市的盡處，離碼頭約四英里，面積甚大，中多植物園。我們去遊時，沿途盡是綠色的樹林。道路修潔；房屋整齊。車行數里，疑身已在園中，及詢車夫，知距園尚遠。林盡即園。入者無須購票；如坐摩托車，不必下車，植物多熱帶產，爲溫帶所未見。長者數十丈。租者數十圓，或猩紅如血，或滴翠如苔，清氣撲人。芬芳觸鼻，終歲長青，無枯死凋零之患。惜時已晏，不及偏觀大好名園，只得待諸他日，匆匆乘車返，經

陳列所，因時已不早，不能飽我眼福。良爲所惜。

消遣處甚多，如電影戲廳新班等，而妓館則在牛車水一帶，報紙有英文及漢文二類，各有四種，漢文的如總滙新報，新國民日報，叻報，和震華報，均華僑創設，每份售新加坡洋一毛。學校，有華僑設立的小學校十餘所，中學校及女子師範各一所。尚有演講所一，每禮拜六晚演講，新埠之大，不及一縣，設立之學校竟若是之多，回顧國內，經費困難，勢頗岌岌。觀新埠能不愧死？

其他有華民政務司和中華商務會。中華商務會在 Hill Street

總之，新加坡一埠，華僑勢力甚大，試入其市，所遇者盡國人。土人不過供奔走之用，假無英國旗幟高懸，幾疑爲吾國屬地。

十三日 晴，風微。舟平，左右皆岸。

十四日 上午七時到檳榔嶼，先泊港外。檢疫入港。九時到頭等客廳驗護照，因停泊時間太短。未會上岸，只得在甲板上遠望，下午二時半開船向正西行。

檳榔嶼在北緯五度二十四分，東經百度二十一分，位馬來半島西岸，與新加坡同隸

於英。距新加坡約四百里。地勢背山臨海。風景與香港略同。而商務則不及香港。故船往來的停泊時間甚短。居民多馬來種。男子有東髻而加梳於其上者。後面宛如婦女。翻身則鬚眉如戟，儼然丈夫也。

十五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十九里，在北緯五度五十三分，東經九十六度四十二分，早晨遇雨，稍有風浪，蓋已入印度洋矣。

十六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六十里，在北緯五度四十一分，東經九十二度四十分，今日風浪頗大，船身簸蕩，坐甲板上，看文鱈魚千百成羣，衝出水面，飛數尺再入水，旋又飛出，如是者數次，則在數丈外矣。二等旅客多不整齊，中有夫婦，常作醜態者，尤爲可憎。

十七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二里。在北緯五度四十六分，東經八十八度三十六分。風從西南來，浪甚大。旅客中有阿刺伯人家屬，裝飾奇異。男子赤足圍短裙，雖着西服，而用領及領帶，襯衣不納於裙內，終年戴帽。婦人以巾蒙首，防他人窺視，滿面塗白粉，如新自粉袋中出，腳戴金鐲，污不穿袜，喜香粉，近人則香火交迫。而見

人則笑臉相迎，自謂盡禮，而人輒避去，他人偶用其物，返則嗅以鼻以爲敬，終日寤居房中，飲食不入飯堂，叫船役送入，怕叫喚不靈，常以食物或烟捲贈船役，船役利其物，亦樂爲之用，金錢魔力，可謂大矣。

十八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三十七里，在北緯五度四十六分東經八十四度三十五分。風浪更大，幸已習慣，毫不覺苦。下午與阿刺伯人談話，知其到亞丁，他們的文字橫寫，而自右始，頗簡便，八時餘，有船名Karinata Amsterdam自西來，與吾舟相距甚近，於蒼茫大海中遇之，不啻如良朋，旅客多揚手巾爲禮。

十九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里。在北緯五度三十八分，東經八十一度二十分，風浪稍小。午後見海山隱約，露出水平綫上，知已近陸，夜見燈火如星，忽明忽滅，蓋自燈塔射出。

二十日 上午五時到哥倫布，我們從夢中驚醒，急披衣到甲板上，看哥倫布到底是怎樣的，但夜色蒼茫，只見一堤燈火，因天氣太涼，進艙盥洗。七時，到頭等客廳驗照，無英公使或領事的簽字。不許上岸。早餐後。與洪虞林耿諸君乘舢板登岸。每人給

一先令，他們就快樂不得了，上岸後，覓引導人，至郵局寄信，繼賃摩托車，周遊街市。十二時餘歸船。下午八時，開出堤，便覺船身動搖。船停泊時。復有小販上船買賣，與香港新加坡檳榔嶼不同，要購物件必須上岸。

哥命布 (Golombo)

哥命布是錫蘭島西岸的大埠，在北緯六度五十五分。東經七十九度五十一分，距檳榔嶼約一千二百八十七里。初屬葡萄牙，繼屬荷蘭，清嘉慶初則隸英，其隸英的歷史，請看謙本圖的地理讀本。地勢平坦，無山，防海水衝擊，遂於海中築長堤，長里許，中斷，便船舶出入。輪船到埠，艙舟港中，依泊船位置，有一定次序，從堤向岸，分爲三列，每列可停數艘。先我們停泊的，已十餘艘，有兵船，貨船，客船等。欲上岸須雇小船，自船至碼頭，行十分乃至二十分鐘。碼頭建築頗好，有上下二層，下層三面臨水，各設埠頭數處。以便上下。上層如樓，後面通街，在出口的右側，有廁所和布告牌，上寫輪船的名稱和出入的時日，左側有兌換處。居民甚雜，有印度人，馬來人，阿刺伯人，及西人，以印度人爲最多，皮色黑，軀幹中等，與上海所見的紅頭巡捕不同，服裝或

如馬來人，街市寬廣，較新加坡清潔，兩旁商舖皆西式。交通便利，有火車，電車，馬車，摩托車，牛車，人力車，電車單層，馬車少，摩托車每小時費十羅比，上岸時車夫們便來招呼，如欲遊覽，可覓引導人，其袖領皆綠色，並出執照為證，每小時二先令。貨幣通用羅比，每一紙幣換十一枚，一羅比以上均紙幣，半羅比銀質形圓，大如我國一仙銅幣。每羅比換小洋十枚，每一小洋換十仙，五仙銀質，形方。郵局離碼頭甚近，信每封一毛五仙，明信片六仙，出產甚富，如咖啡，椰子油，象牙，雕刻，紅寶石，黃玉，紫玉，綠玉，和茶葉等，水菓尤多，如椰子，香蕉，菠蘿，橙子，西皮等，價廉物美，旅行到此，不可不買，自此以西，便沒有好水菓了。

我們未上岸時，聽說哥倫布的風景，很近有坎第，中有開南來寺，藏如來真身，上岸後急欲一往，及詢引導人，始知該山距市數十哩，非一日不能往返，只得雇摩托車周遊全市，以消遊興，車行半時，到臥佛寺，面積雖狹而清潔，入寺須脫鞋，室作回字形。外層的四壁繪油畫，述如來的一生歷史，內室有佛一尊，長數丈，橫臥榻上，作睡眠狀。旁各有佛一尊，右坐左立，大如沙門。外塑金甲力士二，右手執劍，而左手按腳，

狀頗凶狂。內室外皆塑羅漢，或坐或立，作祈禱狀。遊畢，寺僧告訴我們，這寺爲印人 Dickpander 及其子婿所建，故畫其像於壁，以誌不忘。我們將出，適遇建此寺者之弟，由住持介紹，與之握手，人頗和藹可親，惟誤認我們爲日本人耳，出寺後，小兒爭乞銅幣，投以錢，則羣起爭奪，他們的生活也可憐呵，車行半時，所經街市多僻靜，房屋矮小，屋間隙處則植椰子，高數丈，橫枝上蔽烈日爲陰市，尋見海，下車隨土人至海濱，看洪濤怒浪，迎面奔來，遇石則聲如洪鐘，浪花四散，誠壯觀也。復購樹上的椰子食之，含汗甚富，盡五人量。始覺其所有，汁盡食肉，味香冽可口，假我久居此處，便日日將當作飲料了，遊畢回船，道經維多利亞公園，面積內容均不及新加坡，惟門外草地上用紫花栽成 Victoria Park 二字，較爲有趣，抵船時已正午。

遊畢了哥侖布，生出一宗感想，(一)此地的居民。有一種生氣，與新加坡人的氣象大異。我敢料他們的前途比馬來人有希望。(二)旅居此地的我國人，幾如鳳毛麟角，繞市一周，遇着一個賣紙花的，謀衣食於萬里之外，其耐苦耐勞的精神，實可欽敬。(三)全市都用英語，我國文字，只在碼頭兌換所，有金銀兌換處五個字，我國人的力量至此

似絕。

二十一日 從昨夜開船至今午，走一百四十七哩，在北緯七度十九分，東經七十七度二十三分，船身稍動，夜坐甲板上，看月落。

二十二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三十七里，在北緯十一度，東經七十三度七十一分，早起看日出。因雲間光線返照，海水呈紅色，如在紅海，恐怕又認牠爲紅海的原因了。十一時遇雨，雲蔽天空，海水如墨。

二十三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三十二里，在北緯八度四十九分，東經六十九度四十一分。海水深藍色，空氣中含水分甚大。甲板坐椅均濕，箱篋皆潮。

二十四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四十里，在北緯九度二十七分，東經六十五度四十分。風從西南來，天氣爽快，惜太潮濕，日光甚強，刺戟眼球頗烈，惜未帶有色的眼鏡。

二十五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四十一里，在北緯十度四分，東經六十一度三十五分，風浪稍大，夜間月色，分外光明，蓋已近中秋節了，同人議明日過中秋，十時歸

寢，夢中被鼠驚醒，起視已逸。滅燈伏床側，俟其再至，移時復來，急掩以巾，遂被捉，納以小盒，投諸大海。洪林二君皆驚起，於是就起一個名字；叫作印度洋捕鼠，及我們再眠，鼠又結隊來，惜時已晏，任他東聘西馳，翻箱倒篋，且作睡鄉遊去。

二十六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四十二里，在北緯十度五十分，東經五十七度三十四分。風浪大，船身動蕩甚烈。同伴均沈靜而不言語，只見大浪如山，擊船作巨響。昨夜商議今天過中秋，也作罷論。到了晚上，看月色，餐海風，也算過了，同房有阿刺伯人，從哥命布上船，到亞丁去的。臭氣迫人，唾涕滿地，早起不洗面，食畢用胰子洗齒，可厭得很。

二十七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一里，在北緯十一度五十分，東經四十五度。風浪稍平，至正午又漸大。下午忽見海鳥甚多，飛翔水面，知近陸地。繼見海鳥，頗高，遠望爲方形，若以經度衡之，約在東經五十二三度間。

二十八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四十五里，在北緯十二度二十分，東經四十九度四十六分。今日風浪忽然平靜，天水如鏡，舟平如砥，遠望大魚跳躍，海鳥廻翔於上，

洵可樂也，下午有舟自亞丁來，離我們甚近，一見竟如久別的良朋。六時，太陽西下，皎月東升，東西遙對，光影各殊，映水成章，非常奇麗，可惜我不是畫師，將他描模出來，可惜我不是詩人，將他寫了出來。這種奇觀的景緻，只得印在我的腦中，不能作成畫，贈給我的朋友，徒然辜負奈何。每日沐浴，多在早晨，今早離床稍遲，便趕不及了，只得移到晚上，忽見浴水中放出豆大的光彩，由一種小虫發出。虫大如蝨。卵體，圓，色白，略透明，頭及背部略作紅色，不放光時與水色同，光彩如螢光而較強，遇熱水或放水過急，光便滅，惜無顯微鏡，去仔細觀察。

二十九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五十里，在北緯十二度四十分，東經四十五度三十五分，風微浪靜，天氣忽熱，單衣手扇，尚不能耐。上午見海山隱約，露出海面，知將到亞丁。午飯後，離山更近，窺以遠鏡，山石峻削，作赭赤色，蓋火山石也。船拐彎後，亞丁在望，先停港外，檢疫畢，入港，三時半下旋，四時上岸寄信，六時回船，夜十時起旋，上岸時不驗護照。小船費每人一先令。販賣的頗多，用舢板，不準上船。港內有沈舟一，已失其首，蓋遇險沈沒，再撈起來的。

亞丁 (Apennin)

亞丁在阿剌伯半島的西南隅，一八三八年爲英所佔，在北緯十二度五十二分，距哥倫布約二千〇九十四里。地勢背山面海，扼紅海之口，山勢巖峻，不生草木。英人復築砲台於山頂，以爲防守。山麓即市，商務蕭條，英人得之，經營不遺餘力。街道廣而不潔，稍遇微風，則塵沙臭氣，交迫而來，市政不良，莫此爲甚，商店少，房屋矮陋，肆中陳列多歐貨，而招牌上則大書特書爲中國貨及日本貨。客經門前則伸手邀客，顧不問其人之欲購與否也。

物產僅咖啡，烟草，及駝鳥羽而已，居民爲阿剌伯種及非洲人，阿剌伯人顏色黧幹似我國人，而多鬚髯，婦女以巾蒙首，赤足，穿鼻。非洲人皮色如墨，視馬來人尤甚，而齒白如貝，男子首纏以巾，長尺餘，垂頸後，以爲美俗，奉回教。交通陸有摩托車，馬車，駝車。駝皆單峯，視雙爲小。馬頗強勁，所謂阿剌伯馬是也。水有輪船小汽船舢板帆船，帆作三角形，與他處異。貨幣用羅比，每一紙磅換十二枚，一羅比換阿奈 *Annas* 十六枚一阿奈換四仙。羅比有紙幣和銀幣二種，銀幣形圓。大如半元的國幣，呵奈銀質

，俾銅質，形圓，英幣亦通行。郵局在碼頭左側，距埠約數百步，信每封二個半阿奈，明信片每張一阿奈。下午五時後，則停止售票。

三十日 天氣甚熱，如盛夏，靜坐揮扇，汗尚不止，上午經哭海頭 (Sa Behmanah) 或 (Das Tar bar Trane) (淚門) 二岸高山，遙遙相對，海面甚狹，英人築砲台於此，遣兵戍守，過此入紅海，二岸山峯，漸行漸遠。下午見荒島甚多，越海而北，遠望如橋梁，時見海鳥成羣，盤旋水上，蓋俟魚之躍出而獵取之，或隨舟而進，下視耽耽，投以麵包，則急下獵取，倦無所得，鼻水休息。入夜天氣尤熱，改穿中國服，頓覺爽快，不似從前束縛，因想我國衣服，若加改良，未始不為世界上最合式的衣服，西服雖稱整齊，但戴領結，帶領，穿皮鞋，費時甚多，熱帶人種的衣服，又失之太簡，而中國服繁簡皆當，對於衛生及美觀，均頗適合。當我離北京時，毛君子震對於我國衣服頗有改良的主張，未知現在已發表否。

十月一日 昨夜天氣甚熱，入室如進火坑，終夜未眠，不待東方發白，便上甲版納涼，橫陳側臥，幾無隙地，蓋昨夜均露宿於此，俟覓得一坐位，少坐，忽憶某旅行記有

紅海看日出，景緻頗佳的記事。我遂乘着此時，照例看他一次，當太陽未出時，雲色青黑，漸變爲黃，再變爲赤，及日上升，滿天雲彩，盡作紅色，返照水面，浮光躍金，風吹波動，金蛇萬道，蜿蜒俱進。這種奇麗景緻，決非筆墨所能形容。日出後天氣更熱，海風如火，熱氣如蒸，回憶經過新加坡時，尙沒有這樣的熱。

上午船向西行，兩岸沙地漸入視界，下午船離陸地漸近，舟右則山巒壁立，高插雲天，舟左則海天相接，水色紅綠，綠者如翠，紅者如血，紅綠相間，分外美麗。三時到麻沙哇 (Masawa) 因停泊時短，未會上岸。

(Masawa) 爲非洲北岸 (Ethiopia) 的商埠，屬於意大利，在北緯十五度三十七分，東經三十九度二十七分，距亞丁約四百里，背山臨水，山高峻，連亘數十里，不生草木，市面蕭條，以其關於軍事，遂不得不重視之。凡意國的郵船經行紅海，於此必暫停。居民爲非洲黑人，皮黑齒白，衣服如阿刺伯人而長，外加背心。交通利器，有鐵道，摩托車，駱駝，輪船，帆船等。言語用意大利語，貨幣亦然，通用里兒 (Lira)。一里兒合我國銅元七枚，英磅亦通行。船停後，便有土人以烟捲獸皮上船求售，乞丐則自岸泅

水而來，傍船乞食，不得食則不去。下午六時開船，出港未遠，即停泊，鳴笛甚急，繼見小舟三四，自遠而來，及詢船中執事，始知有二黑人未納費，乃令其上岸，客去船亦開，入夜在船尾看水路，水波如燐光，間作淡赤色，爲從前所未見者，俟見麻沙哇附近海面皆放螢光，船所經之路，光尤明亮，不知何故，或謂月光反照，然此時月未上，或謂船中燈光的反照，亦不成理，思焉久之，竟不得其故。

二日 從昨日至今午行一百七十五里，在東經三十九度十五分北緯十八度二十七分。天氣奇熱，汗出如濛，皮脂和他種分泌排泄頗盛，一日洗面近十次，尙不潔，若隔三時不洗，便如戲劇中的油臉，蓋因海上空氣及太陽光異於陸地，而影響於新陳代謝所致。下午益悶，蓋氣溫既高，氣壓尤大，體內水分不能充分排出之故。以前造船學未進步時，航行紅海中，易發日射病，及熱卒中，近來斯學進步，死者不常見矣，甲板欄杆，潮濕如遇雨，皮膚與衣服接觸處發汗疹，入夜作奇癢。

紅海 (Red sea, Rot see)

舟離亞丁，經哭海頭而入紅海，紅海界在阿刺伯及非洲之間，南由亞丁通印度洋，

北由蘇夷士運河通地中海，交通上的價值可謂大矣，至紅海之得名，其說甚衆，要皆推測之辭，不足深信，今收其說，述之如下。有謂因(Plato)之戰流血甚多，海水染成紅色，故名紅海；或謂因兩岸赤熱的沙漠的返照，海水呈赤色；或謂因太陽光的照耀所致；或謂紅海之紅，實由紅色藻類盛生於此處，此說似較近，因紅海之水仍藍色，間有色如血水者，但其區域甚狹，繼續而不連亘，若關於沙漠，不應若是之散漫，關於日光照耀，則印度之水亦嘗爲紅色，何獨取於此乎。

經紅海者無不苦熱，冬日溫度常超過攝氏二十六度，夏日更甚，即空氣的溫度亦甚高，但紅海離赤道遠，不似檳榔嶼新加坡之近赤道，而氣溫幾與之等何也，蓋界於阿刺伯及非洲二大沙漠之間，因風氣激蕩，熱氣與之俱來，氣溫亦因而變熱。

三日 風從東北來，天氣較涼，風浪雖大，船不動搖，若在印度洋中，恐已簸蕩不堪，這因紅海的深廣均不及印度洋。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里，在北緯二十一度五十五分，東經三十七度二十九分。

早晨忽聞同船黑婦的死耗，或謂死於二小時以內，有中毒的可疑，黑婦爲印度人，

與夫『西人』結婚僅三日，即出旅行度蜜月，衣服麗都，舉止闊綽，一望而知其爲富家子弟，病未及一日即死，人多疑之，船醫亦以其可疑，不以水葬，用棺貯之，送至蘇夷士解剖。但自此至蘇夷士尙有三日，當此炎熱時，復停留如此之久，恐已無及，此種處置，實不甚妥當。

水葬 旅客不幸死於中途，多用水葬，水葬先請死者的關係人與之商議如何處置，如不用水葬，必須將屍體運回本處者，即令木工作棺，『式與我國不同，前後皆平，從前看如□形』，並用防腐注射殮畢密封，移置船尾上層甲板，若用水葬，乃移屍體於甲板上，令小工作棺或帆布袋納屍其中，其上覆以與其國籍相當的國旗，於是移置船尾，至夜十二時設祭壇台，死者的關係人禮拜，『他客均不許傍觀』屍體移到船傍，船主置弔詞。然後葬入水內。

四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八哩，在北緯二十五度十八分，東經三十五度三十八分。氣候涼爽，不似前數日的熱，因風從東北來，若西南風就熱的了不得。因爲他由非洲沙漠來的。

五日 從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二十七里，在北緯二十八度二十分，東經三十三度十二分。天氣變涼，改穿夾衣，多在客廳內談笑，甲板上便寂寞許多，晨入蘇夷士灣，夾岸高山，層峻屹立，不生草木，都成自沙石，下午十時半到蘇夷士，先停港外檢疫畢，即將黑婦的棺裝入小船上岸檢驗，黑婦的丈夫亦上岸去了。這個疑獄到底怎樣解決，尚不知道，因起貨和裝水直到三時才開船，我們因時候太晚，亦不上岸，只在甲板上用盡眼力，看夜色蒼茫中的蘇夷士 (Suez) 到底是怎樣的，還是如新加坡香港那樣背山面水，還是如哥倫布那樣繁盛，還是如亞丁這樣荒涼，目力既窮，除了一堤燈火，滿天星光之外，毫無所見，只得就船上的小販買幾張風景片看看，聊以自慰耳。

六日 上午三時開船，四時入運河，河面尚廣，兩岸盡是沙漠，間有茂草。下午四時到波賽，檢疫畢，即雇船上岸，每人船費一先令，上岸後隨引導入至郵局寄信。六時半回船，同艙有希臘人，在此下船，檢點行李，失去藤箱一隻，價值在二百磅以上，俟向船上庶務說明，託他檢查，該庶務非但潦草從事，且說話中含有注意我國人之意，希臘人甚憤，便來告訴我們，遂由耿君向他們交涉，後由船中執事認罪道歉乃止。這樣的

庶務未免太混帳了，已不能盡職，反得罪於旅客，可惡實甚。然而這宗現象與國勢大有關係，假遇他國人，他們便不敢得罪啦。咳！我們中國人到處都受人欺，是什麼緣故呢？夜十二時開船，正向西行，入地中海。

蘇夷士運河 蘇夷士運河介在非亞二洲間，長八十七里，北通地中海，南通紅海，北口即波養，南口即蘇夷士，河面廣狹不同，廣處則水天一色，狹處僅容一舟，二船相遇，則停其一，待他船過去，然後開駛。河的二邊，皆有浮標，左紅右黑白相間，防船過於近岸，二岸皆沙漠，極目視之，毫無邊際，在岸旁用石砌成高堤，隔數丈則有石柱，供繫船之用。北岸荒蕪，不見草木，南岸較肥沃，時見豐草成叢，柏樹成林，並見鐵道，電桿，無線電台，小屋等。鐵道自蘇夷士直達波養，有時遠見黑烟一縷，自南而北，漸行漸近，轉瞬間便過去了，同伴中高興的給他起一個名字叫作舟車競走。無線電台甚多，預先報告往來船隻或停或駛。未到波養前五時，二岸盡爲大幕所蔽，知爲英兵戍守之地，左岸盡是營房馬匹，連綿十餘里。右岸爲軍用品，堆積如山，亦連亘十餘里，船上的執事告訴我們說，此處軍用品搬運回國已將二年，至今尙留若是之多，計其兵數

約在十萬以上了，此處尚有這樣多的兵，在歐洲戰場更不必說了。沿岸兵士見我們的船經過，或揚手巾，或脫帽，或舉手，或高聲置舞爲禮，旅客中亦揚手巾答之。

波 賽

波賽位於北緯三十一度十六分，東經三十二度十九分，是埃及的大商埠，扼蘇夷士運河北口，距蘇夷士八十七里，距(Cairo)九百三十四里，商務繁盛，居民約五百萬，多埃及人。次爲阿刺伯人，及黑人。埃及人與歐洲人相似，男子服飾如阿刺伯人，而裋衣特長，幾如我國的長衫。頭戴無緣有纓的紅氍帽，赤足者少，女子服飾似歐洲人，惟以網蒙首，不許他人窺視，這種惡習，不知何時才能解放呢。言語因交通便利，種類甚多，英，法，德，希臘，西班牙等國語都能說的，至少亦有二國的言語。街道雖廣，却頗污穢，滿地盡是細沙，房屋高大，出產以烟捲爲大宗，真可謂價廉物美，有煙癖的到了此地無不歡迎，可惜我與烟無緣，辜負他不少，此地烟捲價雖賤，到歐洲不可多帶，因爲法國意大利等煙草進口稅甚重。郵政局離碼頭約半里餘，信每封十分，明信片四分，貨幣通用英幣，買賣都以先分計算，當我們回船時，天色已黑，不能去看 (Leila

opp)的銅像，(Leape)是開蘇夷士運河的工程師，往來歐亞船舶，不繞道非洲好望角，直經非洲北岸的，這都是他的功勞。

七日 晴白，昨日至今午走八十六里，在北緯三十二度〇六分，東經三十一度〇三分，天氣涼爽，風浪雖小。動搖甚大。

八日 自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十六里，在北緯三十三度二十七分，東經二十七度十分，風浪甚大，船動甚速，海水時時激入船中，甲艙盡濕，天氣頗涼，改著冬衣，下午風浪稍小，甲艙上亦覺鬧熱。

九日 自昨午至今午。走二百五十三里。在北緯二十五度三十六分。東經二十二度五十七分，天晴，氣候溫暖，浪亦漸小。上午經希臘南方的 (Gardie) 或 (Crete) 島，島甚長，走四五時始盡，下午海面甚平。

十日 自昨午至今午，走二百六十四里，在北緯三十九度〇六分，東經十九度三十分，今日風平浪靜，船行甚穩，如在蘇夷士運河中，右岸皆山，舟行甚速，今日是國慶紀念。不能和國內一樣的慶祝，只得在甲艙上西望默祝我中華民國萬歲而已，夜十一

時，到意大利東南海岸（Brindisi），檢查身體畢，已十二時，即搬行李下，搬到稅關檢查。我們七個人共有行李三十餘件，幸稅關只檢二三件便完，省得我們許多手脚。檢畢，雇車運行李到車站，離碼頭約一里有餘，到站時尙早，露立一夜，到東方將白，已倦怠不堪，這也是旅行風味之一。

十一日 五時購車票到羅馬，二等票每張一百十五個里耳，（Lira 一紙磅僅換六十個）所有行李都用繩綑好，加以鉛印，防車上被竊，故另納保險費四百個里耳，因為行李太多，到五時十分，尙未完畢，幸蒙站長允許特留十分鐘相待，我們上車後便開，沿途多橄欖樹及石田。到（Foggia）須換車，我們問檢查員如何換法，他含糊答應了數句，怎樣換法，終不明白，第二次未檢票時，我們私給他二十個里耳，他便殷勤得了不得，去叫他的同伴將我們的行李搬到最末後的車上，並替我們找好位置，告訴我們說這樣就算換車了，唉！金錢的勢力爲什麼有這樣大呢？到了（Boschia）已十一時車停半時餘，我們下車買幾個黑麵包，幾包（Granolade）幾刃醬肉，作爲午膳，可惜未曾帶水，弄得非常口渴，幸同車內有個有細鬍子老太婆給我們一點水，便覺如得玉液似的。歐洲南部

某種女子唇生細鬚，我在車上看見的甚多』。自 (Poesia) 北上到 (Cartera)，盡是經過山洞甚多，短的走幾分鐘，長的十幾分鐘，自 (Cartera) 以後，沿途稍平，夜十二時到羅馬寓 (Rosal) 旅館，房價每日二十個里耳，早餐五個里耳，午餐十五個里耳。晚餐二十個里耳。麵包質料便沒有船上那樣好，且有一定的限止啦。

羅馬。

十二日 上午取出行李，虞君失去皮鞋二雙，食物七八罐，他種用物絲毫不取，箱外的鎖，依然如故，後來仔細觀察，這箱未曾保險，所以被竊，當時以為多事，到了現在，方纔知道這幾個錢不得不花。下午去換里耳，每磅可換八十五個，始知在 (Cartera) 換的大吃虧了，金磅只換九十一個，有時換百〇五個，銀仙簡直不用，到了現在，知道現金磅應少帶。已經帶來的在哥倫布以前用去不致吃虧，紙磅可多帶。無論何處都通行，不過我所講的只就千九百二十年而言，以後情形如何，我却不敢預料。下午與同行諸君到街市上買信紙信封等。

十三日 上午往動物園及陳列所參觀，陳列所內多裸體石像及名人的古畫，十二時

到公使館謁王勅真公使，待遇頗優，並在使館午膳，下午三時，回旅館，便至街上散步，見各公所門口多以裸體像爲飾。

十四日 晨起與同行諸君雇車往遊 (Valter) 教堂，規模雄壯，爲世界之最大教堂，下爲歷代教王之墓，上刻石像，或用五色細石嵌成肖像。驟視如彩色畫然，繼遊教王之宮，嵌畫場古物陳列所，出門已十二時，遂赴飯館午餐，下午再遊各名勝，五時許返旅館。

羅馬街道廣而不潔，均用石塊砌成，車行其上，粟六不平，二街交叉處，設噴水池。街道二旁有小方窖，中設水，爲洗道之用，平時上被鐵蓋，與路同平，這宗布置便利，不害行人，頗可採用，較之用人力或灑水車的灑水，利益甚大。

意大利貨幣通用里耳，(Lira) 自一里耳以上都是紙幣，一里耳換百個生的迷 (Centime) 生的迷有四五種，十個的，二十個的，銀質，十個的，一個的，銅質，每一里耳依現在國幣計算，吃虧甚大，銀仙令簡直不用，我們帶來的只得包了起來藏在箱底了。

交通頗便，火車之外，更有電車摩托車，馬車，馬車只容二人，三人便覺擁擠，車多而價賤，沿路可雇，車費不必先說。看車上所裝的便知。

羅馬爲古代名城，所以古蹟及名勝很多，可惜我們遊過的太少了。

(Vatican) 教堂規模甚大，自動工至落成。費數百年的光陰，其雄壯可想而知。門外有石表一，高數丈，成自一石。據引導的說，來自埃及。自寺門到神龕，長百八十六米突，自地至寺頂，高百三十六米突。四壁皆以五色細石嵌成，教王的像或畫圖，驟視如彩色畫，每一幅畫至少費十餘年功夫始成，亦有錫嵌師一生的光陰，只成一幅的。在神龕外右方，有銅像一，入寺禮拜者必吻其趾以爲幸。歷時過久，已去其趾的一節矣。寺的中央，較他處凹下，爲第一個教皇的墓。外面陳設甚麗，即就欄杆上的一對小石柱說，已爲希世之寶，其餘可想而知。出寺後，到教皇宮，宮在寺右，守兵着五色衣，持長柄斧，據導者說，守兵皆瑞士人，入宮後，所遇皆長鬚玄服的牧師，宮不甚雄壯，在宮左側有一座嵌五色石像的工場，石的彩色有三千餘種，自大塊作成細條，皆經一定手續。場中陳設已成及未成的畫片，並表明價目，以便出售，方寸之像，價至數百里耳。

工場遊畢，入博物院，內分十數部，開閉有一定時期，欲詳細觀察，非一星期不可。我們所看的僅石像油畫二部。石像多千餘年前物，純用大理石琢成，毫無鑲嵌。其琢婦女則綽約閑靡，雅爾溫文。其琢勇士，則筋肉起伏，經絡怒張。其琢怒馬，則宛足鬱怒，殷桓不發。或矜容愛儀，洋洋習習，其神氣與生者無異。所接皆千餘年前物，其最可令人注意者，即木乃伊，盛於大玻璃盒中，其一外用粗布纏成，仍面部露於外，皮面黑而乾枯，齒牙亦成黑色。其一面部皮肉已無，骨及齒亦作黑色。埃及的古棺與他處異，形如 OO ，外則彫刻，飾以色彩，不細看幾誤爲琴盒了。

油畫陳列所在石像陳列所之旁，其陳設井然有序，初陳未有油畫時的漆畫，次陳未有遠景畫時的圖畫，再陳初用油畫的圖畫。其中有 (Bosch) 氏的真跡數幅，他末年所畫的一幅亦在，臘氏爲油畫名家，死時仍三十七歲，苟天假之年，其造詣更不可言了。其餘各名家的真跡頗多，惜不能盡記憶其名耳。更有一室專陳列他國的名畫。

下午遊羅馬小山，惜忘其名，山上有意大利開國元勳的銅像，乘馬持槍，狀頗威武。在此下望，全城在目，其餘六山繞城而立，「羅馬城有七小山，故有七山城的名稱，

』據引導說的，自此至海，僅七十二基羅米突耳。下山後遊 (St. Peter) 寺，其大雖不及 (Vatican) 而功程之華麗，不在 (Vatican) 之下，寺中葬耶穌弟子聖保羅 (St. Peter) 故名，寺中多石柱，粗可三人合抱，皆自一石琢成，在寺門二側的石柱，形方面透明，若於對側點火，則隱約可見，樑上懸各教皇之像，其第二像的眼珠，由真金剛石嵌成，自下望之，則奕奕作光，若非導者說明，決不能留心及此，出寺後遊圓獸場。

圓獸場所謂 (Coliseum) 是也，圓牆高聳，萬戶千門，蔓草叢生，荒涼滿目，吾想當年羅馬人踞笑台上，觀猛獸食耶教徒以爲樂，而今安在哉。場左即 (Forum) 爲羅馬盛時議事之場所，今則頽垣殘柱，埋歿於塵土中，而爲來者憑弔之區矣，再遊舊宮，其位置低於地面者數丈，銅駝荆棘，麥秀黍離，回憶當年，令人悽絕。遊畢，驅車出城，往視水道，其洞高大如城門，爲昔年自海運水至羅馬之道也。再遊古礦，礦在地中，入者各持一燭，引導者在前說明，道旁空穴，密如蜂房，慘淡陰幽，不寒而慄，礦甚廣大，曲徑旁途，有如夾巷，苟無引導，必不能出，入礦里許，見有骸骨甚多，有時見壁上畫畫，再前進則遊人蟻集，阻礙往來，近而觀之，見屍體二具，其一乃骨骸，其一骨骸

就腐，長髮猶存，據導者云，皆千餘年前物，乃掘礦時所得者，遊未及半，燭已將殘，遂匆匆出礦，至礦門，忽睹天日，精神爲之一爽。再驅車遊皇宮，其雄壯雖不及我國，而美麗過之，何者爲王宴賜之所，何者爲王休息之所，何者爲王接外賓之所，何者爲王對國民宣言之所，皆一一能寓目之，並聞導者言，歐戰時，曾作醫院以住傷兵，今戰事已矣，供人遊覽耳。試思我國空宮，今猶重禁，無怪惹人起帝王之惡念也。

十五日 天氣稍涼，下午公使館送護照來，已經意外交部及瑞士公使簽字，每人出二十里耳，夜將行李送往車站，過磅，免得臨時忙碌。

十六日 上午八時五分由羅馬動身，二等車票自羅馬至瑞士(Basel)，百三十五里耳，開車後，所經皆山嶺，故山洞頗多，沿途風景甚佳，井然有序，下午經過的地方，山漸少，地漸平，蓋將近梅蘭了。夜十二時到梅蘭(Milan)下車廂(Hotel Palace)。

十七日 今晨大霧迷漫，將一個美麗的梅蘭都籠罩了。上午七時上車，七時二十五分開駛，車內頗清潔，與意大利南部的大不相同，沿途盡是高山深谷，山上多植葡萄。上午十一時到意大利北境的(Domofosola)即有巡警來拿護照，下車至站內檢查行李。

這是出意大利國境的檢驗，下午一時半開車，到 (Ortè) 由巡警送還護照，蓋着出境的圖章，從此改用電氣車頭，前後各一，預備經山洞用的，由 (Ortè) 開車，過數分鐘，便進 (Simplon) 大山洞，洞長一萬九千八百〇三米突，為世界最長的山洞，始於一八九八年，成於一九〇六年，費八千六百七十二萬法郎，『次於 (Simplon) 山洞的為 (Guthard) 長萬四千九百九十八米突，(Joseph Dore) 長萬四千五百二十六米突等，其他長米萬突的山洞甚多』洞的出入口設紅綠燈，車行半小時始出洞，於洞中三分之二處，有車站，至此車略停，並於洞壁見有瑞士和意大利的國徽，這是二國交界的記號。因此知道洞南三分之二屬意大利，洞北三分之一屬瑞士。車出洞後，即瑞士的，(Cham) 此處居民約二千人，扼 (Simplon) 山洞的北口，至此漸停，檢驗護照及行李。這是入瑞士國境的檢驗，下車經地道換車，這車的陳設更清潔，二時三十五分開車，車上的辦事員總計不到五人，頗和霽，與我國津浦車一比，便有天壤之分了。自此北行，盤山而上，沿途高山已被白雪，下望山麓，楓葉猩紅，或經危崖，或隔絕壑，令人心胆皆寒，澗水橫飛，瀑布如練，下望山湖，小如杯碟，而車行速率如故，經過山洞尤甚，自 (日

odorjia)到(Speize)，約數百里，其四分之三盡其山洞，若不用電氣車頭，則乘客將飽受煤矣。自(Speize)以後，車又盤旋而下，回望去山，高入雲霄，從此以後，路較平坦，茂林豐草，牛羊成羣，牛頭繫以銅鈴動則鏘鏘，如這寺寒鐘。下午五時到瑞士京城(Bern)，下車後，即寓(Hotel Krene)房費每日十二法郎，飯食在外，早餐一七五法郎，午餐四法郎，晚餐三個半法郎。

瑞 京

十八日 陰晴上午十時餘到中國使館，往見汪公使，到十一時餘尚未見到，只得回來。下午到瑞士警察署報到，要蓋印費五法郎，允許在瑞士住六個禮拜，再到德使館請簽字，德人歐君出來招待，一見我們是中國人，便說中國語，其誠懇十倍於同國人，他說君等到此本當從速簽字，以免延滯，但敝國外交部近頒入境章程，凡入德境，於德領事未發簽字以前，先電致外交部，如經允許，便可簽字，而電文往返至少須三四日，請諸位暫留數日。俟覆電到來，即用電話通知，至於允許否一層，請諸位不必介意，電文往返不過一宗手續耳。乃握手作別，他是外國人，不過到過我國，一見我們便如此親切，

試看我國人對同國人如何，夜赴耿君續之夜膳，十一時始歸。

十九日 陰晴天涼，上午到商店內購手套，最次的尙售三個半法郎，如在國內只值四五毛，可知瑞士的貨幣亦不賤。午刻請耿君午餐，並謝他沿途照顧，下午偕處那二君去看熊，熊爲瑞士京都最好的標記，如意大利的裸體像似的，所以各家什物或招牌多以熊作裝飾，回旅館，時已六點鐘。

二十日 氣候較昨日稍暖，不見太陽，聽說到了冬天見太陽的時候甚少。因爲京都四面盡是高山，上罕到街上散步，往來行人，幾無一個遊手，乞丐更不必說了，他們的社會於此可見一斑。

二十一日 今日天氣明朗，便覺暢快若干，上午到公園內散步，並見世界郵政聯合紀念牌及瑞士最古的大鐘，下午無事，我便乘這閒暇的時間將在 (Bern) 的情形記了一下。

(Bern) 是瑞士共和國的京城，居民有十一萬，(Aare) 河周流市內，市內有新舊二城，舊城僅四五條直街，及幾條橫街，新城則與之相連，最繁盛的街就是 (Marktgasse)

議院在城北，離公園甚近。歷史的陳列所在 (Aare) 河南岸，每日上午八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六時 (冬季上午九時至十二時下午二時至四時) 開門，而星期日上午九點半至十二點，下午二時至四時，藏書樓在 (Aare) 南岸，內藏書三十五萬卷，每日上午十至十二時，下午二至七時開放，星期六下午二至五時。美術陳列館在城北，位 (Aare) 河南岸，建於一八七九年，古畫甚多。上午九至十二時下午十二時半至五時開放。對面為天然陳列館，其中陳列的物品，多關於阿爾卑山的礦產及地質，開放時間與歷史陳列館同，郵政局在火車站附近，每日自上午七時到下午八時，(Bain) 大學在城西位 (Aare) 西岸，規模頗大，中國使館在 (Dahlnizwe) 德使館在 (Bruna Yaranin) 街三十一號，街上的交通有電車，摩托車，和馬車，(Bain) 最通行的言語，首推德語，法語次之，貨幣通用法郎，每一紙磅換二十一個法郎，有紙幣和銀幣二種，銀幣的五法郎，大如國幣一元，以法國意大利比利時和他自己本國的為通行，其他更有二法郎的，大如國幣半元，一法郎的，大如國幣二毛，更有半法郎鑄製，大如國幣一毛，紙幣亦有種種的分別。

二十二日 陰晴，上午與林君到 (Magglingen) 購書，書價甚貴，醫書雖甚多，而近來出版和再版的甚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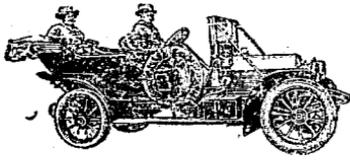
三十日 陰晴，早餐後，接德使館來電，知德外交部覆電已到，便與同行諸君步行到德使館請他簽字，付來往電費十一佛郎，每人各出護照費二十七個半佛郎，聽說一年前只一個半法郎，半年前僅三個半法郎，現在漲了十倍，究其原因，無非限止外人入境耳。下午與耿林二君至車站買票，因今日是星期六，買不到聯票，只能買到 (Basel)，四時餘與林沈二君至車站交行李，免得明早匆促。

二十四日 陰晴，上午六時離床，六時半出旅館，斯時天尚朦朧，七時三分開車與耿君握手而別，八時餘經 (Litten) 此地為向 (Bern) 或 (Aarau-Zurich) 或 (Basel) 之中心點，住 (Aare) 河的二岸居民，一萬一千餘人，為瑞士工業最盛之地，多機械及鞋的工廠。九時二十分到 (Basel) 為瑞士北境的大城，居民十一萬人，城跨萊因河二岸，其大部在左岸，而其小部則在右岸，工廠甚多，城之南北，各有一車站，南站為瑞士鐵道的終點，北站為入德的車站，所以我們到了南站便下車，取出行李隨脚夫步行到北站，『步

行「一小時」中經萊茵河，十時餘到北站買車票，二等車每人三十五個法郎。進站檢驗護照，并問年歲生日和習慣等，這是瑞士出境的檢查，倘出(Basel)時，不先到警察署去報告，到(Basel)便不能出境，須回(Basel)警察署報告蓋印，方許出境，此處護照驗完，再經德國巡警檢驗，經二國的檢驗後，然後將行李搬到瑞士的稅關「同在一站相離僅咫尺耳」檢查，如帶有瑞士的貨幣食品等，便作違背法律論，如遇茶葉烟草綢料等，則加稅，幸虧我們都沒有帶，檢查的也不仔細，僅看一二隻箱就完了。又將行李搬到鄰櫃去檢查，這是入德國境的檢查，他看我們的行李甚多，一時也檢不完，他便告訴說，你們願在此地檢查呢，還是到柏林檢查呢，如到柏林去檢查，請你們將姓名寫在箱上，我們便知道他的意思，答應着到柏林去檢查，便將姓名寫好交他們過磅了，如箱內有貴重物件，可以保險，凡值一千法郎的出保險費十法郎，我們的行李很不值錢的，誰去出些冤錢呢。過磅後拿了行李票到頭二等的待車室去休息了，室傍有飯館，可以吃飯吃汽水和啤酒。等到一點三刻去上車，車輛甚多，有到柏林的，有到(Braunschweig)的，有到(Düsseldorf)的，車外都寫得明明白白，我們是柏林去的，當然上到柏林去的車，車內陳設

甚樸實，雖不及瑞士的車新，而實用上頗合宜。三等車比我國津浦路的二等車還好，更有一種四等車，與津浦路的三等相同。每輛車劃作數間，每間有六個座位，預備坐六人。二時五十五分開車，三時餘入德國境，六時左右經（Frankfurt），七時在車上吃夜飯，四人要二百馬克，尙沒吃飽，菜蔬不良，與瑞士和意大利的車上飯一比，便大不同了。他們的食料困難，於此也可見了。

二十五日 昨夜甚涼，緊閉窗戶，着上冬衣，猶覺寒氣襲人，早晨經（Leipzig），自此以後，所經盡是樹林。上午九時便到了我們的目的地柏林了，下車後見同學徐孫二兄在站，他鄉遇故友，歡悅自然不必言了，便由孫君於車站附近（Königsplatz）街覓得一個旅館，叫作（Hotel Union）每間房價八十馬克，飯食不包，須自己下館子去，下午往謁周師，八時餘始乘火車回寓。



赴法途中漫畫

孫福熙

我初認字的時候，每有一種思想，以為只要教師能應許我以畫代字，必定免得許多困難，那時候畫一條魚一隻貓，確比寫一個魚字一個貓字容易得多。近幾年來，覺着許多繪畫的材料，一經動筆，似乎還是用文字容易表現些了。這次旅行中所得的感覺，我恨不能用繪畫表現出來；用了文字，不曉得能勉強表現其萬一否。我雖不能表現我的感覺，卻用了「畫畫」二字命題謹向閱者道罪。

第一信

我早晨在旅館中醒來，窗中射進很紅的日光；雖然是久雨之後，這樣清明，卻也有三天了。屋上積着濃霜，這是我今冬見霜的第一次，但去年前年都是常見的。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在華氏三十九又二分之一度上。時表上的針，指在六時零三分上，旅館中的茶房爲我倒洗臉水，比往日早些，但同時也有幾人要他倒了。皮篋網籃載在人力車上，車夫問我索價，我給他錢，一切都與平時沒有不同。

到了碼頭，同往法國的學生四五十人，聚在一處。上『黃浦』號接船至吳淞，纔真見所謂『智利』(Chili)號的郵船。到了一時，真的開動了。這種情形，都顯出與平日不同之點，而到了這時，也使我相信，確有所謂十二月十五日開往法國的『智利』船。

每人行李兩三件，有釘鐵皮的板箱，有包油布的被服，顯出經得起挫折的樣子。但也有幾隻網籃，滿裝罐頭食物，籃上細弱的繩網，攔不住籃中的罐，一個兩個的掉出來，更有幾個被服包的繩索間，塞一個面盆，有銅的，有磁的。搬夫將行李搬上船的，使我聽到幾次這種面盆掉在地上的聲音。銅的聲音很響，磁的帶些慘碎了。

吳稚暉先生引導我們，安排行李與艙位。他是一百四十四人的母親。我敢臆斷我們中無論誰的母親都有同他一樣的愛心，但沒有一人有爲他的愛子這樣妥當安排的能力。

艙中進來一個高大的語聲，問四川學生在那裡。這高聲叫喊的人年約四十歲，手中拿着華法教育會印出的『旅行須知』交給一人，說『貼在大衆看見的地方』。他將顏面稍向地低下去，他的眼光，從他的兩個正圓的眼鏡的上邊射出來，瞧着人們說，『你們不能有不規則的事情，否則……』。

艙位在平面板下第二層，高約一丈，等分三層，每層除平板外，邊上圍以直板高約四寸。因爲人多的緣故。靠着地板的底層中也睡人了，而皮箱網籃都放在走路中。四立方丈的容積中居二十餘人。有兩個圓窗，射進光亮。光線的需要，在這時更顯出可貴。

我的位置在上層，一絲光線從低處窗口來，映在我的一部的天花板上。我想，能把手鏡繫在上面鐵桿上，必將光線反射下來，使我可以看書。這手鏡是我的哥很心愛的，現在給我了。但他之愛這鏡，與給我帶走，都不曾想到他能反光，使我可以看書的。

停了一回，裝上電燈，室內大光明了，再想不到有窗外來的光線了。所謂黑暗與光明，也只差得這麼一點嗎？

從接船上『智利』時，我們的行李都是自己孳的。小的一人拿兩件，或一人一件，大的兩人共拿一件，我為別人拾一隻柳條箱，他也與我共拿一隻我的網籃。爲了這個，使我全身是汗。口渴異常，就從網籃中拿出橘子，吃得很多，這就是預備的東西得着應用的起點了。

郭君給我一個墊褥，說『每人有一個』。我就拿了這個，照樣的對人說每人有一個。這墊褥是藍布的，裡邊裝着乾的稻桿，大小恰如可睡一人的床。我覺得這草墊不是必要，而且減少了床板與頂板的距離，更使我不能坐直，所以拿了這個送回原處了。不多時，走路上積得很多的草墊，都是取了去放棄掉的，其取其舍，都不知受着海中什麼新

潮流的影響。

艙中氣溫在六十度，疑心他從熱帶來時保存下來的，有幾人喊着氣悶，不久也就停止了。當前此『高爾帝埃』號開船時，我們要求幾個四等艙位，回答說雖飲食起居一切都不要船中負責，也不能設法了。這時喊氣悶的幾位，或者已聽到這個消息了。

三時，有人問已開船沒有。實在船已開一小時多了。

偶從窗外一望，見狹小的上海的岸，隔着黃色的波浪，更漸漸的狹小。艙中有人喊着誰遮住光亮，我不得不離開窗孔，不能看這海岸究竟狹小到怎樣為止。

上船不多時候，就有人對着光亮看書。裝起電燈之後，許多人都展開書本，甚有念法文的聲音了。

五時，飯菜送進艙中來了。十人爲一組，每組米飯菜蔬各一盆。盆的圓徑約尺餘，中置青菜與羊肉。

船逐漸擺動的更甚了，但幸而有睡覺抵制他，一睡一醒把一晝夜分成七八個晝夜。十六日午間，搭在繩上的手巾，因船的擺動，也起擺動，他的擺幅，竟至二三寸之長，

而一個完全振動，約需時三十秒鐘，這就是比在火車電車和圓木上難忍之點。

我很想看海中的日出，但總不敢起來。穿上一隻襪。不能再穿着二隻，這樣直至第二天。心中想，這時到艙面上去看，只有風濤罷了，風濤不一定要看的，我已聽得很明白了。

這時候沒有讀法文的聲音，也不見有看書的人了。但有時發出什麼『先帝呀……』『白帝城』的國劇，和『中國雄立字……』『宙間』的國歌的斷片，彼此岑寂。

十七日浪較小些。早晨七時，艙面上也有六十六度的氣溫。風來不會太寒了。於是許多人都在艙面上散步。艙面上和廁所洗面所中，常遇法國兵和法國人的水手，大家凜凜然的注意他們，怕被他們侮辱。各人心中怕受國家的榮譽上的侮辱，更比怕個人的生命上的侮辱為甚。其實世界上有了要侮辱他人的人，是人類的恥辱，被侮辱與否，還是其次哩。至於個人的和國家的更無從分別起的。四川湖南等省來的幾位，當明白生命的侮辱了；然而不受着這種恥辱的人，何曾不同樣的恥辱呢！

日光照在海面上，被雲塊遮住，分出明暗，疑心海水中更有水陸。風吹海面激起白

浪，很像有白鵝在水中浮沈。西望小島，隱約雲霧間，與水相界處，白色帶狀，彷彿有水石相撞的聲音，探珠者常在此間出沒。

我們在這樣大的汽船中，尚以浪大爲恨，而許多長不過三丈的帆船，卻也飄浮水上，不覺可怕。晚間屢遇相向而來的汽船，初不過微露光亮。繼則如很小的星叢自出而沒的樣子。他們見了我們，當也作如此想罷。

在食堂中吃飯的時候，有一人走近來說：『你們兩人是那一省的？啊，湖南的，還有江西的，湖北的……請你們轉言：我是護送四川學生來的。但是外國人都要責成我，我因爲你們都是中國人，你們有事可同我說。我不是毛遂自薦。我住在三等船中，我姓張』。他就是初上船時拿『旅行須知』來的那一位。聽說我們靜在三等食堂中用食，比船中安隱些，就是他交涉的結果。每日上午九時開飯兩次，這是沒有更變。

上船的第二天的早晨，已有幾人面上變了灰白黃黑，第三天更甚了，但自此以後，不再加多，而已病者且回復原狀了。這並不在於浪的減小了些，實在已是習慣了。我也不怕什麼，而能寫這一篇了。十八日早晨，船行叢島間，碧綠的水波被船濤成白浪。漸

進，帆船小汽船來往漸多，那大汽船也多繫在鐵標上。再進，見數層的房屋漸多。七時半船停了，這就到香港了。

一九二〇，十二，十八。在香港寄

第二信

很小的帆船靠近我們的汽船，拉住船的纜，繫在船頭上，在我們船側拖着進行。他們女子搖櫓，男子拿着有鈎的竹竿，鈎着汽船的纜到自已船上去。男女小孩或攀漿，或幫助推櫓繫繩。這明白是一個家族，他們真的在生命的船上，更是家族的生命之船。

七句半船停了，艙面上驟變了市場；橘子，香蕉烟捲最多，汗衫，線襪，鈕釦等雜貨，也都陳列。更有藤椅帆布椅子的販賣者取了椅樣的照片給人看，並喋喋的論價。這都從帆船小船上來的。

乘駁船上岸，買回各種罐頭果子和果子露，所買的東西，多是先施公司的。各人將路中的感覺寫了出來，去報告正在想念的人；各人的感覺必很有不同，但報告路中平安的意思，必沒有一信不同的。

信封上貼四先香港郵票，除中文地址外，大家也寫一兩個所到的大埠的羅馬文地

名。

十五時開船了，往東行一回，因先須回出海港。山色全是濃綠，氣溫也過於七十度。我離北京時，樹葉已由黃而下落，沿津浦而下，道旁柳枝還帶着壯年的綠色，迎風飛舞，我才知北京的「秋」尙留而未去，被我趕上了。回到紹興家鄉，果然枝頭綻出新芽，原來春也不會歸去；到了香港，更不知還是那一年的夏季哩。

到過香港之後。滿目的椅子和橘子了。我們一路拋棄橘子種。海底當有我們的船經過的痕跡。也許因海水的沖流，運送至某處海島，去做將來的橘林的始祖。或海中某種動物吞了，得着一飽，繼續其生命，就是將來很進化的生物。無意識的行爲，每有很關重要的結果。

日光很紅，卻下很大的雨。這正是中國南省的黃梅雨。大家拿了椅子紛紛由艙面上退下去。也有一二人還冒雨來回不住的走。不久雨確乎停止了，艙上的人又慚多了，各人整理他的椅子，先看一看所做的記號，再抹去水珠。可是不久又雨了。但八十三度氣溫的艙中，實在久居不得。

十九日早晨醒來，見海水全是深藍色。午後見與海水同樣藍黑的所謂飛魚躍出水面。他略似春燕，但較狹長，而過於兩倍之大。兩隻尖長的翼，最與燕相像。他們出水不高，與船側成反對方向飛去，有經約二十秒鐘再入水的。是魚是鳥，不能細辨，見過這個人中，總必有詳細研究過的了。

有人謂這樣小的動物，也要在這樣大的海中生活，實在可奇，其實這是旁觀者的思想：或者他們正因為大海才能生活。

經過香港後，又增加了儉學生六人，說是黃強在廣東辦理派送的事的。我們共有一百五十人了。

朝鮮籍學生十六人，也是上海上船的。他們到了法德尙要轉美國去哩。因為直往美國，是要經過橫濱等地了。

他們用朝鮮語，聚談，旁邊人定睛看他們。也有幾人看他們一回，就轉向別處，而不過一分鐘又對着他們了。我的左旁一人，用右指尖在左手心上劃「志士」兩字，並用嘴唇向他們一軒的指示我。我以為他們除了與別人一樣的坦負人的責任外，並沒有比別人

「更重些。以前有人稱贊用畫「八卦」的手帕的人，這次倒幸而沒有遇見。不多時他們也常用北方話與大家談話了。」

過香港後，艙面上增了幾個旅客。他們在板上展開被褥，席在下，毯在上。兩個三四十歲的人拿了滿盛白米的籃交給廚房，並將「香腸」三條放在米上，躊躇一回，又從六串中解下一條，再放在米上。他們與廚夫說話很親密，帶笑帶點首。所用的是廣東語，我全不能懂。

他們的行李是完全中國式的皮箱與竹箱，皮箱上貼着紅紙條，寫的「惇悅堂羅」。他們在箱中取出三盞，一隻盤，一隻瓢，放在箱面上。他們坐下了。一個是十四五歲的男孩，或坐或臥，從他的靜默中看出不會養成到他同來的人這樣從容。

我去問他們。一人寫的是「羅仰彭，廣東東莞人，往西貢新街市永豐盛洋貨店」。一人寫的是「林列，往西貢堤岸加隆街養和堂藥店」。

二十日浪最大了，我想寫這篇稿子，連筆畫也不易清楚了。可是大家都不覺不舒服，看書的寫信的總還掙扎着做，我也勉強的在動蕩中繼續寫這篇東西。

九時，食堂中跌破茶杯各一，這是因浪大時桌面傾斜掉下的，其餘許多瓶盃，幸而攔住了。

一九二〇，十二，二十一寄自西貢

第二信

二十一日六時，太陽漸從海水邊浮起來，使我們看得出西邊秘密的小島。八時以後，船行漸緩了。四望都是水田，沒有較高的地；江水曲折，闊也不過十餘丈了。這已到西貢 (Saigon) 了。

田中全是綠葉的小樹，認不出是什麼。過了一回，見有棕櫚之類夾植其間。

大家立在艙面上滿著希望，兩三人或五六人聚集着，各人講關於西貢或安南的事情。這種都是從他人的談話裡聽來，或從記載上看來的。但也有幾人用很堅決的語氣說安南多雨的，居民很懶的。

十時船擺碼頭，從梯子走下去，就是岸了，不必用駁棧的。未擺以前，船上與岸上的人多用望遠鏡對望，有的於望過之後，舉起他的帽，或搖動他的手帕，面上滿是快樂。

許多人互相招呼說拿好護照，但下船上船都不檢驗。

我走到街市間，就聯想到上海，但頃刻間又想到還是以日本東京來比擬恰當點。樹蔭下日中的氣溫在八十六度，而如此高大的樹，既能遮住上面來的日光，又不遮住旁面來的空氣。

我在街中行走，覺得不稍暈眩，因為很不喧擾；又覺得不稍厭倦，因為尚不聾聩。在這樣高溫度而且潮濕的空氣中，保持清潔自然是比較更難一點；而且菓子如此之多，他的皮核，都是微菌的好食料。然而並不覺得腐敗後薰蒸起來的氣味。早晨七時見有一汽車上跳下來一個工人，將放在步道上的木桶中的拉圾倒入汽車大桶中，載之而去了。這樣木桶，很像解，但只有二分之一之大。

每一個地方，風俗出產的特點必定不很多的；每必甲項與甲地相同，而乙項與乙地相同。爲了這個緣故，使我要來與某地某地相比。

最使我注意的是工人的帽子。這是用芭蕉葉做的，形狀爲圓錐體的，與北京法國使館的守門者與上海法國租界的所謂越捕所戴的一樣。

女子頭上多蓋一塊布。這與男子的帽一樣的作用。否則必攜帶紙傘或布傘，或如傘

大的箬帽。普通的男子都戴西洋式的帽子。間或沒有樹的地方，忍不住任日光射在頭上，所以必須有所遮蔽的。

他們的衣服都是單的。普通的材料是黑的點梅紗。男子的衣長，將到膝蓋骨，女子則過膝，都是左襟的，短衣男女都有，多是對襟的。

男女一樣的大脚口的褲，一樣的不着鞋襪，赤足居多，日中著上木屐。因為不着鞋襪，不受約束，所以足趾間有很大的空處，足趾又都是圓的。中國不常穿着鞋襪的農夫也是如此，但聽說二月較涼時，他們也着鞋襪。

他們的面貌狀態，與中國人沒有什麼不同。女子也結髮掛在後腦脰外，但沒有什麼變化的式樣，更沒有一點飾物的。男子多剪去了的，四五十歲的人或者也如女子的結着。

較大的商舖等都有電扇飛轉。街上賣汽水的很多，也有敲冰成屑，沖入水內，如北京的樣子。也有人墊着芭蕉葉破蒲席睡在步道僻近的地方的。

我旅行到一處，必參觀其小菜場。培根以小菜場比語究，稱爲四蔽之一，固然很不錯；但我也要以小菜場比狄特羅(Detroit)的百科全書。一九二〇，十二，二十三在西貢寄

第四信

小菜場的面積約一百方丈，形狀是正方形的，每邊有門五，前門直達後門，左門直達右門，都爲走路。全面積都是西門得土的，而沿走路都有水溝，上覆有細孔的鐵板，而自來水機關也在其間，分布得很密。

場中菜蔬占三分之一的面積。菜蔬的種類太多了，使我認不清，記不住。我所認得清記得住的有韭，芋，春筍，冬筍，青瓜，白菜，芥菜，茄子，蒲瓜，香菜，蒜頭，椰子，蘿蔔，檳榔等，我看了這種菜蔬之後我不能在西貢境內把現在究竟是什麼節氣記憶清楚。

場中相類的貨物聚在一處，南部爲菜蔬和魚蝦，東爲肉，和熟食如稻香村陸稿蓉的樣子，更東爲汽水，酒類和麪包，麵包之北爲雞，鴨，鵝和兔。北部爲布匹與雜貨。中部則爲鹹魚和乾果。此外除兩個書舖外，大部是菜蔬的範圍了。

書舖，一家，是賣小調戲曲的，夾着幾部不完全的綱鑑易知錄，和本章綱目等。這種小調都是廣州出版的，不見有安南的。一家是用羅馬文拚安南語音的歌謠小說，但所有的如南京北京傳，第六才子等等都是中國材料罷了。

豆腐和油煎豆腐一、二家，乾的紫菜和濕的綠粉數家，但顧客較少。

南門口賣花女很多，他們的造花術還可與日本相比。花的種類之多，正與菜蔬一樣。我在這市場中買了幾本小曲，其一本名『四季蓮花』的，當中有一段說：

那桃紅和李白兩旁開放，牡丹花真是香國稱王；素心蘭與梅桂分外清香，金鳳花一朵朵各自朝陽；那芙蓉好比美人模樣，素馨花與茉莉伴住海棠；長春桂他生來高長，大漢，雞冠花紅杏樓樓燦輝煌。

這段話原是寫廣東的，但在更熱的西貢，自然更甚了。我把花開花謝有月令的制限的觀念，從此打破了。

場的四周，都留空地，南面更是數百方丈的廣場。在廣場中抬頭望見大時鐘。我到這裡，正聽他敲七響。場的北面有很大的街市；廣場前為小火車三路之總滙處。來市買菜者挾着竹籬紛紛來往。竹籬為半球形的，無柄，攜取的時候，以手臂挾在腋下。紅綠的肉與菜，微露在籬的口外。

我在街上不能走遠。黃黑顏面戴紅帽的印度人開的雜貨布匹鋪很多，可是我不能與

他們發生關係。中國人的商舖也很多，但聽不懂話，寫字也得不到什麼好答案。而且說法郎在此地不能適用。

一家麵包舖子的廣東人商夥，引導我到一家印度人的雜貨舖兌換貨幣。每十法郎換西貢銀一元又十占 (Cent)。占是圓的百分之一，是有圓孔的銅圓。更有十占二十占的鐵銀的銅幣。

我問他公園在那裡，他說。『從此地雇人力車去，等至遊完再回來，每輛約三毫。馬車四五毫也够了』。我們四人就要他代雇馬車。有一位曾到過北京的人問他門券若干，他的心中，因為我說『聽說西貢公園是很好的』一句話，預備出中央公園城南遊藝園的幾倍的錢，然而那位廣東夥友急忙的說『這不要錢的』。一位曾經久住上海的人，也很以有這樣的事體為怪。臨走時那位夥友再三說『這裡是 Boulevard Charner，車資四毫，回來時給他好了』。這店舖名振泰，離輪船碼頭約半里。

車行二十分鐘，就到公園了，地在西班牙路 (Rue Despagne) 的盧梭路 (Rue Rousseau)

我們在車中望見樹林漸高大茂密了，及下車，則已在公園內了。遊至一處，見民房了，又進，更是街道了。我們不能認清何處是公園的邊界，他沒有『什麼公園』或『什麼公園後門』的字樣或門崗，使我們認得出來。公園內只要不妨害草地，汽車，馬車，人力車，自行車都可進去，不受制限的。

每種動植物都標明名稱，類，產地；動物則更有標本畫，以便對照。這種情形，可知其不僅爲了娛樂居奇罷了。什麼並頭蓮菊花會，野人頭之類算得什麼呵？然而我也知道所稱贊他們的，都是應有的，並不比別處的有什麼特長。

公園的中央是動物院，後方是花房，餘則因地制宜，種植各種植物，而間以一所一所的各種動物。

我以前看見熱帶動植物，因爲氣候的關係，總不免有些不自然。現在所見的是生活在適應的土地和氣候中，他們強悍的性情，自然更足刺激我們的感覺了。

植物比動物更利害，欄柵的最多，四五丈高的椰子，從挺直的樹頂上垂下，每片二三丈長的葉子，和大小無數的果實，這種果實，是半尺餘直徑的圓球。一二丈高的大鐵

蕉。掌狀葉射出葉脈的棕櫚，更有扇狀葉灌木的，種類更是繁複；葉可做扇的也是他們中的一種。羽狀複葉簇生繭果的檳榔也高至三丈。

二丈餘的仙人掌，滿生老刺。祇小的竹，長出尺餘長的葉；黃幹綠紋的，非常高大，而葉長不過一寸。

其餘開紅色甜蜜香氣的花，結堅硬木質的果的喬木；長着光滑濃綠而橢圓形葉，垂着細小茂密而成穗的花的籐，或生粗長的針刺，抵禦害他的動物；或是細軟的氣根，吸收空氣中的水分。可惜我沒有植物知識，更不長記憶，不能將他們的名稱和性狀寫出來；但各種薔薇和池中開紅花結蓮蓬的荷花，卻是我腦中留着很深的印象的。

有一種動物最使人注意就是象，給他果子，要他 *thank* 『謝謝』，他就一跪。有人給他銅幣，他就用鼻捲了擲向在旁的守果子鋪者購買。有人給他不能吃的東西，他就用鼻向自來水機頭吸水噴人。但被噴的不是白人，因為擲這種東西的人，總也不是白人。

人部稱贊這象的技能，而不知他已失了應有的技能；人都說他可不憂無食，而不知這正是可愛之至。

在花葉間飛舞的各種顏色各種形狀的蝴蝶，真顯出幾意，這不是誰要他在這裡這樣飛舞的，也沒有誰不許他在這裡這樣飛舞。然而我們與他們自己都情願他們在這裡這樣飛舞。

街市間極不喧擾，在寧靜中聽小火車的氣管聲和鈴聲。街上間或有叫賣的人，但不具高聲的叫喊。小販都是停着担靜候着的。步道比北京上海的更闊上兩倍，步道上每隔二丈餘有一小屋，與街店相對，這想是街攤進化的，大概由警察署設立的，其營業以雜貨乾果汽水爲多。

安南人嘴唇上多有鮮紅色，這是吃檳榔後所留的。有所謂安南灰者，將食蚌所餘的殼煨灰而成，色紅，味鹹，除土人外，都不喜食。土人將這種紅灰塗在檳榔或另一種葉子上而食之。唇上紅色就是這個東西。

人力車夫很多，看去同北京，上海，杭州的一樣的可憐；他們戴蕉葉圓錐形的帽，而車的兩柄是竹的，是很長的，這是不同的。

小火車的軌道，在兩條平行的馬路的中間。火車要經過通兩馬路的直路的時候，就

將兩條塗紅色的竹竿欄住。車經過次數很多，故專設人守衛。

火車分一二兩等，一到堤岸 (Cholon) 價十分與六分，其每站距離與電車相像，不過他的買賣，也要在車站買的，車站是很小的一間板屋，車資是否遠近同價，如日本及中國天津的電車一樣，我不知道。

堤岸約離三十里，火車二十分鐘可到，有廣東街，頗發達。

二十一下午許多人濕着衣服回來，因為這個雨不是能從天色裡預料到的。將開船時，也是大雨，送行者的白帽都黃黑些了。但雨不甚長，雨後涼快多了。晨起六時是六十四度的氣溫，二十三日中高到八十八度。據說這幾天最涼，三四月最熱，也最多雨。西貢在北緯十一度的樣子，故冬至時最涼而夏至前後兩次日先直射時最熱。兩層高的洋房就沒避雷針了，這可以知雷雨之多。

西貢約在東經一百零七度，而上海約在一百二十二度，兩地的經差為十五。地球自轉三百六十度，適為一晝夜，故每度之時差為四分鐘。今相差十五度的經差，故為一小時的時差。但我從上海帶來的時刻，只比西貢的遲二十分鐘，不知錯在那裡。

我回憶十一月初在北京時，十七時至十八時的一堂功課，必需用燈光了。然而在西貢，晚間沒有別的光線，向勉強能看得出時表的針的時候，在十八時二十分。

安南人的語言與中國不同，而且各地也相差很遠，東京語與西貢語就須有翻譯。然而文字也是漢字，即在文中也是讀漢音的。這與日本文和漢文的關係有相同之點。

我得不到用漢文寫的安南書，只有一本用羅馬文拼安南音的俗語集，未知能檢査字典而看懂些他的意思否。

公園中的植物，並子嚴分種類，區畫地點，却以其有關係在性質相同者同在一處，各種的寄生植物都寄生在他應有的寄主上，籐本的施在喬木上，並不用什麼竹木的人爲的棚；水草生在河邊；菌類生在隱地。我看了這種設施，使我對於以前所主張的增加些自信力。

一位同行的學生找不到公園，他說，因爲到處都像個公園。然而一到公園，自然知道更有所謂公園了。

沿街的房屋的圍牆上，也有插着玻璃碎片的，他利用美的作用，使各種顏色相間，

但我很不願意看他。

我在路上看見一個布告說：

注意：公啓者，祈即速納妥該五元補納之稅後，有三個月通行，方納西一九二一身稅，如過期十二月三十一號納者，一經被拿，要繳埋西一九二一身稅，祈各知之。

新客街

這個文字，是用毛筆寫的，筆致與縫針肥皂廣告上寫的「禮和洋行」倫敦」等字相像。這布告專給中國來的人看。因為對於土人都是用羅馬文的了。

中國人在此地須納身稅，本是每年男子十八元，女子五元五占，十八歲以下的小孩免納。自一九二一年起，男子須納二十七元八十五占了。這是振泰麵包舖的夥友告我的。

我問他爲什麼有零數的，他說，這是公用自來水，公路電燈，通行街路，看崗巡警等的稅的和數。土人不要出在街上通行的稅，大概以土地是土人的爲其理由，然而須做修築道路的工。土人每年身稅五元。

所謂每年二十七元八十五占者，還不過是一個工人。商人或其他職業，都按所有額與所得額的比例繳納，每年六百元以上的也有。

身稅的名稱，確乎不好聽；但中國廣東福建之來此者總是漸多，而且總必得着厚利。不願納稅爲什麼不在原籍呢？金錢有什麼要緊？最要緊的是有些教育。這是要責之教育家。

法國人整理安南也算盡力了。我看起來，他們比對於上海法租界用心得多。安南人應該感激法國人，中國人更加了。

我的意思，法國人問安南人要無論什麼東西，都可以的，要求無論怎樣處置，也還可以的。但法國人應該以有誠心的人的教育做報酬。那麼，可以不必慮安南人被擠出在人世界之外了。這是法國人光榮的銅像。

法國人聽者，經濟迫得死人，經濟迫不死人的——現在的安南想來還毫無所謂危險思想。但那一個人死在睡眠中的？死前總還有一醒。那一個人不喜歡同伴的？總必有人去敲他們的門。

西貢多牛車，黃牛頸上的脊骨格外隆起，許多人見了，都說他天生成必須拉車。但我要問，他一樣的有口，難道天生成該吃粗糲的嗎。

日間大家出去遊玩，夜間多不出去了。許多人在艙面上納涼，各談論西貢風俗，或經過情形，而且加些評論，然而所用的語言都是方言，朝鮮話，湖南話，四川話，都不是我所懂的。有一人發了一個更高的聲音，而且是北方話，所以我聽得懂，他說『聽說西貢原來也是中國的，唉。可惜』！我聽了就接續的想：『聽說中國還有很大的領土哩，唉，可惜』！這思想幾乎變為語言了。

許多米袋都在船艙的底層裝好了。艙板上散着尖小純白的米粒。

三十三日十五時，船又動了，岸上許多黑衣服的安南人在氣笛中舉起白的帽子搖動；黑而龐的印度人圍着紅的裳靜立着。有的遮在傘下，有的任雨絲像針的刺進去，卻像沒有覺得的樣子。

最高層艙上許多老年的法國人，披各樣雨衣，都拿了望遠鏡緩緩的走，一聲兩聲的吹叫鈴與船頭上的司機者做手勢，他們漸漸的下去。知道已離碼頭很遠了。

十九時的樣子，衆人喊了一聲，即刻笑聲繼起。我的頭上，落了幾點細小的水點，後來一個法國人的女子走過來背後很濕，頭髮及額面上掛着幾點水珠，張口大笑，而且很快的說。幾個法國人的軍人用很表同情的態度答應他。他走過了，軍人就軒一軒嘴聳一聳肩的在他的背後笑。船起碇得很利害，有人說水又要潑上來了。

二十四早晨聽見雞鳴，鵝也叫得很清亮，這是經西貢後的新聲音，

我在自來水管前洗面，擦過一次，再想把手巾浸入盆中，盆底裏沈着許多污點，原來對面的人，將帶着鵝糞的草拋入海中時，被風吹過來的。

二十五日風浪平靜。十二時微露遠山，十八時到新加坡了。

閱者諸君倘不與西貢同緯度的，必定很有一種感覺，就是覺得我這信到得太遲，夏季的消息，冬季才到。我想北京的閱者，必着重裘擁爐火聽我揮汗飲水的消息了。或者窗外還映着雪景哩。

一九二〇，十二，二十五，在新加坡寄

第五信

泊在新加坡 (Singapore) 的汽船很多，碼頭的建筑也很好，一望而知其爲凌涌繁盛

之處，

凡護照上經國內英公使署或領事館簽字者，得在英國屬地上岸，護照上原寫明經過某某地方，凡經過的某國屬地，自有某國領事簽字。但由上海華法教育會代辦者，每省去這一段手續。我取到護照時，就知道不能在英屬地上岸了，但那是只求能到法國罷了，能在路中英屬地上岸與否的小問題，何必再去與華法教育會幹事麻煩。至於所往的為英國，那可不用樣費事，因為法屬的西貢，不像英人的檢查得嚴。

許多人留在船上約二十分鐘之久，數人先上去嘗試，竟毫無阻碍，於是陸續來者漸多，到後來，大概沒有不登岸的人了。

我以前說，在西貢開雜貨等店舖的印度人很多。又說，在西貢開船時上來了許多黑面龐圍紅裳的印度人，而且有許多冒雨送行的。到了新加坡這種印度人太多了，原來其中大部還是新加坡土人的馬來人種。他們的膚色沒有非洲人的那樣黑，但比印度人略紅黑點，這大概可以代表棕色人種了。

街道上來往的車輛比西貢為繁，但清潔寧靜大不如了。

電車班次很接近，車中坐位是橫行的，人都前後對坐，而非左右對坐，各人之面向他人之面，而背向他人之背。每一橫行都有門，可以上下。這種設制，位置一定，不能容比坐位多的人，但沒有在門口擁擠得不能上下之弊。然行之上海，或不免要減少所入額的。我常見上海的電車上立在車門外的人，被買票人趕進門內去。

汽車很多，而且有公用的，如電車的樣子。

人力車牛車都與西貢的一樣。

馬路的步道上都有屋蓋着，也可以說商舖外都有限闊的屋簷，屋簷之下，就是水溝，闊約二尺餘，深約三四尺。沿馬路的兩岸無處無之，這很想見此地的雨量之多了。

街道間橘子香蕉的果皮從氣味上知道他已在腐爛，僱人不必久居。

街道間中國人的店舖也是很多，所過幾處，都爲福建人，大概廣東人在西貢較少。

每十法郎換本地通用銀一元又四十占，但也有只換一圓或一圓三十占的。

香蕉，橘子和甘蔗都很多，但從價值上看來不像比香港西貢多的樣子。西貢五占可買的橘子，這裡要十五占，至少十占才買得到。

一樣的罐頭膏，有的是三十占買的，有的是二十五占買的，卻也有二十占買的。這種情形，又催我們不能久居。

孫彭君本要我詳問這裡華僑中學的情形，我本也很願知道這裡的教育狀況；但時間這樣匆促，又感受些這種刺戟，無力遂我的所願了。

馬路上聚著許多人，裡邊是兩個土人相打。所謂勝利的人，軒起面龐走了，怒容的回顧幾次，留著的人從地下起來，又有人牽倒他了。再牽他跌倒的人是着黃色制服的警察，他再三很用力的牽而且推，才使他跌倒，他雖然也一樣的紅黑面龐，卻看得出不及跌倒的人的強悍。

第二次走到街市去的時候，有人向我們檢查，他大概是捐局裡的人。等到回來，他要叫住我們了，我便對他說我們就是這幾個人。他並不檢查什麼，卻置手於香蕉上。我要他吃，他也剛取下一個了。走遠了幾步，他高聲的說所拿的是已經壞了的。他雖用英國話，卻是個中國人。

二十五晚上，艙面上聚集許多人。立在中間的是護送四川籍學生的張君。

聲音很雜，而且看不出說話人的容貌態度。

『你到了馬賽，華法教育會的人來接，你也可以說，我們是很糟的，不必接去』。『就是我們很糟，你也不必對來歡迎的人說』。這個聲音，從大眾中發出來。

『沒有這事』。這是立在中間的張君說的。他戴著圓的眼鏡與分『旅行須知』時一樣，但視線並不從鏡的上邊射出了，似乎有意使視線通過靈視，使他減弱光方的樣子。

『華僑說出歡迎一百五十人』。『廣東華法教育會一定要他們歡迎』。『我們何必拒絕』？這等話又接連的響。

『沒有這事，我那裡會拒絕』？

『我們大失體面，我們不能承認』。一個人坐在鐵欄杆上說，說完吃他新買來的甘蔗。『你應該保持我們的榮譽』。

『這話可以有的』。

『你要走嗎』？一個人且說且牽住張君的手，自己的面上異樣灰白。許多人也攔阻了說『不能走』。

『不得了』。張君且跳且說。口中噴出一點唾沫，在月光中飛過。因爲風的流動，與地心吸力成爲合力，使這權沫傾斜的飛到一個人的袖上。衣布的滲透作用與空氣的熱度，使他不久消滅。

二十六日八時船開了，直至第二日下午才漸不見小島。

印度洋中的風浪是最可怕的，但這回竟如在內河。有時微風吹過，海水上現出秋波，日光很烈，因爲少雲與少風的緣故，愈是難忍。

二十八日並沒有風浪，但同行者之不舒服者有好幾人。因爲雖沒有風浪，而無風的浪也够使船活動得限囿了。一個浪大過兩隻船的面積，實有其事。我想這種浪動大概是天然的，永遠的，實在水面太大了。微風來時大面積的浪上生出小浪，這是風吹成的浪了。

窻洞裡留著一條魚，長約五寸，他是青黑色的，腹部微白，一切都與常魚沒有區別，惟胸鰭特別發達，長約三寸。開展很大。這就是海中常見的飛魚。我以前很思詳細一看，而且疑心或者是水鳥，現在明白了。

三十一日十時到錫蘭的可倫布。 一九二〇，十二，三十一，在可倫布寄

第六信

船抵可倫布 (Colombo)，進避浪堤下棧，但不攏碼頭，乘客上岸須坐駁船，與香港一樣。若坐汽船 (Motor Boat)，每人給本地銀五十分。

船停駛後，就有人上船在出入口檢視，凡護照上未經英領事簽字者不能上岸。故上岸去的人不多。

大雨不止，上岸去的固然減少遊興，就是在船上的，也因為不能立在艙面上，眉目間露出不快之感。

船未停時，遠見一汽船拖大船五隻，每船中滿裝麻布袋，而且滿立工人。船停了，雨也漸止了，他們就將麻布袋中的煤攪入我們船上的機房中。他們都是膚色黃黑的印度人，和紅黑色的馬來人。

白的鷗，黑的鴉，在雨絲中成羣的飛舞。有時點着水面，立即飛起，大概有小動物被他捉住充他的飢了。有時他們飛得倦了，靜止在汽船上掛旗的繩索上。這個旗紅質藍

紋，就是所謂永蔽日光的英國旗。這種飛鳥中有高低上下的飛舞，却永不見他在什麼地方有一瞬的靜止。

他們高飛時，見他白的胸腹；他飛到我的視平線以下時，我見他黃黑的羽毛，披在頭尾和兩隻長大的翼翅上。他們的脊梁上。更顯出光澤。但我不曉得他的名稱。遠望岸上的椰子樹，高大的幹上，長出碧綠的葉。這是印度土上的自然物，與飛舞的鳥一樣；但這種樹都插在人工的建築的中間，這種建築，想多數是英國人的心血經營成的。我將有所思，把眼光放下，不覺近旁水面上的景象影入腦中了：「一隻小汽船，自西而東的過去，一個印度人穿黃色衣服在前面司機；一個白衣的白種人坐在船中指揮。更有一隻船，有同樣的指揮的人；不過他們是兩個印度人漿的。旁邊一人對我說：『英國人面色很紅，鼻更高，而且多不留鬚的。你看每隻船中指揮的人可以知道了』」。

新加坡約在東經一百零二度，與西貢的經差約為五度，故自西貢來的時刻須改遲二十分。可命布約在新加坡之西二十二度，按每度四分鐘計算，應改遲一小時，又二十八分，今見只早一時，又覺不符了。

氣候，自西貢到可倫布，都無甚差異。我留在新加坡可倫布，都不是午間，所以不知道他們日中的氣溫是幾度。

新加坡在緯度一度十七分，爲我這個旅行的最南之點。從這裡往可倫布，便折向西北了。

自西貢至可倫布一路的緯度相差不多，故晝夜的長短也相同，大約晝長十二小時餘。

我也知新加坡有拉弗爾 (Raffles)，圖書館與博物館和奧查特 (Orchard) 植物園，可倫布也有博物館和維多利亞 (Victoria) 植物園，牠們未必不及西貢。但因爲我不會去遊，故不能表彰牠們了。

我的日記簿已填寫至最後的一頁了。我取出新的一本，面上寫着民國十年，預備明日之用。

早晨二時，船離開可倫布了。同行的駐法公使陳籙宴全體學生，請單上寫着慶祝元旦字樣。

我回憶起一件事情；我的哥對我說，他初到北京時，想起自身所在的地點，他的注

意必先在他那想像中的地圖裡錢塘江旁小圈上一停，再馳往地圖的上方，到了雙套的方格上，便敢斷定這是他所在的地方了。這個地圖是在心中的；故這樣馳驟的時間很短。我到北京時，也同他一樣。現在不可這樣了，——每到某地，便能想定地圖上的某地；這樣想定之後又立即明白對於全國的地位，香港是廣東省東南海岸的小島，新加坡是亞洲三大半島最東的馬來半島附近的小島，寫這通信稿時，正能想定我的所在是渡過印度洋將近紅海的海中的一點。這個觀念算得是我在旅行中的進步，然而一塊一塊顏色斑駁，狠神聖的一定不能變易似的分着疆界的地圖的觀念，總還是留在心中，未曾脫去。

自上海到馬賽一路之中，以這七日所行的洋面為最大，但因爲沒有很大的風，故不困難。風較大時，船左右前後高低的活動，有一二人略感頭暈，然沒有初上船幾天覺之甚。我也並不爲意，無論如何動盪，總能擎着手寫字，身體傾斜着行走，並不覺得困難。實在上船後二十餘日的練習，算不得是短期了。

路中的快樂，有我在未動身時所預想不到的；但有惟一的不快樂，爲所預想到而未知如此之甚的。這個不快樂就是沒有接到一封他人寄來的信。船中的人聲，並不寂寞，

我自己的思想，也並不寂寞；但沒有接到來信。却使我大感寂寞。我想這真可算得旅行的大苦處，也是惟一的苦處。

今日午後到吉布的 (Thur) 了。

據以前別人的經驗，自可俞布行七晝夜，可到吉布的 (Dihou) 了。七日早晨，大家急欲望見陸地，但船長的報告，謂尙在北緯十二度十一分，東經四十八度四十九分之地，離吉布的尙有三百二十五里 (Mile)。

八日十時，遠望北方天與水的分界間，微呈黃色一線，不久，線漸有厚，而更長更黃了。

水面的皺紋，漸漸微細，終而至於平靜。沒有峯也沒有谷的黃沙的山，圍繞三面，如死蛇上積了幾千年的黃土一般。我們就是這中間停止行進了。

自可俞布至此，行將八晝夜，爲這旅行中最長的一段。因此大家要求上岸遊散的心思很殷。但當這正午的日光之下，八十四度的氣溫，精神上已很是疲倦；而照在日光中的滿目黃沙，也不由得使人起了很大的反感。

許多的黑人，在汽船的升降梯周圍的小划子中叫喊，爭招渡到岸上去的顧客。到了碼頭，有幾人竭力的說大家不要離散，防爲土人所食。

我們沒有見到街市，所見的惟加非館，麪包舖各一，西服，雜貨舖各二三而已。這種商店，散在各處並不成市。

錢幣爲法郎與生丁，與法國制的一樣，法國制的，同時並用，價值相同。

我們說，我們尙未見到吉布的女子；正在說話的時候，女子六七八人，迎面來了。他們的膚色比男子更黝黑，着長服，想無下衣。衣服的材料以條紋或細點的白布爲多。袖很短小，露出黑色的手臂。上下臂間多有黃色的果實一串，也有爲金屬物製成之圈者。黑人的髮很捲曲，成細小顆粒，貼在頭上，如佛像頭上染藍色之螺髻，也如做袍褂裏層的珠皮。女子並不剪髮，但似乎沒有閃光的，搖動的散在前面，也沒有（紋絲）的，（文明）的結在後面。髮上和頸上似乎都有黃紅白綠的金石小片，但不很注意，不得其詳，大概與北京的天寶，上海的鳳祥杭州的乾源等店所賣者相同。但其來源和作用都很簡單，不過如斯維夫脫（Swift）所說，山中掘來紅綠石子，大家亂吞一陣罷了。

漸走漸近，這幾個女子已在面前了。他們且笑且說，張開兩手，攔阻我們的去路，後且牽住衣角，說笑也更甚了。

我想這樣的事，大家不是沒有遇見過。但因為他們的面龐是黑的，所以斥他們爲野蠻鄙俗了。我在西貢街上的夜間，也遇見這樣的事，我見有女子來拉了，立即走開步道，他也不追過來了。我遇見這樣的事，在西貢也不是第一次，所以對於逃避的方法也很熟練。

土人的住屋低小，門口放低小的凳和床，多以白布蓋全身睡着，全地都像在睡眠中，而遊人也倦極欲睡了。

屋的牆壁全是白的，就是幾所歐洲式的房屋如商店和插法國旗的局所，也是如此。然而這白的壁與黃沙的地，照在日光中，強力刺戟的反射光，愈使人不能在街上行走，——這時更念及西貢的綠蔭了。

小孩販賣的物品，以橘子，石榴，螺殼和鳥羽爲多，人工物有芭蕉葉編織的扇，形方，柄在側邊，如手旗，也如菜刀。此外沒有販賣的製作品；而從別的方面，也沒有見

到的了。法國人印的本地風俗的明信片。則賣者很多。

祇有數小時的時間，而且膽又這樣小，不敢進狹小的街道去，更不能與他們接近，故實在看不到什麼；但僥倖見到一所學校，略可壓我的慾望。

我自上海到這裏行將二萬里了。不料在中國各處習見的舊式學校得再見於此。這學校靠近街道，從他們讀書的聲音，使我知道此地有學校；教室的門外就是街，在街中能够望見搖着身體讀書的學生。近去，小孩八九人，坐在一行半的桌子旁。桌子的地位，在街門口之一角，約占全室五分之一的樣子，其餘的地位，全被高低不齊的桌凳占據着，——桌凳腳有幾隻有些傾斜了，而且似乎有些霉爛了。一隻吃東西後所留的盤，放在蒙塵沙的棹面上。壁上貼幾塊紙，疑是香烟或洋布的廣告。

室內除小孩外沒有別的人。小孩對著傾斜面的桌上的書，高聲誦讀。各人的書不全是一樣的。書中文字橫行，每字只有直線或曲線一二條，其中有(6)與(4)二字爲我所認識的。蓋他們所用的爲阿刺伯文也。這種書是油光紙上石印的，與中國中學校教科書一樣。小孩每讀書幾句便再看我。有幾人略帶笑容，大約因爲給他消遣的資料，表示歡

迎；瘦小些的，也是這樣子的着，但沒有笑容，從他不敢直視的眼中，知道他有所畏懼；更有一人，於一次之後不再仰視，只是讀書了。

對着書本高唱，算是兒童的事業，這個律令，竟也統治於一萬里外的非洲，這是很奇怪的。但是石印橫行文字的書本和傾斜面的桌子，北京上海和各處鄉間與這所相同的學校中，倒是很少看見的。我不願『陳列醜惡』，實在是『自己譴責』。

從汽船到碼頭，的剎子。每人出費一法郎，自碼頭回船相同。然竟聞有在中流停船，出刀示衆，要挾每人兩法郎者。倘有晚後過渡者，想必更甚了。

有人在汽船中失了外套等衣服數件，想由窗中竊去的。

遊吉布魯的後，我們中多人說黑人這樣的程度，要他們怎樣能生存呢？這話原是哀矜勿喜的；但我的意思，現在所謂能生存者，難道生而已然的嗎？他們沒有機會求進步。即使他們就是古文明國的埃及民族，也有可以原諒之理——他們是睡着了。但是醒的應該怎樣呢？

世間上有一個『被侮辱與損害的人』，連自己已爲光榮與利益的人也『不幸』在內，而

且一切都是『不幸』。

九日六時，將要開船了，機器房裡的煤已裝完，許多牛皮——本地出口貨的大宗——也裝到最後的一捆了，這牛皮忽然從空中掉下；附有重大鐵珠的鈎往上升起；鐵索斷了，鐵珠往前飛去，鐵與鐵摩擦，火光四迸。那鐵珠穿破布蓬落在籐椅的一角上，幸未擊着人身，這時滿艙面的人各睡在椅中。

紅海中沒有大風浪；但到了十一日，艙上布蓬都拿去了，雖氣溫已減，日光還未達到可愛的程度；而逆面涼風，已足使人寒慄而有餘。

浮海以來，屢以不攜畫具，不能使這景象留得長久些為恨。十一日早晨，我實在不容再忍了，因以『小楷羊毫』代畫筆勉強寫了一幅。

我沒有用『見取框』，從窗內望出去，正圓的窗洞，便是畫面的輪廓。

圓直徑的五分之三是天，以下是水。水與天的境界，為幾乎平直的弧線；左右一樣高低。中部略凸，明白是大圓線的一部分。太陽偏在右邊，大半尚在水面之後；左上方是一塊大雲，想必這是全體的一小部分，輪廓外還有很大的哩。有了這個，恰好與太陽

在畫面上得成左右平衡。深色而且因受太陽返光而閃爍的水，也與太陽和雲成上下平衡之勢。中間是遠近的雲：平的，線似的三條，使左右聯貫，中間一條最長。也最近太陽，地位在圓心之上；上一條偏左，近着大雲；下的最短，幾及圓心。太陽旁散着幾小塊，而全面各雲間又散着幾小點。這是一幅很好的構圖。

畫面上什麼顏色都有，更夾以什麼的混合色——所占的面積和分布的疏密，自然各有不同。天際除太陽近旁外，全襯青色；水面除因太陽而返光的鱗片狀之處外，也是青色。太陽旁是強光的紅黃合色，漸遠漸淡。線條的雲，右半是黃紫，因為受着太陽光的緣故；漸左漸深，帶了灰綠。小塊小點的，近太陽者，紅黃中含青，遠者紅含綠，就是遠者比近者含青藍的分量為多。但每塊的向着太陽一面的邊上，總是留強光的紅黃色。離太陽最近與最遠的幾小點，是全為深青色的。這都是最近的，在太陽前面的。遠的，在太陽後面的雲，是紅赭的，——更近太陽的，紅中含黃，——都發強光被淡青的淡紅黃的天襯出。左上方最大的一塊是灰色中帶了赭紫綠的，近旁沿出小塊略淡薄些。從他發滯的形容上，看出細小的水滴。小雲塊與水面間是太陽的一角，是紅黃赭的合色，而

紅與赭的分量都不很多。水波的鱗片愈遠愈小，而紅黃的，分量也愈甚；留出青的皺紋外，都是青綠，這就是背日光的一面。他的波峯更深藍，由峯至谷，都沿下幾條深藍的綫。最近的一個波峯上雞冠狀的浪花，與飛躍而起一大一小的兩點水珠，都是白的無色的。

我正想檢點全畫面有否遺漏，太陽離開水面跳出雲上，使我怕羞；而天際與水面的形色也全變了。我不知道這可算是一幅完功的繪畫否。

在紅海中很少見雲，也沒有遇雨，故常在早上見太陽從水後起來，晚上往水後下去。因為如此，所以海水常被照得通紅，所謂『紅海』者，實在還是『青海』之至。

一九二二，一，十三在蘇彝士寄

第七信

十三日早晨是『秋訊』的氣象了。括面的風，叫得寒暑表降到六十度，人雖屢欲寒噤，卻不敢寒噤——這話似乎很不循理，但試想『呵欠時怕人割舌頭』的心理，便不會奇怪了。這是一樣的情形。雖然沒有雨，但水手沖過地板，地面上的潮濕很足以當之。北省

空氣乾燥，頗少這種現象；在南方，是秋來時必有的先鋒。我家鄉稱他爲『收南瓜棚』，因爲夏季以來庭園間所栽南瓜的枝葉都被他吹倒，而使人在這風雨中看出庭園比平常尤爲光明開暢。汽船上雖沒有南瓜棚，但竟有同樣的景象，就是新近拿去了布篷。提起我秋說的觀念，這也是很重要的原素。

三時下，左右兩岸黃沙的山經過不少了；前面水的界線上衝起煤烟，既而露出許多船桅的尖端。又漸見屋頂。四時，就在這街市前汽船三五的灣中停駛。這就是蘇彝士『Suez』運河南口了。

從船梯上來的人頗多，但不見有下去的。

上來的人有來檢查旅客的身體的，我們從艙面上走下來，他們就在旁留心，這樣就完事了。

望街市並不繁盛。所見人種類多不同，但不知其詳，一望回族最多，埃及人是容易識別的。

一個埃及人在艙面檢視上船的貨物，他是黃色面龐，頭上是紅色『截圓錐體』形的

帽，頂上圓心有一黑色線鬚，如西洋式大學生的制帽。

他尙能用英語談話。他說他到過倫敦，且知道埃及是個古國。他說『世界上的文明，都從埃及產出的』。有人告他埃及應該獨立，建設一國共和國。他答『埃及依舊有的；埃及是君主國，有埃及人的皇帝；英國人到埃及來，埃及人到英國去，正與英國人到法國，法國人到英國一樣。俄維斯是沒有了，已經元結了；他們沒有船經過這裡了。日本國很強大，他經過這裡的船一年二三十次』。又告他『我們很希望埃及恢復文明』他答『謝謝，我也一樣的希望中國』。

幾人很願等候開船，看運河口岸的景象，但夜寒促人欲睡，而未嘗宣布何時開船，就相約一閒開船了，就起來通知各人。

我於二時醒來，尙聞起重機與貨物的擊撞聲，三時第二次醒來，已聞船與水的擊撞聲了。急起來至船上一看，船在兩岸間緩行，岸闊約十丈，水中不見波紋；船頭上有發光很強的電燈，前後來往的船上也有的。船頭上通風管後立一水手。頭頸縮在肩下，頗似小城鎮裡冬夜的崗警。前面的船近來了，他就立出來叫喊，我遇見同他相像的崗警時

，總覺得很冷；現在也得同樣的感覺。此後如何，情願至明晨，再行追究了。

十四日六時，天尚未明，這可證此地此時的夜長於晝。寒冷潤濕的空氣，像用冷水洗面。船的右邊，紅光微吐。照得黑色無邊的湖水呈露金波。

七時後，兩岸廣漠的黃沙。被青色的帶束住，我們就在帶上飛跑，可是又無力飛跑。

我們看到這樣的黃沙，還要聯想到古文明的淵源。至於看了發生喜悅，還有好奇的心理在內，未必全是因為人類祖先在這種境地生活之故。新奇之能使人注意，是很簡單的理；倘有世界自來未有的景象發現，人必不因祖先沒有見過而不加注意，反之，慣居沙漠的人，見原野，未必不發生喜悅的。況且人有自己在安樂中而喜看他人困苦的心理的

一九二一，一，十四在坡特賽得寄

第八信

十四日十二時半至坡特賽得 (Port Said) 這是八十七里長的運河的北端。遙望河口長堤兩條，伸入地中，雷綏 (Ferdinand de Lesseps) 銅像很高的直立西面堤上，面向東，

右手拿地圖下垂，左手斜指運河。

市街也以河的西面爲盛。船離岸約三丈，乘划子渡到岸上去，每人需費二法郎。貨物的市價也較別處貴得很多，疑是有意欺人。

船上來了一個賣新舊約書者，我以爲他有回文的，視之，多爲漢文的，因此又以爲他是中國人，詢之，則知他是開羅（Cairo）人，在此開店，售賣各種文字的新舊約，他多拿漢文的，大概是看見船中多有中國旅客之故，不久又有販賣鴉片者，不知是否也爲了看見中國人很多之故。或者他是個經驗者。

來船上賣橙子烟捲的很多，頗似香港。更有携皮包的理髮匠，形容與中國的一樣，『拙盒談話』中所謂西洋屠夫。與中國的一樣的話，我在此得着相似的証明了。

晚上偶然發生一種感想：現在見到蘇彝士運河是這樣，雷綏銅像是這樣的了，但以前在激壇上講演時，心中何曾有這樣的觀念的？

二十一時開船，此後行地中海了。

十五日海水平靜如一大圓鏡，夜間可在水中看見星月。從月形裡使我想初離出發

地在東海中時，現在是將到目的地了，而新月朱絃的景象，已復舊觀了。

夜中覺得驟冷，即起來取被，且爲近旁幼年的唐君加覆毛毯。這時很足動我一個記憶。以前凡遇夜間驟冷或狂雨的時候，從睡眠中驚起，必跑入學生寢室爲他們蓋被，而且留心有雨水從屋瓦上漏下來否。他們中也有許多人不比我的幼稚，被服蓋得很好，且沒有所謂驚起。

路程單上所報告的緯度每日增高，而寒暑表上的水銀柱却漸下降。自上海出發以來，大家喊着說『天氣漸熱了』，入紅海以後，又說『天氣漸冷了』，似乎爲了求暖或避暑而來的樣子。

上船以來，呼吸純潔的大氣，盪洗清澈含鹽的海水，精神安得而不健康？遠望海天——希望看見陸地時，更在能力以外的望出去——必於正在醞釀的近視病有益。但爲時已一更寒暑了，又安得而不河惜呢？

十七日午七時，晚餐將畢，見窗外陸地很近，即往船面視之，這就是意大利與西西利間的海峽了。初以爲已於昨晚經過了今尙得一見，更覺滿意。

船行海峽間沒有風浪。船向西行。見兩面秀麗的山峯，積雪滿山就是西利島，但不見火山。兩岸最近處約只距三五里。兩邊各有街市，燈光密布，如盛開金花的菜圃，遠遠的能認出街市的行列，平行的二十餘條，更可與柴哇相當。我的旁邊一人問我『這就是火山嗎？』可見他的可以驚人了。這樣的過了六處，船先往北折，後再向南，再入大海了。遠聞汽笛之聲，見燈光成貫，沿水移動，知是火車過去了。

十九日船很動盪，浪花吹上船艙如下雷雨。大家睡在水床中，屢聞嘔吐之聲。波浪起伏，敲窗有聲，使窗內時明時暗。間聞無聊的吟呻，如午後的炊煙，如曉後的爆竹。從這零落岑寂的聲音中，有人叫『大哉此風也！』

二十日天未明，已聞搬行李的聲音，且屢有人從門外回來，報告，『看見馬賽的岸了！』『看見電燈光了！』人聲更熱鬧了，卻驚不破波濤怒吼中的黑暗。我在夢寐中得一種感覺，不由得記起禹陵，蘭亭，柯巖了——我在中小學校時，秋季必往禹陵，蘭亭等處旅行。今天早晨的感覺，與以前將要旅行的早晨相同，所以我這樣的記憶。

十時，船停水中，遠望寒山間的建築頗密，但很是靜默。據說十六時可到。

以前在學校時，凡遇大衆無聊的時候，就發令全體唱歌。現在既無人發令，更恐沒有半數以上的人能唱的唱歌，大家只得斜倚在已經束好的被包上，心中豫想馬賽，巴黎，更因此而記起地理書中的圖，或者回想上海，香港，或者念及家鄉，父母兄弟的面貌，一一從眼底裡過去。不久開辯釋了，報告他早晨起來得太早了。

十六時下到馬賽了，大家分組將行李搬下汽船，至公司齊集，由關稅人員大略檢驗，運往火車站。巴黎華法教育會職員二人引導大隊至飲館晚餐。

大家殊困饑渴，而教育會職員召集代表要各人豫繳二百五十法郎作晚餐及招待費用，於是百忙的去繳，二十一時了尙未得食。本擬二十三時乘車直往巴黎，未知食後能趕到上車否。

第九信

二十日二十二時晚餐畢，全體由二十三時的火車直往巴黎。

車中位置，比人數爲少，座得很擠，尙不能容，不得已許多人只得立着。一小時之後，立的人漸漸的在地板上座倒了。也有幾人將座位讓給立着的人，實在坐的人也因爲

擁擠，不能舒服。

弦過的月，照臨車上；車行得這樣快，月卻永遠的跟着。月光中鏡似的湖水告人靜默；但山石的峯谷，村市間零落散布的燈火，車入山洞，欲入窗中，瞬息萬變，使人的思想很是複雜；然而也很簡單，每一思想，不能有數分鐘的繼續，又轉念到將要到來的目的地去了。

我已到了法國內地了，關於我所要寫的——旅中所感的——也盡於此了，但我向要將這次旅行中所得的幾個較重要的觀念再寫在下面：

照地圖上——董世亨的——西貢，吉布的，是染紫色的；新加坡，可倫布，是紅色的；現在走到各處，都是一樣的土地，並沒有紫，紅，或其他的顏色。至於新見的人，種類很多，皮色有黃，黑，黃黑，和紅黑的不同；衣服，顏色不同，形式也不同；風俗，安南人喜食檳榔的，吉布的人面上刻有癩痕的；但兩足直立和其餘一切肢體的構造，却沒有一處不同的。因此在我們的希望中，不該有地與種的區別。

數十日不飲中國茶了，在數萬里外取出龍井茶而飲之，自然更覺愉快；但吃香港的

香蕉，西貢的椰子，波羅蜜，吉布的的鯊魚，玻特賽得的橙子，我也很愉快。我並不想各處都種我們所有的龍井茶，使『永見朝日』，如英國旗的樣子；也不想香蕉，椰子等都爲我們所有，陳列在『遊就館』中。誇爲光榮。

我們在各埠所見的人都異常忙碌，因此便勸我『他們爲什麼忙碌』的疑問。文明的效力，在能改變人的生活；但改變人的生活，未必就是文明。真文明是爲『人』的，并不僅爲自己的；是施諸人的。並不是求諸人的。我望人不要改變他們的生活至於如此，更望人把他們的生活變爲有意味的人的生活。

西貢新加坡的中國人很多，比在上海的各國的西洋人的總數尙要多幾倍。但看他們的經營，似乎不及遠甚。他們的生活，很像蠅的生活，蛆的生活。他們一切經營都是沒有系統，只知腐蝕的，所以說很像蠅與蛆的生活，至於他們本身，決不是蠅與蛆。總之，上海的西洋人的經營是有主義的。而在西貢，新加坡的中國人是只知吃飯問題的。

至於這旅行中應注意的情形，前人已屢有報告，而這次的同行者中文必有記載發表，我不詳述了。

一九二一，一，二十一在里昂車中寄

從上海經過法國到倫敦

附 EASTER HOLIDAYS

徐彥之

從中國到倫敦原有三條道可走，一是乘火車過西伯利亞，出波羅底海到英國去，道上祇要兩星期的工夫；不過現在俄國還走不得，一是先到美國的華盛頓或紐約，再到英國去，最快的時間有二十二天便够了；不過此道太費了，除非路過美國特別有事，或專為遊歷的人，少有人取這條道。一是出中國海入印度洋，過紅海蘇夷士運河，入地中海到法國之馬賽換火車；或不到馬賽，出地中海西口之直布羅陀海峽，直抵英國下船，亦未始不可。從中國到英國來的，以第三條道最為普通；一則因為省錢，二則因為沿途靠岸的碼頭甚多，又可以多見到景緻，不過多耽擱些時間罷了。走這條道的沒有十分上等船，亦沒有十分快便的船，從上海到馬賽水程不及三萬華里，我們這次乘法船，(Cordillie)來，盤走了三十五天工夫，據說在這條路線上算最快的呢。

到歐洲來的大半是走第三條道，而且有許多人做遊記，報告沿途的風土人情。現在我注意要說的，是偏重在船上的生活，和一二特別之點，據我個人的眼光觀察，對於中國社會的前途很有重大的關係。

民國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從上海乘 (Cordillie) 到歐洲來的中國人有三十四人之

多；像張溥泉汪精衛諸君到香港便下船到廣州去的當然不算在內，如果正當大戰時，運華工，三十四人還算很少數；到法國儉學或勤工儉學去的，三十四人亦不算多，但這次 (CantiPere.) 船上載的中國人既非華工，又沒有一個是勤工儉學去的；那麼三十四人，便不為少數了！裏邊很有幾個特別之點，可以注意的，平素和朋友們談天，嘗說；我預料中國在十年之內，要點綴上一點資本制度的色彩；是禍是害另是一箇問題，但事實上要往這個方向趨。這個資本制度的種子，我們可以到三處去尋，一是現在的督軍，和其他師長以上的武人，他們有錢，這是人所共知。他們雖無甚高的學識；但他們亦明白錢的來路不正，而且看到督軍亦不是子孫萬世之業。於是『妙想天開』想出一種『逆取順守』的法子來（至少在他們都是『順守』）。便是拿做督軍弄來的錢辦大規模的實業。舉個例：我知道最清楚的濟南的魯豐紗廠，在北方有數的大工廠。你猜股東是誰們？靳翼卿，盧子嘉……。他們有錢，事情容易辦，現在軍閥，十年以內便都是中國的財閥！

一是在野的政客。他們多半都是屢次上台，而皆不會十分得意；於是決然從實業上

下手。他們雖不像督軍們那般的有錢。但却亦有些錢；而且因爲在社會上地位的關係，亦略爲有點信用，小商家亦樂於入股給他們。所以他們的事亦不十分難辦。至於他們是否誠心誠意的要辦實業，或者最後的目的仍在政治上的活動。都可以姑且不問；他們現在要辦實業，這是事實。

一是一般的趨向。現在一般青年相遇到一塊談天，問起各人將來的志趣來，答語總是這四個字：『教育』『實業』，若要問他將來作什麼官，他便怒形於色，以爲你侮辱了他。至於這種趨勢的起源和背影，以及於他的對不對，那是『社會心理學』和『社會倫理學』的事情，我們此刻祇須明白：一般人的心理都趨向到教育和實業方面去。我們再看從教育界轉入實業界的人一天比一天多，這又是一種不可辯的事實。不過這一般窮念書的人亦萬難得作到資本家，替上兩項人幫幫手罷了。

(Cordile a.) 上頭二十四個中國人當中，有三位是『海通公司』的代表到歐洲去和海通公司的外國股東接洽。三位是貝季美君，施伯安君，董延芳君。

海通航業公司資本爲五十萬佛郎，由中比合辦，各出半數。中國方面由張季直主動

，邀集漢口，天津，青島，各商家入股，張個人担認全資本半數三分之二，即一千六百萬佛郎。此事之動議，在前年「民國八年」徐新六君遊歐時，路過比利時，由比政府介紹與彼邦資本團體接洽之結果。

滬通共有四隻船，其航線即上文所列由中國到英國來之第三條路線；暫定駛行中比兩國之間，將來或可延長由中國到日本；由比利時，而荷蘭，而德國，而英國，這條航線在商業上最爲重要，因爲他貫穿歐，亞，斐，澳，四洲；亞，斐，澳，三洲供給原料，在歐洲製造，故商船航行此線。來往裝貨，均可滿載，而獲利亦厚，四隻船，兩隻較大，可容貨重八千噸；兩隻較小，六千噸；湏料今秋皆可入水。

現在海通公司籌備處設在上海九江路；將來正式成立，總公司設比京，分設上海；經理一人，中比各一；船長暫皆用比人，將來如中國有相當人材，亦可酌用。

與此航業公司聲氣相通而互相爲用的，同時還有一個公司發起，即「海外貿易公司」是也，資本一千萬佛郎，亦是中比合辦；中國方面仍是張季直出頭領銜。不過比國方面另是換一幫人罷了。

現在張季直督辦吳淞商埠，因利乘便，將來這兩個公司一定可望發達。中國航業，說起來簡直是沒有，現在祇是南京號，中國號，尼羅號三隻船跑美洲；從香港到上海，過日本及檀香山達美國之舊金山，此外就是南洋羣島一帶間或有一二隻小貨船來往的跑，是中國人的。過新嘉坡時，聽華僑商會副會長說他們正在籌劃一個輪船公司，但不知幾時才可成立。海通公司，或者要給中國航業界開個新紀元！

三十四個中國人當中，還有一個人大家當然都知得清的，便是蔡子民先生，他遊歐的任務，和他對於中國教育前途的關係。全不必我說。他在船上一個月的生活，很有些地方可以教我們佩服而取法的，舉如下。

蔡先生遊歐考查教育，有兩點我們要先分辨明白，向來拿這類名義出洋遊歷的，不外兩種脚色：一是政府或其他公共團體派他出去考查某項事情；一是作爲一種下台地步；出去玩玩；像某前次長說是出去考查教育，後來到了英國，丟了那麼大的臉，便是這一派。蔡先生不是下台，亦不是政府派他出去！

我和其他三十幾個人船上的生活，暈船的時候是例外，平素的消遣總不外乎閒談天

和看小說。有的時三五人聚在一起，「言不及義」的亂談；有時各人躺在一把臥椅上，各自看他的小說，最普通的兩種是「水滸」和「紅樓夢」；古板老先生聽見，當然要罵我們是誨盜誨淫了。還有少數的幾位，偶爾打打麻雀或撲克。

試猜蔡老先生幹些什麼呢？偶然談談天，看看小說，當然亦是不免；但這不過佔他的十分之二二，從上海到西貢這六天裏頭他少許有點應酬，寫寫信啦等等，而且船上亦有些零星事件要安排安排。西貢到礮布堤十六天『九年十二月一日』十六日』他做了些極用心思想我們大家都絕對不能做的事體。著了三篇稿子，(1)『中法學生』序『月刊名』，西貢中法學校學生創辦，現在或已出版』，(2)『中法學校三年級演說辭』，(3)『中法學校』二年級演說辭；以上三稿皆會寄上海『時報』，不知登刊與否？整理了七篇在湖南講演的稿子：(1)何謂文化？(2)美術的進化，(3)美學的進化，(4)美學的研究法，(5)美術與科學，(6)對於師範生的希望，(7)對於學生的希望，這七篇都抄過兩份；一份寄湖南，一份寄大學日刊發表——註明一句，兩份裏頭有一份是王憲真女士抄的；她是安福罪魁丁士源的甥女，家庭革命避到法國去讀書的。從礮布堤起，先生動手翻譯柏

格森的『玄學導言』這是他在上海答應過李石岑君爲『民權雜誌』的工作，你看蔡先生做的這些事情，是不是到法國去辦政黨的一種預備？（前外交次長代理部務，現中國駐法公使陳繇說：『蔡子民到法國去辦政黨！』）

先生這種健強沈毅的精神，絕對的欽佩。但却引起我人生懷疑的思潮來。有一晚上，大家正在舢板上玩，他老先生亦走近來。我向他說：『我們開講演會，小陶君主席』，他說：『我不擾亂你們的大局』說着，轉入頭等客室裡看書去了。陳百年先生說：『蔡先生走不進我們的羣閥黨』。小陶君是十六歲『現在十七歲了』的一位小朋友，名尙釗，當羣衆運動的時候，很在天津學生界出過風頭；船上的中國人因爲他小，都冠上一個『小』字招呼他。他父親和蔡先生是至交，已故；他老兄把他託付給蔡先生帶到法國去讀書。他最好開玩笑，就是在蔡先生跟前規矩；所以他正在主席講演，蔡先生走不進去。我們大家總是『尋開心』，所以老先生總是走不進我們的『羣閥黨』，總是工作。老先生到這等地步，豈不是不自由了嗎？豈不是入不進大衆社會了嗎？豈不是孤獨了嗎？在先生個人，或者自有他的樂趣。胡適之先生的詩，——『精願不自由也算自由了！』

三十四個人當中，恰巧一半『十七個』是女的。據駐北京法國公使說：大批的女生到法國去留學，這算第一次。以前法國亦有中國的女留學生，不過都是零星星的去；有的隨她自己的父兄去，有的是隨她的親戚去；從未有像這次之多，亦從未有像這次之單獨不依父兄或親戚而去的。十七位女生可以分作兩幫，一是川廣幫，有十三位；她們大半是川廣兩省護法軍政府偉人的女兒，湖南的兩位，和那位女士『見上』是和家庭奮鬥出去的。單個分析，有三位可以特別注意的，一位是劉清揚女士，學生界都知到她，不費我說。一位是主張自由戀愛鼎鼎大名的鄭毓秀女士；她從小到法國去，說一口很漂亮的法國話，幾次在巴黎出過風頭；她現在還算是學生，來回都坐頭等艙，好不闊氣！一位是沒有過丈夫的夫人，急卒想不起她的姓名來；年紀在三十上下；說一口很流利的英語，和呱呱叫的北京官話，却是廣東人；亦還有些風姿；這便算難能而可貴了。我們最不能明白的是，她『丈夫』忽然不要她了；亦不算離婚，簡直不承認給他是他過夫婦。我們更最不能明白的是，她亦不曾抗議過，她自己說是寡婦，丈夫死過了。大家能猜得着她去法國做什麼嗎？這幾條例，至少據我個人觀察，確暗示一種極大的社會問題

，我們要設法解決去！有一條原則，我們要記在心頭，——凡一種大的問題萌芽，祇有想法子去解決他；要壓制他不發生不得！

我要給我們坐的這隻法國船（Cordillere）登個不要錢的符號廣告，此後凡是到歐洲來的，非萬不得已，切不可再乘她，她又大又小；大是年紀大，我現在已經上了一百的四分之一的線上去，她還比我要大十歲呢。小是面積小，淨噸數才六千零二十一。船之重量分四種計算法：（1）排水量；（2）總噸數，每百立方尺算一噸；（3）淨噸數，總噸數除去鍋爐機器煤炭等所佔之地位；（4）貨噸數，船之浮力。（Cordillere）淨噸六千零二十一，總噸數八千，排水量一萬一千噸，在大洋中要算小船了；船小了易得震動，自然不舒服。她如果小而不老還好；而又老，所以坐不得了。舊船上的機器都是上下起伏的，新機器全是盤旋而進，盤旋而進，不感得船動；上下起伏起來，難過得很，言語形容不出，說個比方比婦人們剛一受孕嘔心得還要利害。坐船要大而且新的；二者不可得兼，或大或新。切不可上當坐這『又大又小』的（Cordillere）。

船上有一段事情可記，便是九年十二月十八夜裡的音樂會。那晚船過紅海，明月當

空，水面如鏡；船行甚緩，像是停了的一般；據到過西湖的人說，風景不過如是，或尙有不及此處。設使有康君白牯或俞君平伯同行，定然有一首詩好做。傍晚的時候，頭等艙板上早佈置妥了場所，用各國國旗結起彩棚，點綴上許多的電燈，中間窩起一台，上邊放下一只鋼琴。八點半開幕，唱歌奏琴直到十點；可憐我整作了一點半鐘的『午』。在一刻鐘休息時間，大家遠都有一杯冰忌零和幾片餅乾吃，以後便繼續下去開彩。先是有二千張彩票賣出，每張兩個半佛郎；其中有七十二號彩。這原是船公司對於頭等客人的一種特別稅捐，爲該船死亡水手遺族的恤金。在頭等客人能化得起一千元華幣坐船，當然不在乎這幾個佛郎，而且同時可以換取一種娛樂；在受者亦未嘗不可少許得點實惠，近來歐西各國對於旅行坐頭等位子的，取價特別增高，或用其他種種方法抽他們的特別捐；藉此可以增加收入，以減輕貧苦者之担負罷。我們中國呢？輪船沒有，就說火車。坐頭等的大半是免票；二等是丘八大爺，不免票硬坐。全量的担負，却都放在三等客人身上了！開過彩，接着是彩品拍賣。買彩票的人原不在得這點小彩品，所以把他拍賣出去，仍以所得之值捐進去。值五佛郎的物品，有時竟拍賣三百五百佛郎不止，出價的其

實還是買彩票的這部份人；他們如此好玩比輕輕的捐上幾百佛郎有趣些罷了。中國客人因爲語言上困難，不便和他們拍買拍賣，最後頭等艙的八位先生以全體中國客人的名義，另外捐出一千佛郎來。

出紅海即蘇夷士運河。施君伯安『見上』對我說，蘇夷士長百英里，底寬一百零八尺，河面三百尺至四百尺，深不過三十五尺，初修時僅二十七尺，每年逐漸挖深。船入運河時抽稅，每噸八個佛郎，客人每位十個佛郎，即爲修理此河之用。最大輪船喫水過三十尺，此河不能行，在這條路線上沒有很大的船這亦是一個原因。蘇夷士和巴拿馬比較，巴拿馬長不過蘇夷士三分之一，而工程却大。『在教育部應留學試驗時，曾有過這麼一個世界地理題：當時却難倒了我。』巴拿馬運河兩界大洋水面相差八十尺，不能夠『往直下的修下去，中間經過許多的閘，以緩水勢，故工程費大，紅海和地中海水面相差不甚遠，中間無須用閘，故蘇夷士工程較小。

大家曉得日本西京有條疏水河不？西京附近琵琶湖，日本著名名勝，產稻最富而質又最美；附近林業亦盛。而此湖以山爲壁，高出海面二百四十尺有奇，與外界隔阻不通

。十數年前『遊日本日記不在手邊寫不出確數』東京大學工科一位畢業的學生計畫出這條疏水河，穿過三處山洞，最長的一處有三英里。自琵琶湖到西京如高屋建瓴，順流而下；達西京城郊，水勢太急，舟不得渡，用電力將舟由陸地拖過，再下水而前。自此運河成功，西京市民同時兼獲四利；（1）運輸，（2）灌溉，（3）水力電，（4）飲料。此河工程總不絕大『長不過十數英里』而絕奇特。我們祖先遺留下給我們修好的從北通州到杭州三千華里的一條運河，而今連較大的帆船都走不通了。世界上沒有如此大的古物陳列館。否則簡直的可以把他老先生請進去！中國民族的犧牲精神，真大大的足令人欽佩！

就我從上海到馬賽的經驗，有兩件事可以貢獻給將來放洋的同學們作參考，（1）是護照上至少要英法兩國公使的簽字；如果要到歐洲的其他友邦去，自然還須要該國公使簽字，是不用說的。到美國去。簡單的很，無須乎這麼麻煩。（2）是預備最低度的行裝，能够多麼少便多麼少。千萬不要做上些到了外國便不適用或不合算的用品；而且千萬不要在北京治裝，上當的利害。我們這次同船的有幾位。陳百年先生便是一個以為不到

英國去。沒會找英國公使簽字，半道上船靠岸的碼頭許多是英國屬地，上不得岸；大熱的天氣，枯守在船上，豈不難過？從上海到馬賽船靠岸的碼頭普通是六個，有時七個；香港，新嘉坡，錫蘭，蘇夷士屬英；祇有西貢，礮布堤屬法。若坐英國船。經過英國地方或者還要多一二處。

教育部考取留歐官費生每名發給二百元的治裝費五百元的川資。不要說坐二等艙，你猜三等多少錢？英金七十磅，我們去時整合四百元，現在五百元還不足呢，這還是單單從上海到馬賽的船價！一道上要用不要用？從馬賽上岸，到留學地要用不要用？至於二百元之治裝，或不無伸縮餘地；錢不夠了，可以少做件衣服。結果下來，我這次從上海到倫敦自己賠墊了三百元。但是這番三等艙的風味，不是三百元那買得到？有相當機會，述說給大家聽聽。

半憂半慰的民國九年直送我們到巴黎，才 (Good-bye for ever)，法國的鐵道真不好，遠遠不如我們津浦道，他兩根軌銜接的地方距離太寬，車輪碾過時異常不穩；又加上我們在馬賽祇憩了一夜，地中海的餘威猶存，一整天我祇用了一頓午餐，暈車最利害

的像王慰真女士僅吃兩片水菓便算了。有人盛稱馬賽到巴黎沿路的風景。在我看遠遠不及日本。

剛到巴黎和劉老若初進大觀園差不多。陳百年先生講劉老若還能說幾句話，像我們這『聽而不聞，說於無聲』連劉老若都不如。有一夜和許楚僧王慰真我們四個去逛巴黎的『大柵欄』，觀光蠟人館，對了，我們進了真大觀園。紅樓夢上不說嗎？『假作真時，真亦假；無爲有處，有還無』。

笑嘻嘻的民國十年又接我到倫敦去。巴黎到倫敦祇要八個鐘頭，內中有一個至兩個鐘頭的輪渡。雖說是兩國首都，真是朝發而夕至；距離還不及我們北京到南京的一半。早十點在 (Saint-Lazare) 和周太玄李幼樺諸位握別，下午六時在 (Victoria) 站傍的茶肆裡頭同傅孟真君用晚點心呢！

這五千字的一封信，費了四十天的工夫，貼足了一千元的郵資，把我由中國滙寄到倫敦。有許多英國人問我從中國來，走的那一條道。我便如此如彼的告訴他們，(Oh! Isaac, tia, Suez,) 我這封信可以說是——(A voyage from Shanghai to London via Paris,)

照英人的慣用語，用中文寫下來，又可以說是——『蘇夷士海行記』，

這是我輪船火車中的日記，截長補短寫成的。『人的思想是流動的；你如果不當時把他用文字記下，過時不見，再尋他不得。所以一枝筆和一片紙，要常常帶在身邊』。

(G. Wallis)

十年，二月，二十五——七日，太姆逝河畔。

附

錄

EASTER HOLIDAYS

(一)

吾國每年冬至後一百五日至一百六日，合在清明節前二日，約陰歷三月初或陽歷四月初，有所謂『寒食』者，和西洋的 (EASTER HOLIDAYS) 相彷彿；稍微不同的地方，不過介之推沒有耶和華的勢力大，因而他的紀念亦就不若後一個的普遍。

相傳晉文公焚林求介之推，之推抱木而死，文公哀之。禁人是日舉火，故後世有『寒食』之俗，『說見桓譚新論及後漢書周舉傳』。耶蘇教國的 (EASTER) 是紀念那蘇復活日的，在每年三月二十一日圓或以後之第一個月圓之後的第一個禮拜日。這個禮拜日的上一個禮拜五爲 (Good Friday) 是紀念耶蘇釘死在十字架的。(EASTER) 放假三天：前後各一天。(Good Friday) 放假一天。接連起來共總是四天的假，簡稱之曰 (EASTER HOLIDAYS)。我們『寒食』時候和 (EASTER) 相去不遠，意味亦有些相同。寒食和『清明』緊接，不過『清明』和寒食毫不相干。商務印書館袖珍英漢辭林把 (EASTER) 翻做『清明節』，『照民國九年十一月十一版』，真無意識極了。

今年 (1921) 的 (EASTER HOLIDAYS) 自三月二十四至二十七日四天，耶蘇教的國

家各色人等都要放假休息幾天。學校裏的春假大概亦從這個時候起；不過時間較長久一些，別等人上了工，我們當學生的還沒玩足興呢。當這幾天，一部分的火車特別減價，專預備大家出去旅行玩玩，叫做 (EXCURSION TRAIN)

冬天的時候萬物皆蟄，人亦和睡下的一樣。天氣嚴冷，又風又雪，頓在家裡，門亦不出，真悶死人！春天一來，好！萬物皆有了生意：死的又蘇活起來，蟄下的亦都驚動起來了。這個時候人亦自然的要挺起胸膛來。抬高了步，走到曠野裡，深呼吸幾下子，換換新空氣！說不出的快活！

倫敦大學的春假自 (Good Friday) 的前一個禮拜五「一月十八日」起，直到四月二日，共合有五個禮拜的日子。此地的幾位朋友約會好出去旅行。最不如意的一件事，就是大家的經濟全不寬裕，不能夠痛快淋漓的遊玩！約會的是：劉君光一，陳君劍修，傅君孟真，陳君通伯，丁君渭津，張君道藩等。不過不能回回全有，有的少這位，有的短那位；祇是我和劉君光一是回回到的。亦有時臨時加入幾位不約而至者。

(11)

(G. Wallis)說(Professor Gilbert Murray)所給的證據材料最有價值，因為他不單是整理心理學家，他是第一道手直接由各家的傳記和著作中得來的。(見(Great Society)百四十三頁，第二段括弧裡的註腳。)我看親身經驗到，眼見到，耳聞到，手拿得到的證據材料，比從傳記著作中得來的還要更有價值。傳記著作究竟是第二道手。所以我嘗說旅行和化學實驗室的工作有同等的價值，圖書館裡的工作算第二等。墨家論知識有三種：『傳受之，聞也；方不瘴，說也；身親焉，親也。』在我看第三種『親知』最有價值。我們到不得已的時候，才拿『聞』說『兩種知來補『親』的不足。因為我們個人的生命有限，要知道已往的事情不得不看歷史；世界的地域太廣，要明白別處的事情不得不借助傳說。但若無『親知』作一種基礎，『聞』『說』都是很危險的，很容易受他們的騙！譬如把一塊黑板給瞎子說是紅的，他何從辨別真偽？請再讀下一段，

倫敦之南六英里『自倫敦橋，(London Bridge)，算起』有一座水晶宮(Crystal Palace)，完全是鐵和玻璃造起來的，在七十年前以前建築費倒用了百五十萬磅；其偉大美麗，就可想而知了。在兩個月之前，那時我剛到倫敦，某一個禮拜日徐君志摩劉君光一邀

陳君博士和我一同去遊水晶宮。電車火車坐了一大鎮子，好容易走到。呵！禮拜日不關門！這是我們萬想不到的，豈有遊覽的地方禮拜日而關門的呢？誰知我們這種中國習慣養成的腦筋，在英國不適用！果然過了幾天我買了一份『遊覽時間表』，上頭說的很明白：水晶宮除禮拜日外，夏天上午十點開到下午十點，冬天到下午七點。學校春假的第一天『三月十八日』劉君光一陳君博士我們三個又去了，『此時徐志摩君到巴黎去迎他的夫人』。這天是禮拜五，不是禮拜日了。我們四點四十分到的。你猜！他五點就要關門。二十分鐘逛偌大一個場所自然不够，一個先令的入門費我們亦捨不得化，結果又冤枉了一趟！問其原因，是：戰時海軍部佔據了這個地方，現在還未曾完全恢復戰前狀況。推想和文字傳說的價值不過如此！無怪乎王仲任論衡力駁文書之不足憑呢！

(Cool Friday) 劉君光一陳君通伯丁君渭津我們四個去玩 (SOUTH ENDON-SEA) 『海岸南端』。此地在倫敦之東。約五十英里，正當泰晤士河 (Thames) 入海之口；從倫敦坐火車去，整走一點半鐘。我們那天去時，火車特別減價，來回四個先令。

五十英里來回百英里，合二百華里；四先令合兩元華幣。中國就津浦火車而論，每

百八十里大洋一元，這是普通價格，並非減費數目。比較起來，四先令來回百英里並不算便宜，但我們要知道：拿相隔三萬里的中英兩國來比較，須把件事務算在裏頭，不能單獨提出一件來說。英國樣樣東西都是貴的，平均計算，一般的生活程度要不止三倍於中國；一個先令有時還當不得中國一毛錢用呢！所以無論拿什麼兩樣東西作比較，科學上的一條原則不要忘掉了，——(Ceteris Paribus)『其他均等』。

(11)

(South End-on-sea) 實在英國東海岸上，何以叫做『海岸南端』？惟其是東海岸所以才南端；若是南海岸，那便祇有東西端，而無南北端了！站在英國東海岸的較北之部，向南亦祇可望到泰晤士河口；再往南入了英吉利海峽，便又是東西相望，而不是南北了。所以泰晤士河口的北岸却名為『海岸南端』。地圖可以證明這一點。

我們早九點半從 (Liverpool Station) 上車，十一點正到。沿路的田園風光和海濱上的景緻，我不是詩家，畫家，文學家，不能描寫出來給大家共賞；任憑大家責備自私罷了。從海濱回頭來的車晚八點開，我們七點就得回到站旁吃晚飯。唉呀！海濱一帶不是

水了！一望無限的泥沙，河口對岸亦是如此；祇有當中一道像線似的是水，——大概就是泰晤士河的正流了。一英里多長的 (Pier) 『埠頭』，足有四分之三在泥裡。據說這是『高潮』——嚴格的說是『汐』，但習慣已通稱曰『潮』——退了，才現出來的泥沙。我們剛到的時候，看見水裡頭長着樹，我就不十分明白；有許多小建築物，我還以為是燈塔。潮水一退，都現了原形。樹木原來不生在水當中，是在沙坡上。許多小建築物全是些碑碣，亦不是燈塔。我第一次在海濱上看潮水，所以被他迷混着了。而且我當時還不知道是潮水，以為就是海水的常態呢！

人事的社會和自然界受同樣自然律的支配。當某一種潮流正盛的時候，那真是波濤洶湧，勢不可遏，鬧得你頭昏眼花，莫名其妙。退後一想，或事過回思，真不過是一灘泥沙！

(Easter Eve) 和 (Easter) 兩天『二月二十五二十六』，倫敦附近有雪，天氣甚冷，沒出去。(Easter Monday)『二十七』遊 (Reading)『場』。原來約會的陳君劍修劉君光一我們三個。當天陳君遲到了五分鐘，誤了車；第二次車趕去，我們又沒碰到，所以祇劉君我們兩個。

這次我們是往西走，不是往東走了。是探泰晤士的上游。不是看他的入海口了。弱丁在倫敦正西；牛津（Oxford），以大學著名在弱丁之北，而倫敦之西北。以路程計，弱丁約在倫敦牛津之中間。弱丁牛津在一條火車道上。倫敦弱丁牛津三城同在泰晤士河道上，差不多把他平分做三段。弱丁去倫敦路程約五十英里，亦是一點半的火車；但直徑距離，不過三十英里上下。弱丁是（Basing）薄柯斯州的都城。

開往弱丁的車早九點半從（Paddington）站開起；我和劉君兩個坐地洞車（Underground）到站，大鐘上兩個指頭已成了平直線，票房門口的客人還不下二三百；拚命挨到二十分鐘才買到票，車雖然還沒有開，可是已經上不去。東一張！西一望！站台上客人總還有一百好幾個沒得車上！笛子一響，車要開了，兩個空房間門子一開，大眾一擁而上，擠進去了，平素坐十二個人的一個房位，此刻椅座攤開，站下了四十個客人！好不熱鬧！却並不覺擠得苦。

車一開，心才定了。光一兄說：『剛才你看見了沒？兩個空房間貼着（Reserved）『保留』，那是什麼意思？』唉！我起先以為是人家專包的車呢。就是我們現在的這兩間房

『！我繼續着又說：『這恐怕是管車的一種手法？若不是關起這兩間房來，怕後來的連現在站的地位亦找不上呢！英國人計算的真是經濟極了——最少數的車裝最多數的人！美國人一定不這樣窮打算。有的是車，擠滿了再添掛呀！何必弄這些『鬼吹燈』？倒覺得瑣屑小氣！』

(四)

一路上好風景都沒能够看，因為玻璃窗全在鼻子下頭，又彎不得腰。『英法日本三國的火車全不及中國的高大。』我們講了一路子笑話。我講一個——『一位斜眼審判官，同時訊問三個犯人，甲，乙，丙。問甲『你是什麼名子』？乙，(JAMES)『誰問你來』？丙，『我並沒說一個字呵』！先一兄：『一位傳教的牧師一天和他夫人閒談天，說起來：假使世界上人人都信了耶穌教，講了人道，那使無國界，無東西，無內外了，豈不幸禍？旁邊站了他的十一歲的孩子，在高等小學還沒有畢業哩。喜得他手舞足蹈的叫起來，『我亦信耶穌教，我亦講人道，再好沒有了』。牧師訝然問他兒子，『你懂得耶穌教嗎？你曉得人道的意思嗎？』自然我曉得他好，『兒子不等他父親說完便答曰，『不分國界

不分東西，我豈不是不要再學那討厭的地理了嗎？

翳丁在英國內部亦是上十萬居民的一個都會，不過我們在倫敦住慣了的人，看他並不算什麼。我們下火車，最先到圖書館查地圖，計算最經濟的玩法。當天我們總共玩了六處，——(1)美術陳列館，(2)修道院遺跡，(3)公園，(4)泰晤士河搖船，(5)附近鄉村，(6) (Caversham) 水關。中間用過一次中飯，一次晚茶。翳丁以餅乾著名，城東 (Hunty and Palmer's Company) 要算英國第一家餅乾廠，可惜在放假期中，我們不得進去參觀。

翳丁是很帶存古意味的一個小城，有許多的點使我們看見回想到中古世紀去。美術陳列館裡。十九是 (Norman Conquest) 以前的些古玩，絕少近代的物品。我們吃晚茶的一家小茶館倒亦別緻，裡外全是古式，連窗子上的玻璃都是出土的貨；牆壁上掛了幾副古刻弓矢之類的古董。我們置身其間，恍若回復了英國十六七世紀的生活的和在倫敦 (Piccadilly) 北京的大柵欄「兩下裡比較起來，簡直不像在同一個世界上。給我們印象尤深的是修道院的遺址 (Reading Abbey in ruins)。我和劉君兩個走到裡邊徘徊不置想念

當日十一世紀至十六世紀宗教全盛時代是種什麼情形！十六七世紀新舊教之爭，政教之爭的時候又是種什麼情形！讀了幾年的西洋史，不及這一刻工夫感受的印象深刻！

八百年前『當吾國宋徽宗時』英王亨利第一 (Henry I) 爲黑衣僧 (Monks of the Becket-*icetus Opar*) 建造此修道院，自一一二一，四百年以來凡英國之政治宗教莫不與此道院有密切之關係，至於弱丁州的發展那是更不用說的。直到英王亨利第八時代，——一五三九，約當明嘉靖間，——那時候羅馬教皇 (Pope) 的權威已失，(Husa Farington) 還排起院長的架子，和時王反抗。結果，亨利把他捕拿起來宣告了死刑，就在他自己的院門口把他車裂了！現在修道院的殘跡便是三二二年前亨利捉拿末一個院長時用的砲火打毀的剩餘，弱丁州政府把這些殘址完全保留着，讓世人憑弔。諸君！你們遊逛過北京西直門外的圓明園嗎？當時胸中起種什麼感想？

我們幾次鄉下旅行又得到一條見識，便是英國人重工商輕農業已竟達到極點。像日本亦是島國，亦是以工商立國，而她同時並不忽視田地。坐在火車上四下望出，一方一方的稻田和棋盤格一般，整理的非常精緻，英國則不然。城市之外，除非是有幾塊種菜

疏的瘠地，一大片一大片的全是青草場，五穀很少見。英格蘭說還好，蘇格蘭尤甚，簡直是他們打獵的苑囿，他們好像是想，與其種地，不如到殖民地或其他不發展的國家裡經商多掙幾文，而且費力又小。於是國內的田地成了他們的牧場，和夏天風涼的地方。據託爾斯泰計算，如果英國把土地全墾起來種藝五穀，並不必仰給外來的糧食就可以生活。現在的英國，假使大戰德國得勢把她封鎖起來，不兩個禮拜就可以把他們餓死。這是多麼大的差！自一九一四以來。倫敦物價漲落所差之大有不可思議者。平素不見怎樣，當緊迫時候工商國的一般居民確不如農業國民舒服。

(五)

過了二十六日，(Easter Holidays)算完了，有職業的人該做什麼工作的就做什麼工作去。單便宜了我們學生，尤其是大學生，假期還長得很呢。

三月三十日牛津和環橋(Cambridge)兩大學賽船(Road Race)自一八九二，九十二年以來兩大學曾經賽過七十三次；其中有一次牛津的划頭疑人把槳折了「一八七七」，有一次兩下的船都翻了「一九一二」，七十一次當中，統計牛津勝三十九次，環橋二十二

次。不過最近幾次却全是環橋勝。今年從(Pinner)逆泰晤士河而上四英里至(Mortlake)到標界的時候環橋超過牛津整整一船。也們賽船最長的時間用過二十六分鐘『一八三六年，紀錄第二次』，最短十八分二十九秒『一九一一年，紀錄第六十八次』。今年用十九分四十五秒。

英國大學中，學校生活最有趣味的要算牛津環橋兩個最好，倫敦大學，除了你在課堂上聽講之外，她給你發生很小的關係。

單論賽船這件事簡單的很，原來沒甚稀奇，不過倫敦市民都認為很重大的一件事體，二十九號夜裡和三十當天早晨的報紙全用特別大字廣告這件事體。賽船是下午五點起二十分鐘止，你看自下午一點起各電車汽車上都擁擠不堪的些人往(Pinner, Mortlake)和(Hammersmith)三處進發去看大學生的賽船遊戲——(Hammersmith)在起止兩點中間，有鐵橋，電汽車皆繞過之。賽船水程四英里，兩岸相加為八英里；，平均以五行計算，五八為四十英里。此外還有二座鐵橋上，河兩岸的樓房上，烏鴉鴉的全站滿了人，還有許多汽車跟在仲裁人的船(Chair)後邊看呢。總算起來，怕沒有十五萬以上的人呢！

這樣簡單的事體，何以能引動一般市民的注意？却不無可以尋味的地方！

倫敦日知錄報(Daily Chronicle)載這段事體，末尾幾句很有趣味。(Prince of Wales)『皇儲』會是牛大的學生。而(Duke of York)和(Prince Henry)却全是壞大出來的。當天他們都同在仲裁人船上跟着看。雖是弟兄，他們此刻心裡各各希望母校得勝，倒不免成了很激烈的對手。我幻想：假使北京北洋兩大學在天津白河裡賽起船來，京津火車特別減價，天津北京兩處市民皆傾城往觀，當時我亦跟在仲裁人的船上看，我還是希望那一個勝呢？北洋大學？北京大學？

北洋大學譬如我小時的乳母，北京大學好像我青年時的情人。假使她們兩個打起網球來，下起圍棋來，對起台球來——隨便什麼遊戲，我到底盼望那個勝呢？

『四月四日完卷，在泰晤士河畔。』

9
57

第六期

中華民國十二年六月十日出版
中華民國十二年七月五日再版

版權所有
不許翻印

總發行所
分發行所

北京丞相胡同 晨報社
外埠各省大書坊

每册定價大洋三角

外埠寄費加一
不折不扣

北京丞相胡同四號
晨報社發行

北京丞相胡同
明明印刷局印刷

7

4.6013

